

民族文藝

第一卷 第六期

九月號

民族文藝月刊更改名稱啓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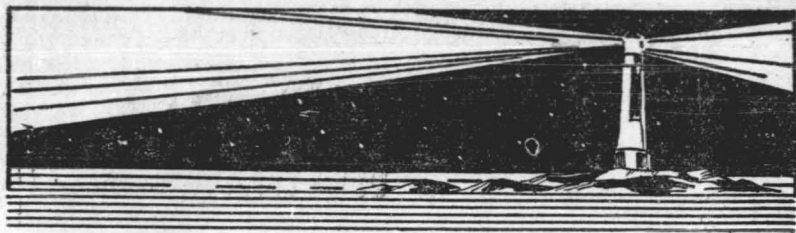
逕啓者：本刊自出版以來，已滿六期，裝訂一卷。茲決定自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起，改名為「國民文學」；於每月十五日出版一次。所有常年訂閱本刊之讀者，仍當將「國民文學」繼續照寄不誤。此啓。

民族文藝月刊社啓

第一卷 第六期

民族文藝

九月號



民族文藝

第一卷 第六期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民族文學者的途徑

高塔(一一二)

民族主義文藝論

董文淵(三一七)

鐵一樣的寂寞

向培良(八一—二七)

國際軍人座談會

黃震遐(二六一—三六)

俘虜

丁蔚南(三七—四〇)

逃遁

夏一粟(四一—四五)

小



說

農村小景

曾今可(四一五〇)

牧羊女

吳廣畧(五一五〇)

在東部前線底某一個小山頭上

朱子佩(五七一六三)

舊游草

周樂山(六四一六五)

青年的苦悶

曾今可(六六一六七)

復興土耳其的民族英雄凱末爾

閔玉如(六一八三)

德名將魯登道夫

成振先(八三一八八)

汗血月刊

第三卷第六號

九月初一日出版

汗血週刊

第三卷第十一期

九月初七日出版

前刊

平均發展與多數利益

一般人的劣等心理

貧困是永遠跟着虛榮的

中國市場之新幻影

只有農民向城市去不見有人回農村

文化統制之現階段

孔子的經濟思想

法西斯國家論

國防經濟發展方案

中國煤業統制方案

意大利之農業政策

德國之鎖國經濟

一九三六年空中戰

生路(續)

李復郁

姜和孫

周之鳴譯

卜青芳

范師任

曾鐵忱

魯初

馮白樺

陳又鑫

王克讓

薇莎

陸靜譯

青竹女士

金戈

楊九珍

伍文清

王克讓

薇莎

陸靜譯

青竹女士

金戈

楊九珍

伍文清

新運與智識份子.....

大學生何以失業?.....

兩種報幣.....

希特拉清黨恐怖中諸暴力團體解

說.....

意大利法西斯蒂的變軌.....

文壇上的孟洛主義.....

賢母良妻主義.....

汗血插圖十一幅

上海汗血書店再徵求

汗血月刊
民族文藝月刊
汗血月刊

各一萬基本定戶

本店發行之汗血月刊及汗血週刊民族文藝月刊，時逾兩載，直接定戶，極形踴躍。茲以酬答愛護本店發行之各刊讀者起見，特自九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凡直接向本店定閱全年者，概照定價七折；(定價月刊全年二元三角，週刊全年一元七角，郵費在內。不通匯兌之地，郵票代價，十足計算。)團體定戶，如至十人以上者並以六折計算，以示優待。

茲寄上大洋

(或郵票)

元 角

分定閱

刊全年

份自

卷

期

起至 卷 期止此致

上海施高塔路興業坊十號

上海汗血書店

定閱者

(省縣請詳細寫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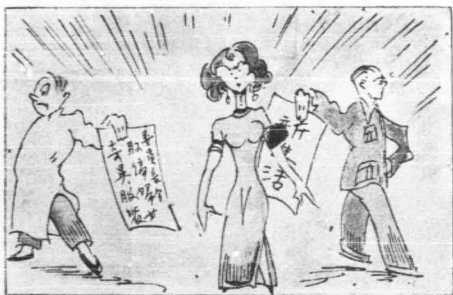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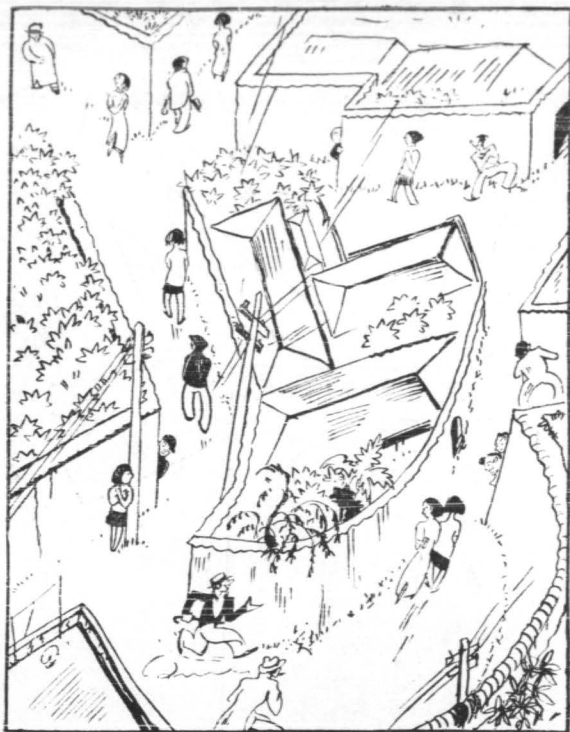
通訊處

月 日

單 定 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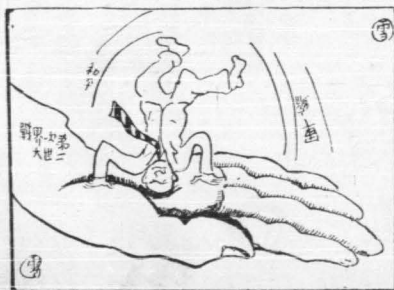
浪漫者的

巷戰演習



看！

浪漫的女性，
向何處存生？



餽餽雖然打得起
勁，但始終離不
開這個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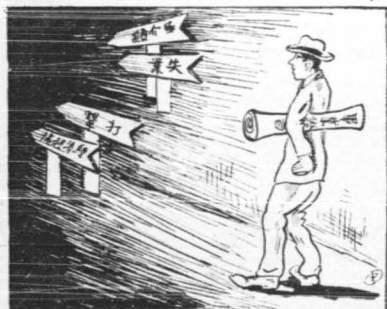
↑
個
碰
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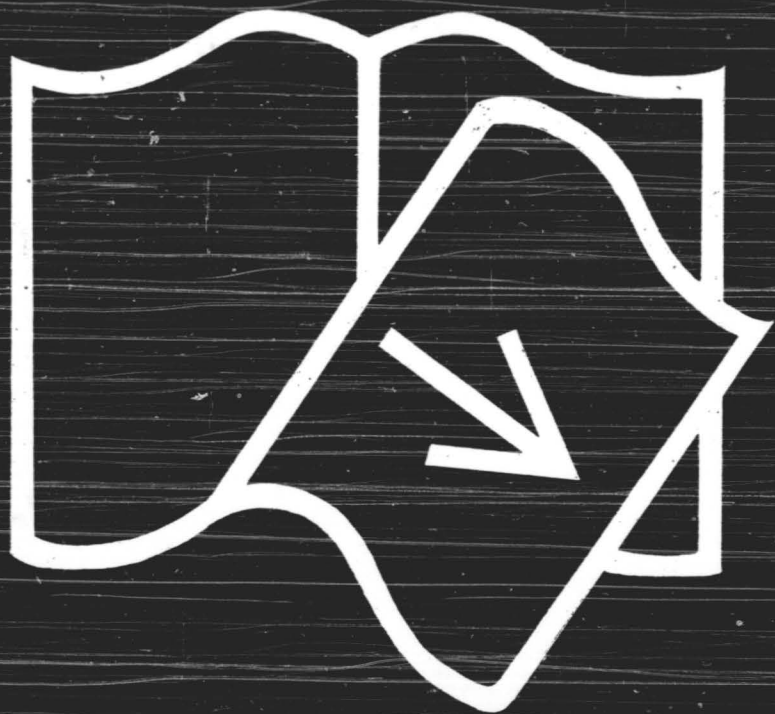
↑
都
市
的
繁
榮
，
似
全
建
築
在
女
人
的
身
上
。



暗
黑
途
前
→



←
不
能
衝
破
愛
情
的
鎖
鍊
者
，
必
失
去
其
事
業
。



缺 1 — 8 页

澄生還沒有去過。他是城裏生長的孩子，雖會到過鄉間，而每一次都引起他新的驚奇和新的興趣，卻不能使他感到這一次回家的快樂。因為就在他小小的心裏，也早已印上人情冷暖的沉味了。

到放假後第五天，澄生家裏的長工來了一個新雇的工人，澄生不會見過的。他走到寢室裏收拾東西，包裝行李。這是一個四十多歲高個子強壯的中年人，高顴骨，高鼻子，高的眉棱骨，長得很好看，膚色黑中帶紅，異常康健，卻不像通常農夫那樣黝黑。他動作敏捷，卻說得很少，這使澄生感到陌生，不覺隱隱生了一點敵對的意味。一直等到他把什麼都弄好了放到肩之後，才說：『我們走罷，路並沒有多遠呢。』到了校門，澄生還留戀地顧瞻，但那個大漢子已經走了，他只好趕上去。

澄生默然走着，在那個大漢子之後更顯得侏儒似地；他不願意落後，便緊緊揮動兩條短腿。他並不看街道；不知道是因為心中有一點思想，或僅僅有點胆怯；在擾攘的街市裏，毫不着痕跡地走過去了。走出城門，並經過一條短短的街，便踏入鄉間。澄生好像嗅到了什麼田野的氣味，鼻子掀動着，街道裏面的拘束沒有了，開適地飽覽着四圍的景色。

是七月初頭一個陽光美好的早上。太陽起來還不很高；朝

露未乾，閃着虹采的顏色。一條白色路從籬畝間伸展開去，又鑽進稻子中間去了。稻子高已三四尺，較早一點的都抽了綠，碧玉顆粒似地附在高高伸出的禾莖上面，預示着很好的收成。稻田中間，有顏色較暗的綵劃分着，這是種在田廳上的豆苗，一片田隴中間，全是翠綠，沒有摻雜別的，沒有屋宇也沒有樹，於是破一小山圍着，山底下有很多的村落。大道旁邊，也時時有一兩家茅屋，屋旁邊總附着一塊小菜地。他們在大道對面種着南瓜、瓜之類，瓜棚蔭在路上，垂垂的瓜實正懸在行人頭頂，以一種親切的又有一點自炫的樣子望着過客。這景色是令人迷醉的；澄生的心和道旁的蜻蜓一同飛舞了。

大概走了七八里地，田隴漸漸盡了，路折到小山中間。路旁景物，頓然變換了。進山以後，兩邊是很高的墳墓，密密地長着各種灌木和藤蘿，枝葉伸到路中，連陽光都遮住了。間或有一株很大的樟樹或松樹亭亭立着，宛如永遠在凝望遠方的巨人。時時聽見啄木鳥在什麼地方傳來乾笑。空山寂靜，響聲遠徹，使人有一種孤獨之感。彷彿被包圍在什麼窄狹的世界裏，而除掉耳目所能接觸的，以外都空虛無有，就是在這些情境裏，涵育了鄉村的陰鬱，墳墓似乎是無盡長，也沒有一個行人。澄生隱然有一點不安，趕緊了一步，和長工並行着。

—— 鐵 一 樣 的 寂 寞 ——

「怎麼還沒有到呢？」

長工安慰他說：「不很遠了；你走倦了嗎？到前面歇歇罷。」

「不要。」他又加緊走着。

穿過山路，再望見田隴的地方，鄉村的景色又轉變了一點。小山很多，田隴的面積變小了。路旁時時有人家，池塘，叢樹，顯出一種繁雜的樣子，就在出口口的地方，路邊一排十幾株大樹，濃濃地遮着道上，不見日影。樹外面有三五家小鋪子，休歇着十幾個鄉下人，過道亭子裏放着獨輪車和挑担。長工招呼他休息一下。

「路還很遠嗎？」澄生是急於到家了。

「不很遠，再翻過一個山頭就可以到的。」

澄生固執着再走，雖然他已經有一點疲倦。望着前面的山頭並沒有多遠，但走起來却很要一會。出門時還是剛到的太陽，現在已很有炎威，晒在身上熱辣辣的。陽光照着沙石，照着禾苗，照着含有鹽質的樹葉子上，閃出耀眼的金屬光彩。遠處的樹木被一種晶明的振動的空氣所籠罩，帶着輕快的炫惑的調子。澄生的衣服完全汗透了，臉上紅薰薰的，但是不顧自己的疲倦，脚步邁得更加急促。如今簡直是他領着長工在走了。

他們走到山崗上了，遠望着不過是小小的山坡，但走上

却看見有百來家舖面，半里多路長，是十里內集中的村鎮。這到給澄生以不意的感觸，在他的心裏，以為他的新家是離城市遠了，一種孤寂的冷的地方，和城市完全相反的。這曾經引起他很多的幻想，夾雜着喜歡和耽心，却沒有想到又遇見和城市差不多的地方了。然而他知道家不會在這市鎮上，長工的神色就告訴了他：澄生也正和一切孤孑的兒童一樣，有一種先天的窺測別人神色的能力。走到山坡盡頭，叢樹外邊，長工指着田隴那邊小崗後頭一簇蔥頭的樹木和一帶竹稻，告訴澄生說那就是家了。他所看見過的鄉下房子只有兩種：祠堂裏不知道有多大的老屋，住起來總有點陰森；和莊家卑陋矮小的茅屋。現在自己所住的會是怎麼樣的家呢？他想要問長工，又有某種情緒把他的話吞了下去，這是小孩子的自尊，驕傲和胆怯混合成的一種特殊的情緒。他沒有作聲，望着那一團樹尖，在樹縫裏發現一角屋瓦。

快要走到的時候，他們離開大道，轉入一條黃泥小路，傍着小小的山坡。山坡是開墾好了的，種着棉花。那些棉花已經長得很高了，可是恰像列隊沒有均整的學生，疏疏落落不齊地立着。山坡盡處是一口塘，再過去是水竹種成的籬間。塘基上面又是一口塘，再上去是菜園，從塘外面沿着籬間走二三十步，有一

個門閤。這就是澄生的家了，門裏面是一條碎石斷瓦嵌成的路，一旁是菜園，一旁是塘，塘基上盛長着荊棘和小竹子。小路的盡頭才是住屋。

澄生的呼吸有點急促了。他離開家裏已有五個月。開學不到一個月，父親到校裏告訴他說已經搬到鄉下去住，城裏的房子賣掉了。這四個月就再沒有看見過家裏的人。雖然路並沒有多遠，他可從沒有回過家，就是端午節也沒有。他在路上走着，還無端幻想到是回到從前的那一個家，他所生長的地方而是那麼熟習的。走進這個門閤的時候，他像是被驚醒了，似乎他是失去了一點什麼東西，却又不知道他所失去的究竟是什麼。這種情形，正和他無意中把手自製成的玩具弄毀了一樣；但中間還滲雜着別的爲他所不能瞭解的心境。

跟着長工經過一進側屋，便是一道長廊，是屋子的後身，有後廳，廂房，和一個長長的天井。兩叢桃樹，使天井顯得幽暗，澄生從太陽光裏走進屋，眼前驟然一暗，什麼東西都看不清楚，走廊盡頭，他的繼母正在洗衣服，已經看見了叫着他的名字，他趕忙走過去，也招呼着。繼母領他經過一間黑暗的小套間，到前頭房裏，叫他休息着。

就在走進屋子的一瞬間，在澄生幼稚的心裏已尖刺地印

上什麼東西了。他說利地感覺到這一個家和從前所住的極度的不同，雖然他還不能顯明地把握任這差異的要點，因爲他是太眩惑於眼前的全景了。

父親沒有在家，小弟弟也睡着了，屋子裏顯得很冷清，澄生看房裏的情形，到沒有什麼變更，陳設和從先一樣，只是屋比先前的大，便顯得有一點空落。半年不見的繼母，似乎在什麼地方已經着上第一條衰老的痕印了，可是在面貌上還看不出變化。因爲後來的一段路走得太急促，坐定之後，他反而覺得一陣燥熱。長工給打了水來，遍身抹過之後，才稍微涼爽一點。

傍晚，父親從城裏回來了。父親的樣子和四個月以前一樣。他經過了一次頗爲嚴重的失敗，但困難全沒有染上他的顏色，是深深地壓到內裏去了。仍然是那種端凝而誠整的風度，但在孩子們看來略嫌嚴肅的樣子，長得非常勻稱的身材，修飾得很好看的上髭和頭髮，素樸的但是剪裁極好的衣服，和父親立在一起，僅僅有他那大的閃耀着光采的黑眼睛使澄生不成爲一個極其醜陋的孩子。澄生八九歲起就在學校裏寄宿，養成一種獨立的也是離羣索居的性質。和父親接近的時候很少，使得他立在父親的面前總暗中有點窘迫。他的年齡已經夠使他懂得很多事情了，也使他自已意識到自己那個碩大無朋的頭顱

和與之不相稱的小身材，和他那怎麼樣也不相稱的衣服。這使他望着豐儀端整的父親而感到不安，父子之間，隱然已經是兩代的人物了。

晚上澄生被安放在那個黑暗的小套間裏。他很久很久沒有睡着。這天的經過和以前的一些回憶都雜集在他那個大腦袋裡。他現在已投入一個新環境中，這是他的家。但是和以前多麼不同的家呵。他想起從先所住的那個家，異常清晰，從先和他們同住的二叔二嬸，寡居的三姑母，常常來往的堂姐姐，想起了無邊的瑣屑的小節。他睡不着，聽見有耗子在什麼地方啃着木頭天井裏有無名的虫叫着曳長的聲，以及桂樹葉子從酷熱中舒展過來的嘆息。

但是疲倦終於把他壓下來了。

鄉間暑假裏的那些日子，平淡而且單調，使人澈心地疲倦下來。澄生所過的時光，是異常之寂寞的。父親在城裏辦事，常常兩三天不回家，家裏顯得很空洞。父親在家的時候，又顯得很肅靜，差不多不是一個幼稚的心所能容受。他茫茫然一天天過着。沒有伴侶，沒有遊戲，也沒有愛撫，這都是小孩子們所迫切需要的。父親是那麼嚴肅，使孩子不敢去接近，而繼母呢，澄生向來就和繼母不大融洽，似乎他們中間有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溝。在人

間本來有一些異常矛盾的現象，有些人本來應該親愛愛相處的，但卻有另外的一些東西把他們分開了，使之永遠不能融合，但命運又把他們牽合着不讓離開，於是他們只好彼此扼着喉嚨了。

澄生就這樣過着他的日子，在那個空洞的屋子裏。他回家之後三四天，才看清了他所住的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屋。那是什麼人的家祠，說是洪楊時代的功臣，方戰成功，現在子孫已經衰落了，讓這家祠荒冷着。他的家和另一姓胡的家住着左右廂房。正廳空而荒廢，大門長期關閉。澄生從一個月亮門走到正廳裏去，那是一個太高大了的陰森的房子，空洞洞地，前半段堆集着廢木料，後面是一個高大的神龕。他帶着好奇和一點胆怯悄悄走到神龕底下。從暗濛的光線中看見那裏有一個塑像，穿戴得和生人一樣。那個塑像無因地引誘了澄生，他是那樣地鎮靜，驕傲，高高地坐在上面，以牠那永不轉動的眼睛凝注着遠處，而且牠也和人間隔離得那麼遠了。牠的衣服已經很陳舊，多量的灰塵和蛛網結在上面，但並不損失其事靜與莊嚴。澄生呆呆地望着，於是不知道為什麼驟然走開了。

離開了正廳之後，他不回到自己的寢裏，那是一個黑暗而且狹小的角落。一個很大的木炕當作他的床，升得和他的胸脯

一樣高，每次都要費一點氣力才能够爬上去，坑前面是一張方桌，桌比坑高不過三寸，上面放着他所有一切書和抄本文具之類。其餘的地方就給米缸，油甕，鹽鉢，以及許多醃菜罐子等等塞滿了。澄生爬到他的床上去，找到一本舊雜誌，前一年出版的新潮，但是屋子裏太暗，看不到幾頁，覺得眼睛生澀地難受，只好把書丟開。前面小弟弟正在喧笑，那嘹亮的顫動的笑聲像耀眼的光線似地直射進來。

在家裏住得稍微久一點，他漸漸知道同住的一些人物了，西邊廂房住的胡姓兩老夫婦。他始終沒有去過一次，所以很少看見那個考頭子，只常常聽見他吵鬧的聲音。妻子大概五十來歲，一個康健的老婦人，矮矮的，胖胖的，襯着小脚，而走路很急切，每每使澄生想到蛇螺。他們有一個兒子，聽說是在軍隊裏，永遠不寫信回來，但卻是全家的夢和希望。兩個女兒，大的約二十歲，小的不過十四五。這兩個姑娘就住在澄生隔壁的房子裏，她們時常過來玩，和繼母很好，有時候也找澄生談話。小點的名叫清姑娘，她能夠看一點小說如蘭花夢三門街之類，常常有不認得的字要向他。她也喜歡和澄生開玩笑，似乎因為他那侏儒的身體而更把他的年齡看小了。這往往使他感到不舒服，覺得是有一點放肆。

雖然是鄉下，仍然很熱，下午兩三點鐘，更是一天最熱的時候。澄生覺得頭腦昏昏地，不能看什麼，醃菜和油的氣味蒸發成一種怪異的混合，壓在他的頭腦裏，連那些舊雜誌裏的社會問題都給忘記了。（因為沒有別的遊戲，他便成爲一個耽於書籍的孩子，把父親所有的書都吞掉了，不管是否懂得。）不能夠出去，也沒有一個伴侶，繼母帶着弟弟到隣家閑坐去了，長工躲在什麼地方午睡，屋裏只有他和一個貪睡的懶貓。他在學校裏過慣了衣服整飭的生活，縱然在家裏也不赤膊，仍舊穿着他那不稱稱的制服，兀然坐着，兩隻手支着他那碩大無朋的腦袋，就像一個小老頭兒。清姑娘忽然走進來了。

「你簡直在家裏做客呢？穿這麼多不熱嗎？」
他並沒有望她，「穿慣了也不怎麼樣。」

那個少女一直走近來，立在他身邊，「怎麼老是這樣悶沉沉的想什麼呢？想老婆罷？要媽媽討過松寶珠那樣的老婆好不好？」接着她放肆地大笑了。

澄生窘得臉上有點發紅，他站起來，大的深湛的眼睛直望着那個少女的臉上。他說：「我已不是一個小孩子！」

這一下使清姑娘吃驚了，她笑的尾聲立刻窒息掉，因為她在這雙大得特殊的眼睛裏看見了什麼東西，是她以前所沒有

看見過的，正如同無意中觸到已經燒熱了的黑鐵而燙了手一樣。但是以後她仍然放肆地和他開玩笑，每每到澄生發脾氣為止。他們之間有很深的敵意存着，而這種敵意卻並不使他們遠離。

同居的別人也和澄生沒有什麼感情，比較有一點來往的只是個屋裏一個種棉花的人，姓劉，是農業試驗場派他來試種棉花。他的棉場就在屋外那些小坡上。這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應該是不怎麼老的，但他的頑唐的習慣把他的精力全消磨了。他是鄉下惟一娶起的人，大家吃過早飯很久才見他開門，以後就在那個小屋子裏自己弄飯，把屋子全給薰黑了。下半年他才到棉場裏去，但實際上什麼也不做，只坐在樹蔭下抱着水煙袋無休地抽着，望着那些毫不整齊的棉花做着白日夢。晚上他關到那兩小屋子裏，呷一點酒，一直喝到很晚。人家說他還在夜深的時候抽雅片烟。他似乎和那些鄉下人都談不上來，所以遇見了澄生便很喜歡，以為雖然是小孩子罷，但已經是中學生了，很可以聽懂他那些談話。他是屬於那種大聲思想的一類人，便找到澄生發洩他無盡的冗談。

夏天的日子是很長的，在寂寞中更覺得長到沒有盡頭。父親很少在家裏，就回來了也不多說話。他的失敗雖然表

面上不肯留有變化的痕跡，但在回到家裏也往往不能再支持。他的態度就混合着頑唐和過度的嚴肅，晚餐裏他獨自喝三四杯酒，喝得很有節制，但不很作聲，眼睛裏有一種沉思的光采。看了這樣事，大家都不敢多說話。澄生總是低着頭急急吃飯，吃過了就躲到自己的房裏，也不合大家一道乘涼。本來他和父親相處的日子不多，從不曾得到父親的愛撫，如今雖然在家裏，也引不起什麼親切的感情。在他心裏好像有一個奇異的夢，清清楚楚看得見，却無從捉摸，展開，瀾漫，但永遠是同樣的演變。有時候這個夢忽然斷了，就像他在黑夜中驟然醒來，到處是黑暗，什麼也不看見，只有虫子幽厲曳長的叫聲，或者是別人睡中斷續的夢囈。他靜靜地聽着，注意地聽着，漸漸地陰森走來，連靈魂都緊縮了。但他又不能自己地注聽着。

這樣的日子一直過下去，毫沒有變化，他渴切思念他的學校，他的同學，他的教員，就是他所最不喜歡的地理解教員也都想到，他想到那個紅鼻子先生在教室裏的滑稽樣子，他那怪異的腔調，以及他被同學侮辱時的窘相。他又想到那個長子國文教授員，博學而且和善，愛在教室裏細聲地讀所授的文章。還有同學的頑皮行動，無窮無盡地想出新花樣來，和管理先生鬥法。譬如用繩子繫住一個鐵啞鈴，到寢室息燈以後，扔在走廊上，拖着

發出大聲來。等到管理先生的馬燈在樓梯上閃着的時候，便迅速收藏了，大家都假裝睡着，忍住笑聲。於是那位小個子管理先生發怒了，聲音高而嘶，連學生都忍不住要笑了。但這一切回想起來都覺得很遠以前的事，他回憶的連繫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忽然脫了，接聯不上，於是他整小時整小時地刻苦思索，要把那些斷了的環子接拾起來。

入後澄生有了一種習慣。每每吃過早飯以後，若是父親在家，則待他走過，便一人跑了出去。他走離開外邊，沿着塘基，穿過菜園，走到後山裏面；或者是穿過田隴，走到對面的小山上。他無目的地走着，隨山間的小徑把他帶到什麼地方，疲倦了就隨地休息。他是生長在城市裏的，山間的一切，無論什麼地方都充滿着生命的，給他以無窮的驚異，也帶着一些奇怪的遐想，不可測的幻境。他所看過的小說中的奇蹟異聞，都一一生活在他的腦裏，使他覺得那些不熟習的山徑，是可怕而又新奇。每一棵樹，一株不常見的草，一簇荆棘，都爲他幻想的資料，覺得那裏面有無窮的神秘。他每獨自走五七里以至十多里遠，正是農忙的時候，山中寂靜無人，樹林裡鳥雀的聲音都很稀少。

七八月裏，田隴間和小山腳邊到處開着一種美麗的紫紅色的花，短幹高不到兩三尺，這是紫微，鄉下人叫做飽飯花，因爲

這花開時新穀將登，可以有飽飯吃了。到山坡上，飽飯花少了，另有一種玫瑰色的花朵散在草中，五瓣，有桃花的朵子兩倍大。這種花深藏草際，這裏那裏偶然有一朵，以鮮艷的顏色引人注目，却很不容易發現是長在什麼草上。就在這樣的山脚下，澄生離開了小路，望山坡一直爬上去，不久就走進了松樹林裏。這是一座長得非常整齊的幼松林子，都不過兩丈來高，枝葉茂密，連日光都遮了。起先澄生什麼也沒有注意，一直向上走，想爬到山頂上；他望見這山並不很高，然而松林並沒有他所預料那麼容易走盡。一支支松樹，修飾得很好，底下的枝子都已剪去，輕盈地立着，上面的枝葉綜錯地擠在一堆。微風起來，松林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從澄生的頭上傳過去，遠了遠了，——於是又起來第二聲，於是變成連續的波濤的聲音。這聲音一時隔了下去，但並不沉死，宛如被抑壓着的怨訴，而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又突然怒吼起來了。松聲顫抖而固執，不僅使你聽到，而且使你全身感到牠的振動，從你腦經裏逐去別的思想，別的感覺；於是世界都凝縮了，使你感到空洞而沒有希望。山中的松濤，會吞滅了一切的，這時候澄生有一點恐慌了，他恐怕會走迷了路。但一方面是他那固執的脾氣，一方面則也不知道該轉向那一方面好，便仍然順着山坡斜度走上去。

—— 寂寞的襟 ——

終於他走到山頂了，一塊空曠沒有樹木的地方。從山頂上望去，一片不羈，離離青青，以一種純樸的單調展開去。中午的太陽好像使什麼都睡着了，微風蕩過，亦如無動。盪生在樹木叢中，找到了他家的屋頂。再望過去是一間茅屋，他知道是菜園子裏姓周的一家。屋後面是小山，好像茅屋正依山脚，其實是距離很遠。再遠一點的小山就伸展開來，互相聯絡，成一道圓形的帶，把那以外的世界隔離了。自己所立的地方好像正是圓心。山外隨處有一點白雲，無目的地飄蕩。仰望天空湛碧，如沒有底止；而松濤正在他的脚下大聲嘆息，於是有一縷哀傷的情緒起於那個幼稚的心裏；他好像驟然失掉了依據，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還可以向什麼地方去；他是那樣孤寂，他那爬上山頂的希望和勇氣都一時消滅了；在山頂上，遠離人境，宛如大地上僅只有他一個生命。他面前所開展的自然是那麼闊大，那麼無從窺測，而他自己是渺小到不足算。假如他是一個較軟弱的孩子，恐怕要在山頂上號哭了。他沒有哭，只垂着頭從另一條路走下山坡，不敢再越過松樹林子；他所探的一束野花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遺失了。

回到家裏，午飯已經吃過了，繼母不會爲他留下飯菜。他走到廚房裏，長工也不在的。於是走到自己的房裏，關上門，不去理

會繼母叫他吃飯的聲音。

此後他還是常常到山裏去，一個人獨往獨來，又獨自關到他的黑暗的窠裏。近邊的地方不久都走熟了，敢於一個人留在什麼地方很久很久。他希望暑假很快完掉，他可以投到另一個環境裏，於是夢想着，把他的記憶縹緲地織成一些渺茫的遐想。他那早熟的靈魂在渺小的不相稱的軀體裏激蕩着。

是這樣過了很久，生活單調平板，籠罩在夏日的岑寂沉悶裏。整個鄉村，都靜落無動，正過着和去年一樣的日子；縱使偶然有什麼變化，也如投石入水，引起一點點波瀾，隨即復歸沉寂。這種沒有熱也沒有動的生活，會使孩子們的靈魂，像缺少了日光的植物一樣，漸漸枯萎了下去。在他小小的心裏渴慕有一些什麼事情會要發生，一些新鮮的，活潑的，動蕩可愛的東西——但是沒有。每天都和前一天完全同樣，有如時間也停滯了。然而這是一個醜陋的大腦袋的孩子是從很小的時候就沉淹在寂寞裏的。母親死得很早，又沒有年齡相若的兄弟，父親常日在外面辦事，偶一回家也習於沉靜肅嚴。一種拘束的家規把他和街上的孩子們隔開了，而且也因為身體孱弱，更不能和鄉下的孩子們在一起。他很小就被丟在學校裏，不經意的教員們是不顧及孩子們心靈的發展，在那裏而他完全是一個生客。於是學到了怎麼

樣防禦自己，怎麼樣為自己造成一個小小的環境以不被侵犯。他是在防禦和抗爭中養成的，寂寞像鐵一樣向他打擊，如鐵錘和鐵砧，在不能壓倒他的境地裏，使他變得更強。那個碩大無朋的腦袋，正是受得起錘擊的材料。

澄生從孤寂中學到了一種觀察別人，留心別人行動的習慣。正如同一切沒有親人照料的孩子似的，總是悄悄地站在一邊，看別人怎麼樣做，而縱使在人衆很熱鬧的時候罷，一發覺注意不及於己身，就默然引退了，似乎在那裏要妨礙別人。孩子這一種心情，遠在別人不及注意到他的年齡，已早經發展了。所以澄生喜歡自己有一個房間，即使只是一個黑暗的角落罷，他總可以不被擾亂，也不至於去擾亂人家，那是他在家裏所造成的。一個孤島。在那個小套間裏很少有人出進，縱有了也不會注意到他，於是他留在家裏的時候，就可以自由耽於幻想。幻想像一株美麗的但不當會有毒的花，植根在孩子的心裏。

然而正因為如此，他遇困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能夠知道。父親努力於好境遇恢復之徒然。繼母對於他的流露於不自覺的冷淡。他隔壁房裏的兩個姑娘，她們的低語和匿笑。那兩個老夫婦無窮的吵鬧。好像他們是截然兩種生物，注定了在無論什麼事上都不能有相同的意見，每一個有了意見的時候別個必

然加以反對。那個常日沉湎在酒桌面的種棉花的老人和他的憤懣。以及他家裏那個體面的健康的長工之外遇。他常常深夜出去，不知道什麼時候又悄悄回來。時時有村中少婦來看他，叫他乾爹，澄生覺到了他們低聲的談話，不欲給人看見的笑貌。這一切都不能滑過他的觀察，但他不能瞭解為什麼必須如此。他玩七巧板而不能拼成一個圖形的時候，他知道總是有塊放錯了，連帶別的都錯，最後他必能找出究竟是那一塊錯。現在他也是有什麼地方錯了。可是他的幻想已窮於找出其中的原因，他以爲將來總可以找到。

有天早上來了一個同學，在澄生家裏玩了一會，隨即邀他同到城裏去。自從回家以後就沒有進城的澄生，很歡喜這邀請。不等吃午飯就走了，他們先到學校裏，這比他走時更顯得空落落地，像年老婦人枯縮了的乳房，空虛而無氣力，到處都關着門。教室和自修室顯得黑暗污穢；操場裏是很深的亂草，這使澄生感到不快，以後在街上走着，是一些熱鬧喧嘩的街道。行人太多了，卻每人自成一個世界，並無關聯。街道使他想起了從前的住家。那個家總使他忘不掉，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所有的印象卻忽然零亂了。一切都能夠記憶起來，但沒有聯繫，他的記憶像一個切開了的蘿蔔成了各自分離的塊，不能夠合攏來。『應該

—— 謎 的 寂 寞 ——

去看一下。」他想。這立刻成了一個強烈的要求，使他再不能在街上閒逛。於是託詞離開了同伴，在他心裏有一種小孩子的虛榮和自尊，不願意讓人家知道他是去看已經賣掉了的房子。

現在澄生是一個人走在街上走着了。街道於他並不熟悉，雖然他也是城市裏的孩子。街道是一種不絕地動蕩的奇異的生物；牠對於有些人是歡喜的，立刻擁抱到牠的懷裏，與牠合而為一，看不見了。但另外的一種人，則不為街道所喜，到處被排斥着，而永遠生落落地位浮在外面，永遠找不到一個可以躲進去的空隙。他們是人羣裏面的陌生者，後面的這類人若是因為某種原因又不能離開街道的時候，那他們就長日大聲地喘氣，弄得到處都充滿他們的呻吟。這就是街道總是荒涼淒慘的原因了。澄生急忙走着，什麼都不注意，只處處地用他的短腿把街道揮到後面去，他幼稚的心裏有一種惋惜，一種恐懼，以為不會再看到他的故家，也許以為去遲了一點就會不再看見的了。在他的幻想裏那確實是有了很大的改變，改變到他不能認識。在不寐的夜裏，他常常看見，人家把他所鍾愛的兩株柚子樹砍掉，牠們可憐地倒在地下，葉子落盡了！——但是在禿枝上仍然開着花，結着果子，被摘掉了又重新結着，然而永遠是一隻頑固的手把牠們摘掉。他又看見人家在他所住過的一間房裏用舊報紙一張

又一張地往牆上貼，報紙隨即變了茶褐色，撕開了。無望地舞動着，澄生在家裏住着，就有了一種黑暗中看見幻像的毛病。只要一吹熄了燈，他那深湛的大眼睛就在黑暗中看見許多虛境，毫不聯貫地變幻着。不是夢也不是醒覺。他的故家和柚子樹是看得最多的一類，永遠以同樣的姿態出現。

他走到那個巷子口了，是懷着熱烈的企望和無限疑懼走到的。一切都和本年前相同：巷子口上的那家雜貨店，電線柱，電燈，石板路；長日關閉着的人家，都頑固地抵抗着時間的變遷。他在那裏站了一下，很想就這麼轉回去。他心裏遲疑不定了，似乎不敢再向前走，似乎怕有人詢問他；這使他感到一種急切的恐慌。於是他急力使自己相信：『不要去看了罷，一切都和從前一樣，好好的。』——但終於向前了。轉一個灣，就看見那扇黑的大門了！是那麼大，又是那麼親熱，在孩子眼裏把一切別的都擠掉了。看哪，牠正在向孩子招手，正和從前一樣，要把他抱了進去。澄生向牠直跑，可是在距離不遠的地方陡然立住了，有如空氣忽然變成一道固體的牆，使他再不能前進。他知道現在已經不能再向前走了。於是有一種酸梗的味道梗在他的喉頭，他想要哭，然而他已經不是可以隨便哭的年齡，所以極力忍住。他退開點，在「不正當門」的地方停下來。

是一個酷暑的日子，已經過了正午，正是最熱的時候。地上的石板給太陽晒着，反射出熱來，使空氣都顫動了，巷子裏非常寂靜，沒有一家打開大門，沒有一個人行走。遠處小販的叫賣聲傳來，空洞曳長，宛如什麼固體的東西，落到街道和牆壁上，衰頹地跳蕩着，於是又有第二聲起來。在牆角裡睡着一條黑狗，懶散疲倦，如已不復剩有生命。澧生走得累了，便在階級旁邊坐下。

這時候他才仔細地，簡直是貪婪地，觀看一切：黑黑的大門，暗紫色的門環；門上面那些熟習的搔痕，還有一些新的不熟習的階級，每一塊於他都很親切的石塊，那上面留着他開始學習走路以來的足跡，以及整個的門閭——他貪婪地看着，要把這一切都牢牢地裝進他的腦袋裏。以後他仰起頭來觀察屋檐，啊，在檐角有一枝青青的樹，那是柚子！他的柚子呀！牠依舊長得很好，大的葉子在太陽底下閃着金屬的光采，還結着茶杯大小的柚子。澧生坐不住了，站起來，高高地伸出他那短小的手臂，或許是想和柚子更接近一點罷；於是嘆了一口氣，他想起兩隻手剛抱得攏的樹幹，想起樹底下，一片陰涼的地方，想起遍地落着的白色花瓣，想起陸續落下的各種大小不成熟的柚子，想起橙黃色的香味濃重的果實；知道那些是永不會再有了。樹枝子在微風中蕩漾，有一個柚子特別擺動得厲害，澧生覺得他們正在

對他說：『再會罷，再會罷！』他幾乎沒有忍得住他的眼淚。

屋子裏有了聲音，像是來開門的，澧生急忙走了，他恐怕有人看見，同時也怕看見屋裏的人。他走得很快，像被追逐着，但一直走到巷口，還聽見那個濃綠的茶杯大的柚子在向他說：『再會罷，再會罷！』

他挾着飢餓，疲倦，和異常沉重的心，遲鈍地向回家的路上走着。

走過田澗，到了山間窳其底下，澧生遇見那個姓劉的種棉花的老人。他覺得是遇見一個熟人了，心裏沒有那麼緊張，脚步便緩下來了。在綠蔭和陽光交映之下的這個老人，比無論什麼時候看見的都像更衰老。他（更因為那件褪了色的藍布長衫）正像一枝枯了葉子的死樹，被人家緩緩地曳着走；枯皺的樹葉在地下發出乾燥的聲音，他也是嘴裡喃喃地念着什麼。那個老人和澧生交換了幾句普通的問答，即刻很起勁地談開了。那些話澧生是否瞭解，他是不顧及的；他在對自己說話，不過樂意旁邊有一個人聽着而已。

『我如今在種着棉花，農事試驗場派我來的，說是要改良棉種，你以為還有什麼用處嗎？一點用處都沒有。鄉下人並不需要改良的棉種，他們總會以爲自己留的種好些；就是我也沒有』

氣力去理會那些，弄什麼改良。我就讓牠們自己長着，牠們會自己長好。豈不是讓牠們自己長着反而好些嗎？

他不讓澄生有答覆或思索的機會，又接着講下去。他把以前長遠的歷史都講出來了，就好像澄生是他一個老朋友，什麼都能瞭解他的人。他說出他從先是日本留學生，在日本學了兩年陸軍，三年法政，回國的時候是一個革命黨，他和那時的革命黨人都認識。同過事，但結果是跑到鄉下種棉花。這些話他向澄生講過不知若干次了，像老祖母的故事，每次都是現的，但每次都有點小更動。他今天似乎有什麼感觸，精神很興奮，所以講得格外起勁。

『你知道我怎麼會從一個革命黨變做種棉花的人了嗎？』他說，『我那時候是一個熱心的革命黨員，異常之熱心。不過革命究竟是什麼東西，我可是到現在還不明白；然而我總相信中國只要一革命，把滿清推翻，就什麼都會好起來，就天下太平了；我相信那並不要多久的時光，在那個時候我有完全的信心。辛亥那年，我從日本回國，剛到上海，正接到父親死了的消息，我可是到了南京，和人家合謀響應武昌起義。父親的死，我看來是很小的事，我那時候沒有工夫去理會。不久我們果然把北京光復了。你知道光復兩個字的意義嗎？（他用一種教師詢問學

生的樣子問着澄生。可是不等他能够答覆就迅速接下去。）這兩個字應該是用金子大大地大大地寫出來的。可是後來也漸漸模糊了，到了如今究竟是什麼意思我也不十分知道了；不過這都沒有關係，我們還是大大地寫出來好啦。那個時候我在南京城裏做了官，你知道嗎？官很小呢。那時候我究竟做了些什麼事，也都忘記了，只有一件事記得很清楚。有一天我正在外面走着。見光復沒有多幾天，恰恰看見三個兵追一個旗人。你知道嗎？光復的時候就要殺旗人，何況追着的是兵，那更非殺他不可了。他一直向我跑，顯然想我會可以救他。我對於他當然沒有好感，可是對於殺掉那樣的傢伙的事情也沒有什麼興趣，要是來得及，也許阻止一下。可是不等我開口，一個兵已經追及了他，在肩穴上給刺了一刀，他沒有開口就死了，一雙腳在地上亂敲了一會子。三個兵在他身上搜索過，把什麼東西塞到自己的口袋裏後，於是站起來，對我行過敬禮，若無其事地走開了。我本沒有工夫理會這一類的事情，然而不知道怎麼樣走過去望了一下，他的血流了滿地，十分鮮紅；我從來沒有見過那樣鮮紅的東西，以後也沒有見過。他的眼睛還沒有閉掉，還望着我。我忽然覺得那眼睛是我所認識的，我以為那是一個熟人，就拼命想，可是怎麼樣也想不起來。到後來我知道了，一切人都有那樣的

一雙眼睛；我的朋友，我的父親——已經死了的父親呀，一個滿鬍子，我所認識和不認識的人，以及我自己，都有那樣的一雙眼睛，將要發臭的死魚一樣的眼睛，還充滿着血絲——每一個被殺的和將要被殺的都是這樣。我才知道什麼都沒有變更；血流出來是一點用處都沒有的。我們還缺少了一些東西；但究竟是什麼，我卻不知道。於是我的相信沒有了。從此我就離開了南京，回到鄉下，那老山中沖裏。在鄉下究竟住了多久，和怎麼樣過的日子，我都忘記了，只記得我是天天喝酒。等到我再出來的時候，世界和我所記得的已經完全兩樣，我認不得了。只有血還是一樣的紅，而且更加多，你會喝酒嗎？」

澄生想答應說不會，但他的聰明告訴他還是不說話的好，所以他仍舊聽那個老人說下去。

「——你看我就變成這樣一個不中用的東西了。什麼用處都沒有。我成天喝酒，晚上也喝。我的精力完全在酒裏面喝掉了。可是我要精力有什麼用處呢？從前我有精力的時候，我做了許多事，然而那些事又有什麼用處呢？誰知道是不是究竟不做還好一點呢？有些人會因為我所做過的事好一點嗎？完全沒有。我如今呀，不中用，完全沒有了精力，成天喝酒，是一個錢都不值的老頭子了，這不就完了嗎？我要精力有什麼用處呢？所以

我還是成天喝酒，晚上也喝，酒的顏色是白的，你知道嗎？所以我也就沒有多少工夫去照料我的棉花了，不是嗎？」

這時候他們已經折入小路，到了山坡底下。那些像不整齊的隊伍似的棉花正從山上伸頭探望他們。老人暫時沉默了一下，於是笑了，輕輕地拉着澄生的手，說：

「你知道嗎？」

澄生完全給這個老人弄迷糊了。他沒有懂得這句話的意義，所以沒有回答，只抬頭望了他一眼，他看見那個老人的臉子並不是陰暗的，至少不像初看見時那麼陰暗。老人的話他聽不懂，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說得那麼多，不過他說話的態度和聲音裏有一種坦白和溫厚的意味，這使他覺得是可以親近的。

他到家時，父親已經先回來了。他洗過澡，就暫時留在父親的房裏。父親問他到了些什麼地方。他沒有把自己的行踪說出來，只說到了同學家裏玩了一會，又到了學校裏。於是不再作聲了，默然望着父親那勻稱而有威儀的身軀，自己想想什麼東西。這一晚上他很久都沒有睡着，那個茶杯大的濃綠的柚子在幻像裏老是變動，不住地在他耳邊說着再會的話，他又看見一雙眼睛，老是固執地望着他，在幻像裏他清清楚楚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但一醒轉來就完全忘記了，無論怎麼樣都想不起一些線

索來。

快要開學了，這是每一個少年都期望着的時間。他們像壯實的小駒，休息够了，就想到要工作；而且學校的生活在他們與其說是一種累贅，到不如說是一種興奮。家庭裏的生活是親切舒服，然而每一個少年卻更其需要伴侶，更其需要活動，跳躍。澄生在鄉村裏獨往獨來差不多兩個月了，學校遂成爲他所迫切思慕。他很想能夠早一點跑進去，把自己融化在規律的生活和每天的喧鬧裏。父親卻絕沒有提到這件事。離開學只有三天了，他已是不能再延遲，便向父親說出來。

晚飯以後，父親坐在天井邊，撲着蒲扇。他好像耽於什麼思想，又好像腦經裏什麼也沒有，只悠然望着。繼母帶着小弟弟到外面散步去了。整個屋子都浸在黃昏之沉靜裏。花台上一株很大的山茶，差不多長平屋檐了，此時顯得格外濃綠，而枝頭的葉子映着晚霞，流瀉着一種美麗的空氣。樹底下有許多胭脂花，正在盛開。他走到父親前面，輕輕地問：「爹，我什麼時候到學校裏去呢？」父親望了他一眼，暫時沒有做聲。就在這一望之間，他看見有一種衰弱無力和自慚的影子，這是以前所從沒有看見過的；但一閃即逝，仍然恢復他素日那種坦然而略帶肅嚴的精神。

父親溫和地說：「你暫且在家裏住一下，現在我沒有錢，不

能給你繳學膳費，緩緩再想辦法。再不然你就休學一個學期也可以。你年紀很小，就休學也沒有什麼耽擱的。」父親的話說得很溫和，可是在澄生的頭腦裏卻轟轟然震動了。不能夠再進學校就是他仍然得離羣獨居，每天每天潛伏在那個黑暗的角落裏，再不然就是一個人，在樹林裏小山上亂跑，再不然就是去聽那個種棉花的老人永遠說不完的話……他簡直再想不下去了。父親的話，他向來是不駁回的，這一次卻斷然說：

「我讀通學好嗎？」

「這麼遠怎麼能夠走呢？休學一期也沒有什麼要緊的。」

父親說：

然而這個大的腦袋却是固執的。

「我能夠走。」

父親默然不再作聲，凝然望着暮天寧靜的浮雲。霞光已散，滿天的鯉魚斑漸轉成灰白的顏色，沉沉無動，而天宇是漠然深藍，預示着明天的好天氣。父親心裏也有一點感慨。他也是從窮苦中出來的，以自己的力量建立起社會地位，又在不幸中失敗了，他知道努力的意義，但已經消失了從新再來的元氣了。白的影子，不知道什麼時候已侵上了他的鬢邊。不過他不願意在兒子面前表示他的感情，自己鎖着定，等了好久才說：

「你這種肯讀書的心思是很好的。」

過了十天，澄生上學了。他到得很早，沒有同別班的同學玩，只悄悄地獨自等在教室裏。他極力使別人不注意到他。由寄宿改為通學，而且是住在遠遠的鄉下，這使他暗中感到一種屈抑。他似乎覺得同學老在望他，以一種詢問的眼光向他追逐。上課的時候他聽到笑聲，似乎覺得那笑聲是直接投到他臉上，惡諷地說：「讀不起寄宿了嗎？」他極力使頭低着，讓眼光放到書上，然而書上什麼字，教師說的什麼話，他一點都不知道。那些字在書上移動變化，現出一個頑皮的臉子，縮着鼻子對他霎眼睛。教師的聲音在笑，大聲地談笑。他差一點沒有哭出來。

十二點鐘的下課鈴一搖，他立刻逃走似地離開了學校，他生怕同學會問他什麼。離家裏太遠，回去吃午飯是不可能的，父親也不能夠給他繳納寄中餐的錢。繼母原說帶飯到學校裏去，但他因執地拒絕了。出了校門，茫茫然不知道向什麼地方去，而腳步卻無意識地把他帶出了城門，回家的路。出過城門，路上行人稀少了，他才吐過一口氣來，覺得壓迫減少了，也才意識到不能再向前去。他折回來，走到城溝裏，找到一個賣油貨的攤子，吃了兩個餅，算是他的午餐。時間還太早，不能就到學校裏去，就在城牆上閑步，一直等到差不多上課的時候。

下午，在回家的路上，澄生覺得異常疲倦，而且沮喪。他好像

一頭被追逐的野獸，到處都要躲避。他完全不能夠希望從什麼地方得到一點幫助，而且需要把自己的困難隱瞞起來。他必須自己支持自己。在那小小的心裏，明白地知道這點。到了家裏，略向父親說及學校裏的情形，但自己的窘迫，一個字都不提。

從這以後，就在學校裏，澄生也變得更加孤獨了。他每天總要在差不多上課的時候才進校門。假如早了，就在路上徘徊着；卻從不會遲到。一下課他立刻走了。在功課上面，他是拚命用功，絕不放鬆地釘着幹。他這麼做，一方面是他沒有別的事可做，一方面則要使同學不能輕看他。就在這一個小小的心裏，已經知道生活的苦辛和社會關係了。所以他在每一次有了出人頭地的成績的時候，放心了，感到滿意的喜悅，似乎暗暗地說：「現在看我怎麼樣！」到這時候他似乎覺得同學們譏諷的笑聲和追詢的眼光減少了，對於他的窘迫和他的醜陋，他不能不努力。生活的苦辛和寂寞的環境像鐵錘一樣鍛練着他的靈魂，使之堅強能忍受；而饑餓，長距離的步行，不肯放鬆的用功則在鍛練着他的身體。

而這並沒有減輕他的困苦。無論什麼時候都要緊張着的心，在孩子實在是太重了的負擔。沒有伴侶，沒有溫情，沒有遊戲，

鐵 的 刺 裏

而無論是家庭或是學校，都要留心到別人的言語和行動，這樣就養成了一種早熟的感情。猜忌，易怒，而又極力要掩飾自己的心情，過分的驕傲和自尊，同時雜有一種空洞的感傷，無際的空想，以及寂寞的孤潔，都植根在他的心裏。他知道的已經很多，從

自己的生活，從各方面抓得來的書籍（其中最多的是舊式小說），但那個醜陋的不發育的軀體，與其所載着的不相稱的大腦袋卻把這些掩蓋了，人家毫不注意到這個幼小的心靈已經發展到了如何程度，漠視了他的知識和理解能力，尤其是以一種毫不經心的態度忽略他的自尊的心情，這使他發生了強烈的反感。對於父親，雖然是敬畏，但同樣的原因使他不滿。於是他極力要在父親面前表示着，似乎說：『看罷，我已經不是一個小孩子了。』

在教師和同學面前，他更其發揮了這種意識。他儘量要使教師明白：『我所知道的比你所預料的更要多。』往往使教師吃驚了。他把要學的功課都先期預備好，努力在家裏找書籍看。他似乎含着這樣的意思：我非使你們注意不可。他差不多要高叫出來了。

雖然是有幾種昂貴的課本沒有買到，他却用着手抄本，而以成績優異使學校中人吃驚了。但這種發展對於他並沒有什

麼利益。他知道得越多，心靈的偏執和執見跟着增進，他那孤傲的性子也越見顯明。教師對於他的批評是：課程雖然好，卻不是一個馴善的孩子。但他們沒有一個人想去研究他所以不是一個馴善的孩子的原因。

中秋前一天，澄生的一個堂姐姐到他家裏來了。住在城裏的時候，她是常來的。支派雖疏，但來往親熱，也就和一家人樣。澄生向來是把她當親姐姐一樣看待。適中的身材，顯得豐滿的面容和手臂，那樣子很可愛，雖然已不是少年，但歲月的增長使她更顯得和藹，這和肅嚴的父親，冷淡的繼母，是顯明的對比，使澄生覺得可以親近，向她坦白地說出自己來。

這天澄生一回家，就看見他的堂姐姐來了。她正在院子裏，摘着兩三朵胭脂花。胭脂花恰正是黃昏的伴侶，她迎着黃昏，在綠葉叢中開着紅艷的小小的花朵，又默默地在黑夜裏謝去！好像這是感覺到自己的淒清底謙遜的小東西，心情怯弱，却努力想用紅艷的顏色掩飾着，而終於不敢在陽光裏盛開。黃昏欲盡，黑夜將臨的時候，她這才全開，在晚風裏戰慄着，哀弔自己太淒楚了的身世。而一切都不為人所知。等到一個新的黎明重生，她已經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謝了，在枝頭留着一堆萎謝的殘紅。小孩子愛把胭脂花蕊摘掉，含着喇叭形的花冠，吹出一種輕

輕的聲音來，而這也恰是黃昏的音樂。

姐姐看見了澄生，非常親熱，簡直是一種憐愛。她問他許多事情，覺得他這麼遠去讀通學，簡直是太辛苦了的事，更問到他家裏和學校裏的一切。澄生向她講得很多，他是長久沒有得到一個講話的機會了；他心裏含蓄得很多，卻沒有地方發洩，於是一經觸發，就幾乎沒有止境了。

這一個中秋，過得頗為熱鬧，在他們這冷淡似的家裏增加不少生氣。無論是父親是繼母都很喜歡，小弟弟穿着新衣裳，更是怎麼樣也不肯休息。澄生整天依着姐姐，幾乎她在什麼地方就跟着也在什麼地方。他心裏感到一種溫暖，這是在他那緊張而又平板的生活裏難得的。於是便珍重顧惜，恐怕會忽然失掉了。他的生活正像拉繆夫一樣，每一步都要用力釘住，才能夠再踏向前，頭是低着，身體是傾斜，而無論什麼時候都是無有變化的活動。如今他好像是把繩索解掉，在草地裏躺下來，便把臉鑽到草叢裏面，兩隻手緊緊握着草根，去儘量嘗味綠草的溫柔 and 涼意。

晚餐過後，天色還早，不會到祭月的時會。澄生慫恿着姐姐到田隴間散步。已經是秋天了，雖然還沒有一葉飄墮，秋的颜色已經淡淡地染遍了大地。田隴裏泥豆長得正盛，一種蒼綠的顏

色在落日的輝光裏轉成黝黑。有些田畝空着，像灰色的僧衣。暮鳥在天邊飛過，又沒入雲中，哇地叫着，敲入殘蟬曳着的苦聲。路旁邊隨處都開着野菊，朵朵極淡的藍色的小花，怯弱地搖蕩着。澄生傍着姐姐默然走着，他本意是想把屋旁的一切儘所知的都演說出來，但不知爲什麼又靜默了。

等到月亮起來，姐姐才說是回家的時候了。湛然的清光浮在東山上，一種冷白的然而親切的顏色，清涼明淨，照着寂靜的原野，使萬物都帶着溫和的意味。他們曳着長長的影子，在涼意侵人的秋風裏走着。到了家裏，已經擺好祭月的獻品，藕，蓮實，石榴，柚子，梨，還有月餅。這些都放在院子裏迎月。父親在點着檀香，繼母牽着小弟弟拿一個蒲團出來。澄生一方面覺得這是迷信，却也感到其中的趣味。

過節以後，姐姐還是住着沒有回去。澄生每天很早就起來，急忙胡亂吃一點東西，趕着往學校裏跑。上午的四個鐘頭，他覺得過的很快，因為他是把心思專注在課程上面。但正午的一點鐘却非常悠長。他在街頭巷角和城牆上亂跑，就怕碰到一個同學或熟人。偶然有幾個錢買油條燒餅之類，常常是什麼也沒有吃的。於是緊着肚皮再往學校裏上課。課畢就毫不耽擱，曳着疲倦的脚步往冗長的回家的路上走去。他激烈地感到飢餓，尤

—— 籠 一 樣 的 寂 寞 ——

其是初出校門在街道上走着的時候。有時候覺得不能支持了，就找一塊地方站住，假作看什麼景緻。等腹中一陣激烈的抽掣過後，再重新走。路走得有一點漸漸血脈活動了，便忘掉少許飢餓的痛苦。下雨和括風的天氣更加累人，但他總是支持着。只是每每走到山間塚墓裏，便想起那個種棉花老人的話，使他感到陰森森地，尤其是他漸漸瞭解那些話究竟有什麼意思，感覺到人和人之間的隔閡，就好像那些樹一樣，雖然長在一起，但永遠是各自的世界。於是他便把自己的飢餓隱藏起來，不獨不向繼母和父親提起，就是和蕩的姐姐面前也不露出來。近來他對父親漸有一種反感，所以什麼也不肯說，而頑固地照自己的意思做下去，而暗地裏對於自己的行為感到一種驕傲。

自從姐姐住在這裏以後，他的生活呼中起了一點點變化，因為他從這個婦人得到了一種愛撫。這使他在她面前，逐漸變得更加溫馴。在家的時間，他大部份都依在她身邊，晚間也常在她的房間裏溫書，不再躲到自己的黑暗的窩裏。然而他那笨驚不馴的脾氣，並沒有減掉，反而像是更增加了。

天為一點很小的事，禮生和他的繼母鬧了。他是驢子一樣倔強，也是驢子一樣沉默。無論姐姐怎樣勸他到繼母面前認一句錯，他總是不理會。後來父親訓斥了他，這使他更加倔強沉

默了。不等到吃晚飯，他就爬到那個高高的坑上睡着，什麼話也不說。他起先是非常生氣，躺了一會，不覺得疲倦地睡着了。

等到他醒來，已經是夜深人靜了。經過一陣不舒服的睡眠以後，白天的事，他已不能完全記憶，彷彿已隔了很久。他覺得頭腦昏沉沉的，喉頭像有什麼東西梗着，發出酸楚的滋味，遠遠地聽見那兩老夫婦又在吵鬧，聲音異常乾澀，像是敲着破的空木桶，築築地在他心上震動。等這吵鬧略微低下去之後，他又注意到隣室裏不寐的反側，還有間續地幾聲哽咽。他想分辨那是兩姐妹中那一個的哭聲，注意聽着，但終沒有結果。這使他更加疲倦，完全把感覺錯亂了，不知道自己是在醒覺還是夢中，到他第二次能集中注意的時候，一切已完全靜寂，夜無聲如死，只有頭腦非常澎湃。他起來開了房門，走出去又打開廚房後面的一張門，立在那裏，却不清楚為什麼要那樣做。

門外面的夜風使他驚醒了，意識到自己的地位。深夜的景色，他還是第一次看見。夜並不如想像中那樣黑暗。夜中還是有一種光照着，但是一種平漠的光，沒有明也沒有影。所有的物體都消失了顯立的輪廓：房屋，樹林，小山，以及田畝，在相接的地方融成一起，分不清邊際，夜像有風，也像全沒有風，只是一種侵人的涼意，動蕩回旋，給人以身心心的悚慄。到處都有虫鳴，既沉

長的高亢的，斷續的，以顫動的紅和紫的顏色閃動着。整個夜都爲這低而遠及的聲音所壓，好像大地自己在呻吟着。澄生陡然感覺到一種恐怖，而他反應那種恐怖却非常遲鈍；他不知道要怎麼辦，便仍舊站在那裏。

於是有一隻溫暖的手握着澄生的手，拉他離開了那地位，另一隻手關了個門，姐姐不知道什麼時候走來了。她一句話也不說，款款地把澄生帶到自己的房間裏，燈已經亮了，她坐在床沿，讓澄生站在她面前，捏着他的一雙手，她的眼睛注視着這個深深熱熱的幼穉的臉。

「弟弟，你不要這樣。」她說。

澄生沒有作聲，忽然把頭埋到姐姐懷裏，極力忍着眼淚，但已經沾濕姐姐的衣了，那個碩大無朋的頭袋感到受委屈了，同時感到一種從來未有的溫柔 and 愛撫，一直等到他安靜了，姐姐才親自送他去睡下。

第二天澄生照常到學校裏去；除了姐姐或許稍微知道一點之外，也沒有人注意到他的感情。他照常掙扎忍耐着而且隱藏着自己的飢餓。就心於同學的譏嘲而儘量用功，以課程的優異向他們報復，在父母面前沉默而熱傲，正如一匹驢子。

在秋末冬初的一日，澄生的姐姐像她來時一樣不意回地去了。澄生下學歸來，只看見她留的一百字，說是怕他難過，所以事前不說，叫他每星期六或是星期日到她家裏去。澄生忽然像

失掉了把持，不知道要怎麼做才好。他立刻走到姐姐住的房間裏，那是空的人已經去了。他最先看到失去了帳子的床架，和床板上散亂的稻草。還有一些稻草衰弱地躺在地下。是曾經竭力留戀過所附着的東西，而終於落了下來。兩條椅子如今是立在房當中，正像學監走後的頑童，望着他的後影扮鬼臉。桌子上也空了，只有一個用剩的雪花膏瓶子睡在那裏，牠如今是沒有伴侶了。近窗的一張抽屜曳開一半，看得見那裏面的碎布和線頭之類。窗紙還留有原來的樣子，那是澄生祇的，可是一面被一面已弄破了，好幾處破的窗紙在作出輕輕的響聲。桂樹的枝葉在窗外自相敲擊，雖然長青，但也有點衰老的意味。天色快晚了，房裏面顯得很陰暗。黑影子從牆角，從床底下，從桌子腳裏，到處伸出來，探探頭又縮進去，於是再伸出來較遠一點。牠們喜悅，互相招呼，覺得是可以把這間房子佔領，溫暖的燈光是不再從桌上流散了。房子顯得空洞，非常大，而且冷。澄生覺得是置身於荒野的山頂上，迷失了路途。

有兩顆大的眼淚滾出來，熱刺刺地往下落。

但，凡不能征服他的困難都將使他更強。那深溝的眼睛在黃昏中閃着光采，而那碩大無朋的頭袋將忍受一切，而且抵抗，而且頑強地向前發展。

夜籠罩了四處，寂靜流散着，他悄悄地走出來，拭乾了眼淚。

二十三年六月改作，武昌。

國際軍人座談會

黃震遐

按國際軍人座談會，係一頗饒趣味之組織。發起人爲德國陸軍上校封·拜塞勒氏。其宗旨則專以集合世界各國資深軍人，自由的從事於古今軍事問題的研究討論，以資交換各方學術意見。故其組織實爲一有機體的，既無長期會員，亦無固定會

址，僅規定每季一次，一年四次，事先由封·拜塞勒召集各國代表一度磋商後，即根據其每次討論問題之重心，選擇與此問題有關之古戰場爲會址，從事於數日或延長數週的談話。其第一屆（夏季）座談會，已於本年七月一日，在法夏龍（Orléans）古戰場開幕，我國代表出席者爲陸宗揚氏，英爲馬克道耳少將，日爲青田少佐，蘇俄爲依里奇聯隊長，會期凡三日，結果頗爲圓滿云。

（又訊）當各國軍人在夏龍開座談會時，法巴黎「自由報」名記者布亞松氏，對於當時情景，曾一一筆記之，事後作成極生動之報告文字，轉載於歐洲各大報，頗爲讀者所歡迎。現聞布氏原作『與世界著名軍人三日記』已印成單行本，即由『自由報』出版，銷路大佳云（以上轉錄七月十五日巴黎路透電。）

下爲法記者布亞松氏原作『與世界著名軍人三日記』該書於八月初旬到滬，特譯成中文，轉載如下：

（一）訪問與印象

六月二十八日，早晨，啊，好美麗的陽光，青春戀愛。

十點鐘了，懶惰，還在床上。Suzette 從浴室裏出來，臉上漲紅了水蒸氣和血液，一面哼着流行的美國調子，跳到風扇前，眯着眼睛，拼命地梳起她那短短的棕髮來。

巧克力，'La Vie Parisienne'，口紅，一些小女人們玩皮的

把戲，天哪，枕上還有髮絲，我嗅着阿司匹靈，阿司匹靈，我頭痛。

電話鈴，Suzette 嚷着：『Andre, Andre 電話！』

『誰？』阿司匹靈在我喉嚨裏。

『啊，不曉得，好相好凶的駱駝聲音！』她翻了個白眼。

接過聽筒來，往耳朵邊一湊，天啊，便是：

『婁德雷麼？婁德雷布亞松麼？好，你聽着，我現在問你，在你的記憶和經驗裏，你可曉得最近有一個由德國人發動，名叫國

降軍人座談會，而即將在巴黎或其附近鄉間舉行開幕典禮的團體組織麼？」

「不就是那可咒的封·拜塞勒發起的麼？當然曉得，歐羅巴的一舉一動，又安能逃過布亞松的耳朵！」

「好，很好。我現在告訴你，拜塞勒已經來了，其餘的一大串也都來了，快，查德雷，我說，你記下來：

拜塞勒上校，住女皇飯店 847號

馬克道耳少將，住里滋飯店101號

傑克生中校，住亞美利加飯店88號

尼基地少校，住羅馬飯店37號

青田少校，住大飯店777號

依里奇聯隊長，方乘飛機到，住址不明。

陸宗揚少校，住羅馬飯店38號

德里朗中校，已往夏龍佈置會場。

現在，你都記下了麼，順着次序是德，英，美，意，日，俄，中國，法蘭西，你弄明白了麼？好，現在，我限你兩天，每一個都做一次訪問，叫他們發表些意見，譬如對於巴黎的印象如何，此來有何感想，沿途有何奇遇，以及其他其他，尤其是要注意那兩個東方人，我說，東方人，你都懂了麼，好，現在，你馬上就出發吧，祝你成功，再會。」

電話陡然斷了，我睜大眼睛，吐了一口長氣，頹然坐倒在床上。

「查德雷，你看這套夏服多美麗。」*Christa*。又撒嬌了，伸過溫白的臂膀來，嚙起紅嘴：「查德雷，親愛的，累了麼，你那駱駝主筆多討厭！看這一套又時髦又俏皮的，僅僅三百法郎罷了。」

「好，三天後一定買給你，親愛的，現在，走罷，我又要風車般，地緊張了。星期六下午，在布龍林的老地方等你來，把嘴唇給我，再會。」

Christa。窈窕的背影跳躍着消失了。襯衫，領帶，鉛筆，日記簿，帽子，不，戴錯了，換一頂，像樣了，下樓，*Christa*，夏之巴黎風景線。

「女皇飯店！」

六層樓，靜寂的八四七號，掀鈴。

「進來！」帶着日爾曼重音的法語。

推門進去，朗朗，華麗，一位身材高大緊裹着青灰色制服的

中年漢子，陡地站了起來。

「我就是封·拜塞勒上校，你是——新聞記者麼？」鼻尖

高聳，藍眼珠冷冷然地。

「啊，原來上校早就曉得了，非常榮幸，請問……」

「我曉得就是了，你以為祇有你們法蘭西人纔有這種聰

國 際 軍 人 座 談 會

明麼？請坐！封·拜塞勒上校舉手一揮，便把我嚇到一張沙發上去。『一點鐘前，你們那討厭的主筆使用電話關照過了，布亞松先生，我現在給你五分鐘的時間談話，你快問！』

封·拜塞勒上校挺直了腰背站在我面前，好像閱兵似地。

『請問上校，你發起『國際軍人座談會』的動機怎樣？』

『求智識，交換意見，騎士風的伙伴之誼。』敏捷地，他燃着了一根臘腸似的雪茄烟，便大口地抽起來。『這是俾斯麥愛吸的味道非常好，你也來一根吧？』

『不，』我謝絕了。接着問：『請問此次集會的地點，可就在巴黎麼？』

我發覺自己失言了，他們已是申明過要在什麼戰場上的，『巴黎麼？哈哈，祇要你們法蘭西人受得了，當然也可以在普法戰爭時，巴黎照樣也做過戰場的，不是麼？』封·拜塞勒格格輕蔑地笑着，吐了一口濃煙。

『那麼，到底是在什麼地方呢？』我竭力忍耐着，熱血已衝上面頰。

『根據你們那德里朗（注：法國出席代表）糊塗的意見，大致是在夏龍——加達羅尼的平原之間吧。』

『夏龍——加達羅尼，平原戰場。』我暗自盤算着，記不起

來究竟是那一次戰爭的地點。

封·拜塞勒現出了不耐煩的神氣。

『日期呢？就在明天，後天麼？還有其他的手續麼？』

『我們是各自集合的，沒有手續，七月一日，上午六時三十分正。』封·拜塞勒揚起臂來望了鐘錶，便伸手去拿我的帽子，我急忙把辭鋒兜轉了個圈子。

『封·拜塞勒上校個人的歷史，能略告一二否？』

『貴族出身，普魯士人，受過長期艱厲的軍事教育，『條頓戰士之魂』與『萊因凱歌』的作者。一九一四年任職騎兵上尉，在佛郎德受傷。一九一五年秋，參加香檳州決死的防禦戰，受皇帝陛下的鐵十字章。一九一六年，指揮麥克林堡步兵攻擊凡爾登，森姆陣地。一九一七年冬，參加加波萊托大捷，俘虜兵九千人。一九一八年，指揮近衛第三聯隊參加『和平攻勢。』後任鋼盔團旅長，國家社會勞工黨突擊隊大隊長，現任德意志國防軍第九聯隊長，兼陸軍大學戰史教官，一生為祖國奮鬥，現年四十五歲。』

我頭腦昏昏然，抬頭仰望，發現雲霧的濃霧正罩滿了封·拜塞勒那鷹般的臉，便很有禮貌地讚歎了一句：

『啊，很好很好，上校真是一位偉大的軍人！』

「算不了什麼，我們德意志的軍人都是一樣的：團結，信仰，祖國！」

又是一大蓬濃煙，對我臉上直噴過來。

「上校怕已很久沒到巴黎來了，請問印象如何？我力圖趣味化，心想如能談到女人或其他輕鬆的問題，事情就好辦。

「巴黎麼？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我們離開巴黎已僅僅四十啟羅了。結果竟被一大堆美國的牧童所阻，真是可惜！他暗然地坐了下來。

「封·拜塞勒上校，請准許我提醒你，我是問你對於巴黎的印象如何？」

「這麼，又還不是和普法戰爭時的那『巴黎一樣：葡萄酒，女人，舞男，一切你們法蘭西式的！』

我忿然地站了起來。

封·拜塞勒也站起來。

我心想：「糟了，這人竟是不認錯的。」便預備和緩一下：

「封·拜塞勒上校，請問……」

「新聞記者先生，五分鐘已過了，門就在這裏，再會。」

我愕然地接過了帽子，一走出門，封·拜塞勒便把門砰地

一聲關上。

「遇見了鬼！」我暗自咒罵着，便降到樓下，掏出日記簿：

「馬克道耳少將，里滋飯店，一零一號。」

半點鐘後，我和馬克道耳少將面對面坐下。

少將年約四十許，一望便知是素養頗深的英國式紳士。接談兩分鐘後，他高興起來，就親手很內行地調和了威士忌蘇打。

里滋飯店在巴黎算是頭等的，而馬克道耳少將的房間也是頭等的。

淡黃色的翻領 KEAKI 一制服簇新的武裝帶，上品的皮綁腿。舉動沉着，發音清晰而短截，膚色深紅，灰睛炯炯，馬克道耳少將是典型的大不列顛式。

「少將和封·拜塞勒已會過了沒有？」

「Oh, Yes,」短短的，祇此一句，便沒有了。我等了許久，依然無下文，便故意形容地說：

「這人真怪有趣的，你看，那猛烈的談吐，刀尖般的鬍子，全像『尼貝龍根』中的人物似的。」

「Oh, Yes, 這些德國總喜歡這樣的。」

又沒有了。

我等着，等着，陡地發現他已冷靜地靠在沙發上，開始在吸煙，便繼續描寫說：

「夏天多美麗啊！巴黎是金色的，少將，你喜歡巴黎麼？你要曉得，我是到過倫敦的，而且很喜歡你們這高貴的古巴。但巴黎却老是巴黎：藝術的，趣味的，自由的，啊，還有呢（我用手指做了個送吻的姿勢）戀情的，少將，不是麼？」

「是的，巴黎真怪好的，我已來過三次了。」

「請問每次印象如何？」我想：這次他總該發表些高見了，便掏出日記簿子來。

「如先生不以爲忤的話，我却要批評一句。」馬克道耳有禮貌地微笑着。

「當然，當然，少將任意發揮好了。」

「我的意見便是：巴黎美則美矣，祇可惜：沒有一塊好好的打獵的地方！」

我愕然，一時摸不着頭腦；但一轉念他是英國人，便滿面笑容地迎上去：

「你喜歡打獵麼？這真是再有趣也沒有了。我敢說：少將一定是一位很精練的獵人，而且，當然囉，還打過獅子，猛虎，和大象的，不是麼？」

「哈哈！」馬克道耳少將陸地興奮起來，喝了一大口威士忌，便高聲說：「布亞松先生，不瞞你說，我確是很好的——一位獵人

哪！十八歲的時候，便開始在印度獵虎，某次有一頭土人們喚着『蘇丹』，從頭到尾足足有十四英尺長的，中了兩鎗後，還跳到象背上來呢。又某次在馬來叢林，一條蟒蛇，前年在亞比西尼亞，有一羣獅子居然闖進我帳篷裏來。去年夏天，我在剛果打死一隻花豹……」

「真有趣，哈哈！」我半瞌睡着。

「我親愛的布亞松先生，我告訴你，我確是一位大好的獵人哪！在我那蘇格蘭愛丁堡的別墅裏，我還佈置了一個獵室呢。裏面各色各樣的野獸頭都有，全是我親手打來的；獵鎗也有七八枝，但我却特別喜歡那雙管的，這已成爲我的嗜好品了。布亞松先生，什麼時候你能到我那裏來一次呢？約翰一定喜歡你的，啊，讓我算一算，對了，在秋天，等我結束了這次阿刺伯的旅行以後。」

馬克道耳少將已經乾了兩杯威士忌蘇打了。便陸地站起來，拍着我的肩膀：

「布亞松先生，感謝你訪問，現在，我要到俱樂部去了，再會。」

「再會。」我回了禮後，他便伸出手來，和我握了下手。

爽快的英國式的手。

五分鐘後，我在鬧市上，「午時女」Midiata 正從各工

廠商店裏放工出來。炎熱，饑腸轆轆，走進一爿飯館去。

「這次決定訪東方人去。」我一面慰勞着自己，一面暗自盤算着。翻開日記簿：「青田少校，住大飯店七七七號。」又翻了翻：「陸宗揚少校，住羅馬飯店三八號。」見鬼，都是死遠的路，先打個電話給 *Suzuko* 再說。」

「哈囉，*Suzuko*。麼？你今天多甜蜜呀！」

「喂，你是誰？」

「*Bonetti*，小東西，你越弄越俏麗了，給我吻一下，*Bonetti*，我的小玩意。」

「是——盎德雷麼？哈哈……！」

「親愛的，你現在有空麼？」

「沒有哪，又是排演，討厭的排演，我真不曉得什麼時候纔能脫離這累死人的排演呢，盎德雷呀，那套夏服多美麗，僅僅三百法郎罷了。」

「是了，我的小玩意，是了。」

Suzuko 是「藍磨坊」的舞女，和我親愛了已三個月了。太陽人行道，廚窗中的「製飾人」*Marequin*。從地道車出來，向大飯店走去。

七百七十七號，敲門，無應聲，再敲，依然沒有「個響，出去了。

「剛想走，門呀地開了。」

一位唇上窩着一小堆鬍子的短小精幹東方人，上身赤裸，下身圍着雪白的浴巾，很敏捷地探了半身出來。

「請原諒，我是『自由報』的記者，冒昧得很，請問……！」

短小精幹的東方人把門開放了，很有禮貌地做了一個「請進」的手勢，便一聲不響地重新把門關上，讓我呆呆地站住，也沒有絲毫喜怒的表情，轉身就隱進浴室裏去。

一分鐘後，浴室裏有浪濤激浪的水聲，還有那種當一個人享受熱水浴時混身舒適而發出來的喁喁之聲。我靜聽了一忽，幾乎忍不住要大笑，便掉轉頭去，留心室內的佈置。

室內滿堆着書，大大小小，日文的，英文的，法文的，紅黃藍白黑各色各樣都有。我順手抽出兩三本：「高級統帥學」、「戰略論」、「包圍與突破研究」又翻開一本封面很新擺在桌上的「解救歐羅巴的夏龍之戰。」旁邊還有幾冊像是做參考用的，則因全是日文，看不懂了。

「這人好有功！」我正暗自讚歎，便猛地聽見霹靂一聲，連忙回過頭去。」

「對不住，先生，一千次請原諒。」這聲音好大。原來那短小精幹的東方人已站在我面前，混身穿得齊齊整整黃綠色的呢

制服，鮮紅領章，光頭，兩頰朱潤，精神非常飽滿。他還沒等我回答，便又是霹靂似地一連串：「累你久候了，我就是青田太郎少佐，請先生賜教。」隨即一鞠躬下去，足足有九十度。

我大為惶恐，連忙回禮，彼此鞠躬不已。

「先生，請坐。」青田少佐肅然地把我安置在沙發上，便挺直腰背和我迎面而坐，很謙遜地微笑着，候我發言詢問。

我掏出鉛筆，日記簿，沉吟一下，開始問：

「少佐此次光臨敝國，沿途辛苦，請問有何感想？」我就能力所及，力圖東方化。

「啊，貴國真是壯麗極了，今晨已遊過凱旋門，昨午拜謁拿破崙大帝墓，登愛非爾鐵塔，作魯佛爾美術館之巡禮，明天還準備到凡爾賽去。真是英雄與藝術的大都喲！能夠瞻望榮華，不深榮幸！」又是微微地一鞠躬，重新恢復那正襟危坐的姿態。

「少佐此次出席「國際軍人座談會」，總有許多雄論高見發表，未悉能否預告一二？」

「啊，淺薄得很，所準備的大致是：『他摸起鬍子來了，目光一閃：』我以為東西思想文化，總有不同之處，譬喻貴西方人目前所高唱的，是機械物質萬能，什麼新兵器，立體戰爭，戰時資源的調拼囉，固然都是根據物理的原則，但根據我們——敵

國人的主張看來，精神力却仍是主動的要素啊！沒有堅固的精神——「毅力」做基礎，全般的戰爭總是難以推動得敏捷的啊，鄙人此次出席國際軍人座談會所預備發表的管見，大致便是根據此原則而來的。」

「這樣看來，少佐到很有像唯心論者。」

「也不！」青田做出雄辯家的姿態來。「我們總還是唯物論者，不過我們對於精神，也有相當的注重罷了。世界人士誰不曉得呢，日本大和精神的沈雄哀烈，是匹敵古今的！武士道殉節的悲壯，如櫻花之吹散於吉野，是多麼令人感慨的呢？旅順港之閉塞，二〇三高地的突擊，軍神乃木大將，肉彈三勇士，這又豈不都是卓越豪傑的精神力所造成的麼？不客氣地說，我以為這種精神力在你們西方，是自從羅馬人以後便沒沒無聞了啊！」

「That's! 少佐真是很會雄談的。」

「沒有什麼，淺薄得很。」少佐一度興奮後，又恢復那正襟危笑的謙遜態度。

我感到乏意，從衣袋裏掏出紙煙來。

「啊，對不住得很，沒有預備，因鄙人是不吸煙的。」

「貴國軍人都不吸煙麼？」

「武士道軍人都是以刻苦無嗜好為私德的。進一步說，敵

國有幾位大將，還終身不近女色呢。」

「少佐也是這樣的麼？」

沉默，又是九十度的鞠躬。

我有些駭然了，默想此人日常的生活，真是多麼地枯燥乏味，又不便插些評判的話，正苦詞窮之際，靈機一動，便掉轉談鋒：

「少佐對於中國人的意見如何？」

「中國人麼？這問題實在太大了，非專門的『支那通』不能答覆的，大體看來，他們總不免太誇大，懶惰了些，而且都不願負責任。但他們也出了不少天才，如孫中山，蔣介石之流，都是天份不低的，不過太缺乏研究罷了。不虛心，驕傲浮動，事情終歸要弄糟的。」

「中國軍隊呢？關於這問題，少佐定必很有研究的。」

「關於這一點，我確下過一番觀察的苦工。大體說來，他們確已進步多了。尤其是步兵，其行軍力和忍耐力是很優秀的。」

談話的時間已將近半小時了，青田少佐還是很嚴肅認真地危坐着。

「蒙少佐賜談，非常感謝，下次再叨擾吧。」我站起來，深深地一鞠躬。

「再多坐一忽吧。」少佐也用了九十度的姿勢。

「謝謝，時間已經許久了。」我再鞠躬。

青田少佐一面送客，一面連連鞠躬不已：「有功夫請來啊，招待很不週的。」彼此牽扯到門口，面對面，又是深深地一躬，我便如蒙大赦地逃進電梯裏，吐出一口悶氣。

「做新聞記者真不容易啊！」在「E.B.」裏，我自己想勞着自己，便想另找個人來換換空氣。

「傑克生少校，住亞美利加飯店，八十八號。」

「到亞美利加飯店去！」我嚷着。

在奢侈的客廳裏，面對面，和傑克生少校接觸了。

年齡約三十許，高大身材，體育家的風度，活潑，興高彩烈，有敏捷的目光和清潔的牙齒的，便是這位「世界漫遊家」式的傑克生少校。

「『坐吧，紙烟，鑲泉水，自己請便。』我申明來歷後，他很自然地指點了一下，便側轉身回過頭去，用帶着鼻音的英語：

「桃樂賽，請稍待，有一位記者先生來了呢。」

寢室裏有很愛嬌的聲音，「是了親愛的。」

「Well。」傑克生少校旋轉過上身來，很和藹地一笑，便：「我能幫助你些什麼呢？(What can I do For You?) (以下用法語)我很高興答覆一切問題。」

「少校很喜歡巴黎吧？」

「嚇，已幾天沒睡覺了。這裏那裏，「紅磨坊」Folies Bergère。」

「歌劇院，私人的跳舞會。我告訴你（做了個鬼臉輕輕地）我夫人是百玩不厭的。」

彼此都笑了。

十五分鐘後，我所要求於他的大致已滿足了，便又是那清麗愛嬌的聲音敲門：

「親愛的，我可以進來了麼？」

一位白衣的身長玉立的少婦人進來了；好萊塢風，睫毛掛得長長的。

「這就是密昔司傑克生，這位是……」

「布亞松先生。」我自行補充了。

「好。」我現在要陪我夫人到「小歐羅巴」去了（做了個鬼臉，）布亞松先生，謝謝你的訪問。

「再見，馬丹，再見，少校。」

傑克生少校舉手一揮，便嚷着 So Long。密昔司傑克生却莊重地用法語說：『Adieu, Monsieur.（先生再會）』

我又在街上，夏之黃昏，從 Boulevard 到 Boulevard，好容易，羅馬飯店到了，三十五，六，七號，敲門。

「陸宗揚少校在家麼？」

無應聲，抓住了一個侍役：

「陸宗揚少校應到郵間去了。今早有一羣中國使館人員來訪過他的。明天纔回來呢。」

「三十八號的尼基地少校呢？」

「跟兩位馬丹一齊出去了。」

（待續）

北 強 月 刊

第一卷 第三期 要目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出版

短評

一 統制教育（史國雅）

二 怎樣開發新疆？（銳之）

中國經濟外交論……………孫中陽

意奧匈三國的結合……………孟公

▲我國棉紗出口的情況

歐洲最近形勢概觀（續）……………一屋

列強空軍勢力……………乙木

▲兩種發明

今日之俄國……………周志遠

東北兩大富源概要（農業，礦產）……………杜又陵

▲日本商陸相荒木貞夫的話

中國新考試制度……………一屋

滿清時代中國地方官制……………王秉文

莊子天下篇箋證……………高亨

中國古籍辨偽法……………崔垂言

▲鴉片及牛乳消化所費之時間

▲鴉片毒藥的剝法

論「同性不婚」……………候封祥

文藝

一個僑商的死……………小訥

詩二首……………太戈

一生……………編者

二 歌女……………編者

一個理髮匠底自傳（三）……………編者

編輯後記……………編者

定價：每册大洋二角

社址：北平西城興盛胡同四號

倅

虜

丁蔚南

槍聲是在圍住我們響了。

靜悄悄的農村，閃爍着鬼火也似的星星，靜靜地點着天空中的藍布上，像千萬隻的眼睛一樣，俯瞰着這失了和平的溫馴底農村。

沒有流雲在天空中行走，眉一樣的月兒，溫和地放着輕柔的銀般的光輝，雖然沒有正圓時那樣有力，那樣美麗，那樣光明的銀般的光輝，灑在樹的枝頭，屋的頂上，原野的懷中，田疇的心裏，清涼的初夏的夜風，吹蕩蛙聲的嘈雜，像鳴起了悲壯的戰鼓。

雖然是自然裏的恬靜，像那些槍聲是爲恬靜而叢生，牠像耐不了這可怕的死一樣，的沉寂，在咆哮着，在迸發這有力的，雄壯的而又帶來了和平的，使人民安居樂業的，慰撫也似的戰鬥底呼聲！

山漸漸震蕩起來了，宇宙已在動搖，山岳也似崩倒，像猛虎

的咆哮，也像獅子的吼叫。在這恬靜的自然裏，已失去了那懦弱
的病態的溫馴。

轟轟……

隆隆的響聲，是老早打破了這溫柔的農村的夢境，瓦屋已在顛顛地抖了。坐在倉子裏面的人們惶惶地是在期待着和平底來到！

二

我們都是些難難般的人們了。被困在這殘缺的，荒蕪的農村一隅，眼巴巴地盼望着解救的來臨。爲了不願意把很好的良心，冥明其妙地的轉變過來，去執着刀去殘殺那無辜無罪的和善的農民。況且我不是一樣的和他同類的嗎？在同一的村子裏面，都是這農村的組成份子，我們又能夠那般禽獸地不眨眼的瘋狂地殺人更無情地幸災樂禍的去焚燬他人的房屋——自己同胞很辛苦地建築起來的房屋。本來我們這些倅虜，並不是甚麼萬惡的資本案，壓榨善良的農民的專橫劣紳，而是素

樣的農村底安分的人們呵，祇不過稍稍讀過幾句書而已。難道所謂知識階級就都要被在殺之列的嗎？在這樣的條件之下，那祇有去怪父母的不好了，爲甚麼要教我們這些短命的書呢？

徒自抱怨是沒有甚麼用的了。鐵一般的事實是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都不是被網在這裏的了嗎？我們都是俘虜了呵！

一個很大的倉子裏是一個地主的倉子呵。盡是些和我們一樣的人們，怎麼的是這樣的多呵！

『捉得我來，真是天曉得！』一個靠在那邊壁上的中年的農人，一件破敗的衣裳，泥污沾滿了的腳，很抱怨的這樣詛咒似地的自言自語的說着。他是南村上的黃地主的長工，爲得是他們都跑掉了，家裏沒有黃姓的親信的人，因爲他是一個很忠厚老實的人，他就叫他照看一下屋子，偌大的一棟屋子裏面，在曩日是多麼的鬧哄哄呵，可是現在都捉得出鬼；他的胆子也大，他並不怕甚麼鬼，他也不怕甚麼匪，因爲他是一個一無所有的赤手空拳的呵，也就是那班人所謂爲典型的無產階級。他不但沒有財產，就是此刻他年紀半百，可是都沒有了一個兒子呵，所謂老婆他從不了解這是甚麼意味。眼看着別人家養兒子，討老婆，他祇有悄悄地歎歎氣。可是一個這樣的人兒，他也會被他們嘴裏說是解救他們的人，一全地被網在這兒——一個很寬大的倉

子裏。

是一個夜晚，黑森森的像鬼境一樣，一種偌大的屋子被圍了，搜索得沒有一個人兒，更沒有一點點稍好的東西，更不說上有金銀財寶了。祇有一個小房間裏面，靠牆圈的隔壁，他是被擒着了。就是這樣，他就做了這倉子裏的一個坐守者。不過帶了一些桎梏的東西！

他們的意思是這樣：捉得了他，黃姓的人們，也是會拿錢來贖的，因爲他被黃老關看的起，相信他。雖然是沒有捉得黃姓的人們那麼好，可是比沒有捉着什麼東西總更好吧。

沒有回答，在這一羣人的中間。

各人都在想着各人的心事：如何地能夠得脫這新發明的牢獄！

三

在這一羣俘虜的中間，的確的是有土豪劣紳在裏面，那個被人稱爲笑予先生的紳士，在縣城裡面是够出風頭的，不論那一任的老爺，都要拍上他的馬屁，爲得是他手下的劣紳徒弟們很多。記得不久從前的那一年，他叫老爺派警察到我隔壁的一家鄰居，叫做老狗的那人家裏，向他派一百塊錢的捐。老狗近兩

年來，由於勤儉辛苦的結果，的確的是稍有一點盈餘了，但不能算是怎樣的好。不過他爲人忠厚老實，而且吸夠苦，自己拚命的省下幾個錢，連飯都不肯吸飽的，那樣可憐的節省下來的。這次爲的和笑子紳士先生的走狗，他本地的紳士，向老狗借錢不就，於是惱羞成怒，因爲他是一個本地地方上堂皇的紳士，不借錢給他，他就是掃他的臉。所以他就跑上他的靠背山那裏去，弄他的手脚。這樣一來，老狗的家裏就坐滿了一堂的警察和官廳裏派來的人。鬧得不亦樂乎，要開『鞋腳錢』啦。老狗本來是個可憐而忠厚的農人，怎麼禁得住他們狐假虎威的恫嚇，就任其所需的給了。不消說那位紳士，他也是來的啦。不過說的很好聽，他是爲他排解而來，這次上頭派捐是很公平的，你家出一百塊錢是不算多了，而且是在裏面幫忙，不然的話，衙門裏是要開你兩百塊的。後來經我再三的說，才減了一半的這一類的話。弄得老狗莫明其妙，誠惶誠恐的謝着，拿了他的錢，扮了他的鬼，而他還蒙在鼓裏。

今天他是一樣的和我們全關在一個倉子裏了，可是真巧極，他們兩個子都在。我不禁好笑了起來。

本來這樣的環境，都是他們這班惡土豪惡劣紳，一手造成的。不但是提倡階級鬥爭的他們要殺他們，就是一個傍觀者的

我都要殺他呵！不是他們那樣的專橫，那樣的壓榨，不會造成時下這樣報復私仇，一任恣殺與焚燬的悲哀的環境的。

他們兩個子蜷在那邊角落裏，像兩隻小狗子，不敢看我們一眼，雖然我們都是被捕的人。

這裏光線也不十分充足，不過比夜的時候要亮點。倉門口上的板，是上的很高，祇留了一塊沒有上就，略略的有點光線透射進來，空氣是十分的窒息，各種的臭氣都有。時日是很久了，不過我們幾個是初來的。這裏沒有鐵窗的滋味，這裏盡是些硬而冰冷的石頭！

四

飯是沒有的吸的，這點有別於尋常的牢獄。不過當你餓得要死去了的時候，他又給一點點與你吸吸，總之他是不肯讓你那樣悄悄地餓死，然也不肯馬上給你砍頭或剜爲肉漿，或緩緩的剛剛的死。槍斃的辦法，他肯不肯來的，爲得是子彈缺乏不過的緣故。

這裏面所關住的人們，祇有三四個不認識的人外，其餘的都是這二三十里路圈子內的人了。朋友也有，親戚也有，總而言之都是認識的人。除了縣城內『四月八』的會內，有班子演戲

的話，那麼是可能的會集攏了這許多人，假若不是有什麼特殊的原因，那無論如何是不會這巧通通地碰個面，就像王坑裏的王伯伯，差不多是整年不會碰到他的面的，除了在那個會場上而外。還有桃塢裏的劉公公，和徐村上的趙叔叔，都是不常看見的。然而今天真幸運，老天賜下這樣的機會，二三十個人，統統的聚在一個倉子裏，而且還有那些綁住了手的繩子，個個都那樣生疏的面孔兒，要死般的樣子。

日子真難過，大家都說不出什麼話來，而且也沒有這樣輕易給你說話，你要曉得在倉子的外面，就有很多的監察的人；當我初被捉進來時，我就看見了那些很神氣的他們的驕子。來往往地，差不多有十幾個，在那裏踱來踱去。雖然我們都是楚囚，就生翅也無由飛出，可是那些自甘頹落的，來殘害自己一樣的同胞的被鳩毒了的走狗們，表示了這是他們的勝利。其實他們都認賊作父，甘心的自己殺自己，固然那般土豪劣紳們是在罪該萬死之列，然而像我們這批羔羊般的無辜的人們，都是要捉的嗎？究竟的你們都是土匪，連盜，你們那裏懂得「人道」的真諦，現刻的時候，是帝國主義者想瓜分着我們的時候，我們祇有全民族的武裝起來，以與周遭的仇敵拚命，我們那裏又用的着那階級的鬥爭呢？我不禁爲之淌下淚來。

誰個又敢隨隨便便的去談話呢？在他那比紅頭阿三的哭

喪棒還要厲害的槓子下，是不敢露一點聲息的。

五

大約是有四五天了吧，我們在這樣的霧圍當中，又何必去計較着夜與日呢？還不是一樣的輪在這兒——二三十個人擠着的一個倉子——革命（？）時代的牢獄呵！

沉沉的黑暗，罩住了大地上的的一切，在倉子門口上面，我看見了幾顆星星。

蚊子不時的釘着我，被細住了的手，是不能發生作用了，像豬一樣一任牠底宰割！

在難熬之中，陡地裏來了轟轟的巨響，倉子都震得在抖了。顯然的這是軍隊來了，在貧乏的土匪裏面，是沒有這巨聲的大砲的。我不禁心笑起來，我們得了解救了。

漸漸的更密起來了！

在這樣的情景之下，如果是另一個環境裏面，一定是會嚇的打抖的，但這轟隆的巨響，是帶來了我們的和平！

倉子外面寂無人聲，不像上刻那樣唧唧噥噥了。也許都去抵抗去了吧。

突然的失去了光明，我們都掉入黑的霧圍裏。吶啦的一聲，倉子的外面上了鎖了。

一九三四，七月廿日於上海。

逃

遁

夏一票

一個初冬的夜。

一家茅屋的簷下。

雪，飛着飛着，從白天一直到現在。

於是，道路上，曠野，都蓋上了一片暗白的裝飾。空氣更是十分酷冷。

風，呼呼地，怒吼着。牠好像在表示牠已經許久沒有找到犧牲品了。牠是那樣的飢餓，那樣的狂暴，牠想找着牠的俘虜。牠似乎不能够再安靜下去了。

於是樹木，屋子……一切都在爲牠而戰抖了。同時發出一陣陣的恐怖的哀叫。好像是哭訴着牠們的不幸的命運一樣。天空裏沒有星子，也沒有月的光。長久是黑沈沈的一片，好像一隻鍋，一隻深沈的鍋可怕地籠罩着這世界……

這時候對於正站在那一家屋簷下的老陳，他雖然還來回地在踱着步，可是實際上他的身子已經疲乏到極點了。因此好幾次他的眼睛緊閉了，而立刻捏在手裏面的槍一鬆，便落在地上，拍的一聲把他驚醒了。一方面又被一個恐怖的思想把他磨

難着，他怕敵人，他怕長官，他怕槍斃……這一切他是非防備不可的。但一個多月來的奔走，打仗，失眠……這一切他又是無論如何是不能夠支持的。頭上就好像壓着一塊石頭，昏沉沉地身上又因爲穿少了衣服的緣故，尤其在這種睡而又不敢睡的當兒，他特別地覺得冷。然而冷也是沒有辦法的。他時時刻刻地只想到敵人，長官，槍斃……而以這一切來提醒他自己，謹慎自己。一方面又與惡魔決鬥。

夜的怪眼永遠地張開着，而且注視着他。就好像要把他吞併似的。但他有時候雖然也感覺着害怕，隨後他又以另一種較強烈的想像來把自己鎮靜。可是這鎮靜畢竟戰勝不過寒冷的侵襲，和飢餓的嗚叫，理智與精神在這時候是完全失掉了牠的力量了。他不僅感覺到兩腳的酸痛，而且必須得有暫時的安息。但他知道在這時候對於所謂長官們，都已抱着他們在日裏從別人的懷抱中所奪來的別人的老婆正甜蜜地好夢正深了。突然一陣悲憤佔有了他，同時一種不平的責訴的怒火灌注了他的全身。他恍然明瞭到他所處的地位了。他並沒有得到自由，得

到生存，他好像是走入了另一條更黑暗的死路了。他顯然在回頭了，他看清楚了自己過去的一切了，——在被別人用着建築他們的幸福之塔——於是他悔恨，他歎息，他苦惱……

最後他停住了他的脚步了，他把身子靠在牆上，立刻又把眼睛緊閉，他戰抖了，他不能夠忍耐寒冷的侵襲了。他的牙齒在喀喀地打鬥，他的身子完全被雪花掩蓋了，時時刻刻地好像被冷水澆着一樣。他的血脈凝滯了，慢慢地他蹲下去了。他極力畏縮着，差不多想把自己塞做一個泥團。連臉也整個埋在自己的懷抱裏，他已經忘記了敵人，忘了長官，忘記了槍斃了。這一切不復給他的恐怖，他甚至不會想到這些上面去了。現在他只覺得他需要安息，所以他的靈魂終於被睡魔拖走了。

現在他醒來了。他是被一陣粗暴的叫喚聲驚醒的。立刻一種恐怖與畏怯的烈火的燃燒使他擺脫了睡魔，就好像着了魔似的，他跳起來了。

「你……你是誰呢？」他瞞準了槍問。好在指姆沒有把機簧扭動。

「我就是我。」一個人的聲音叫着。

「你不是老五嗎？」他似乎懂得這人的聲音，於是他固定地說。

「是。」果然是了。

好了，他纔放心了。同時狂喜地跑過去，馬上拉住了老五的手，手臂就是這麼幾搖。

「老五老五！」他叫。但他卻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叫。

「……你怎麼到這裏來了呢？」他又問。

老五正一手在拍着身上的雪。一面回答他說：「哼，你這傢伙，你這麼胆大，在哨上居然敢睡覺，看敵人和查哨的來了，你如何得了。」

然而，老陳並不去領會他這些話，他一手也按在老五的身上，替他拍雪花，拍得撲撲叫。

「你怎麼到這裏來了呢？……」

「我有一件事情來和你商量。」老五說着，卻又住了口。

「會雪花拍掉了，兩人於是挨近了牆依舊蹲着，像老陳先前那般蹲着。

「有什麼事情？」老陳小心着問。

「有——有什麼？」老五忽然靈機一轉，又改換了口氣。

「老陳！」——叫一句，就猛力捏了老陳一下，同時三下四下五下……老陳可就急了。「什麼？你幹什麼？」於是他問。身子只覺怪癢癢的，有些忍不住了。

「你穿了幾件衣服呢？」老五才能了手問着。

「只兩件單衣。」老陳突然苦惱地說。他并且告訴他，這兩件單衣還是檢得老百姓的。至于自己的，完全都賣掉了。賣掉了。老五很爲他歎氣。

而且不僅歎氣而已，同時站起來卜扣子，脫衣服——

「老陳！你穿！」聲音怪親切的。

「怎麼？」老陳吃驚地也半站起身子來了。

「你穿！」

「不行——」

「還講什麼客氣嗎？」

「這——怎麼能夠？」

「咳！不必講什麼客氣了，都是自己一家兄弟啊！」

在這樣彼此死拉又兼活拖之下，雖然老陳硬說不要，就是老五也非「硬給，實給，快給」不可。結果老陳是接受了，而且愈覺得老五是好人。

「你是好人……」所以這久又說了一個好人。現在他只

想到好人。身子已比先前暖和了許多，於是他歡喜得只知道笑。

「你從那裏來呢？」這問話又從他口裏吐出了。

「營部裏。」

「怎麼樣呢——他們不知道麼？」

「知道也不要緊，我又沒有什麼事。」

「啊——」

「告訴你：前方最近兩天內又打敗了仗啦，聽說被圍去了兩師人，十三師和第二十一師。但我們師長卻不肯公佈，事情很守秘密。不過我怎麼知道？你知道金狗這小鬼就是他告訴我的。」

「啊——真的嗎？」

「真的！」

「那怎麼辦呢？」老陳又站起來了他已經忘記了老五是

好人。

「有什麼辦法呢？」老五卻冷冷淡淡地說。身子依舊是蹲着，而且兩手捧着頭。眼睛注視着地上，地上只有一片白色的雪。「有什麼辦法呢？他好像獨自地又繼續着說：『我倒希望要這樣子好。』」

「老五——」老陳奇怪地插斷了老五的話叫。「你不應當這樣說。」

「爲什麼？」老五急忙抬起頭來問。

「因爲我們應該忠實我們的事業，主義！」老陳似乎說教式的回答着。

『專業主義』老五又重低下頭去沈吟着說。『請你不要這樣講，假如你是我的朋友的話。』他差不多氣憤憤地。

可是這一次老陳卻沒有作聲。他依然挺立在那里，好像想念什麼。或者是在想着應該要如何回答老五的話。

『你應當要曉得，』他顯然十分震怒地說。『老陳！你應當要曉得，你的生命和你的前途，是否果真會如你的所願——能夠踏到那自由與幸福的目的。而且你該睜眼看充滿在你眼前的黑暗。你自己簡直一點也不知道——你是如何一天天地在開始掘着你自己將必會埋葬你自己的坟墓……還說什麼忠心事業與主義啊……這句話我根本就不懂……雖然過去我也曾和你這樣朦朧朦朧的。但現在我卻覺悟了。而且像我這樣已經覺悟了的人，真不知凡幾。所以你仔細想一想看，怎麼十三師和二十一師會被圍去呢？我們為什麼會打敗仗呢？這都是有原因的呀……老陳！為什麼你又會穿着兩件單衣呢？你不是連晚飯也沒有吃嗎？』

『是的！』

『那末你現在就該明白了。』老五得意地說。他的全部的精力差不多完全集中在想說服老陳的方法上面。可不知他究竟為的是什麼。

『然而我始終不明白你這是什麼意思。』等過了一些沉默的時候，老陳才懶懶地說。

『什麼意思，你還不明白我這意思嗎？』老五睜眼望着他說。但在黑暗中他却看不清楚他的臉或者他的表情。

『不知道……』老陳苦惱地搖搖頭。

『啊！你真糊塗呀！』老五責備地說下去。『難道你完全不會體諒到你自己所處的地位嗎？……』

『不知道。』

『難道一年多來的苦痛和壓迫不會給予你很大的刺激嗎？』

『……』

『啊！告訴你，我的意思是：我，不，我，不，我，馬上就逃走，回去！』老五激動地也站起來了。

『回去！』

『唔是！』

『那怎麼能夠呢？』

『不能夠難道在這時候還有誰來阻止你嗎？他們都已經睡熟了呀！我曉得的。』老五說着就向老陳的身旁挨近了一點。他正經地依然望着他，現在他已看清楚了他的臉，那上面籠罩一個憂鬱的迷網，他必須把這迷網替他揭去。

『老陳！』他拍着他的肩膀說。『你該明白了吧！要曉得，當

土匪無論如何是一條死路。那末我們爲什麼有生路不走，要走死路呢？我們在家裏不是可以安靜地生活嗎？況且我們又不受任何人的管束，可以自由地行走，工作……够是多麼地快樂啊！當我每次回想到這些時，我都不禁傷心地哭了，我尤其掛念我的母親，她今年已經有了六十三歲了。現在可不知道死還活。假使有個長鏡的話，我真對不起她……」老五忽然想起了他的母親，他這樣說，他差不多要哭了。

「唉！真傷心啊！記得我被強迫來這裏的那一早上，我的母親簡直哭得死去活來，我又無法去安慰她，我自己當然也哭了。」老五一面繼續訴說着，一而真的哭起來了。

「老五！不要想到這些上面去吧？你應該想開點。管他千事萬事，還是我們的身體要緊。」老陳安勸着。可是在迷惘的意識中他也在找尋他的悲慘的往事。馬上他就想到了他的妻子，他的妻是這麼地漂亮，無論走一步路，笑一笑，還有臉，又那麼圓，又那麼白……呵，他完全沉湎在幻境裏面去了。

但這幻境立刻就給老五的語調打破了。他分明地聽見他在那叫：「老陳！」

「什麼？」

「回去吧！回去！」老五苦痛地便吐了一口濃厚的痰。同時

一隻手在揩眼淚。

「回去我又沒有錢，」老陳本能地說。

「沒有錢嗎？我有！」老五這才鼓起了勇氣，很得意地拍了拍他的口袋。口袋裏藏的就是錢。老陳知道老五是素不喜說慌

的，所以他深信了。

「這也好，回去就回去。」老陳剛一開口，突然又急忙把話題改換了一下。「可是這枝槍呢？」他望着老五，急切地等候他的辦法。

「槍！拿走可不好嗎？」

「這……」

「不要緊，有槍更加好。倘若碰到了他媽的壞人，就幹他媽。如果遇到了國軍，就送給他們。」老五很有把握地經驗地說。

「不錯！」老陳很高興地讚成了。他就愈覺得老五是好人，現在他只有感激。

馬上老五就上前去緊捏住了老陳的一隻手微笑着說。

「老陳！咱們回去！咱們不能夠在這裏來埋葬自己，朽腐自己……咱們既然有結實的拳頭，有大無畏的精神，有熱血，有勇氣，咱們何不打日本人去呢？這樣子是自殺自呀！」

剎那老陳好像得到了一點溫暖，而這溫暖是從老五的身上傳過去的。同時在他的眼前他似乎被揭去了一層薄膜，現在他看清楚了一切的而自了。於是他纔覺悟了。他明白了他所站立着的是自掘的坟墓，他必須離棄這坟墓，他不能夠在壓迫與苦痛的不幸下面來埋葬自己，朽腐自己……他必須要繼續活下去。

「好！走吧！」他說。

「走吧！」老五點一點頭，就拉着老陳向前走去了。

農村小景

曾今可

夕陽含羞地留戀於天邊，飛鳥也紛紛投林，時間是秋天底黃昏。細狗子左手荷着他底鋤頭，右手牽着他底耕牛，沿着山坡，在一條小路上走着，走回家去。細狗子一面走着，一面低聲地哼着在鄉間很流行的各種小調，每個曲子他只能唱出頭上的三四句，或者兩三句；所以他在路上片刻之間就把他所能哼的一些小調都哼完了。當他穿過山邊的小樹林，正在一步一步地由山坡走下去的時候，他遠遠地聽到他底妻子在大聲地喊：

「金生……回來吃飯啊……！」

他就知道家裡底飯已經預備好了，他又想起他底可愛的兒子活潑地在和村中底孩子們嬉戲的情形，他底臉上即刻浮着一層微笑。他望着自己村莊上底好些屋頂上飄着一縷一縷的炊煙，他踏着輕鬆的步子，微笑地走回家去，但他不過走了幾步，他就記起了昨天晚上他底妻子在床上對他說的話：

「後天又是趕集的日子，金生底爸，你要去趕集嗎？上次你趕集買回來的油，昨天就用完了，鹽也沒有了……！」

細狗子一面想着他妻子對他說的話，心裏計劃着明天拿

點什麼東西去趕集。他一面也覺得肚子有點餓了，又怕家裏在老等着他回去一同吃飯，他就想快點走回去。但他底耕牛太老了，不管他怎樣用力拉牠，牠總是一步一步慢慢地走，看見路旁的青草，牠就要停住腳去吃草，他明知牠是沒有吃飽，又累了一天，但他仍生氣地用力地打了牠幾鞭，牠也就走得快點。這時候，他是走在牠的後面了。

細狗子把牛拴在門前的小樹上，他回到家中，一進門剛把鋤頭放下，就聽見他底妻子在廚房裏發怒似的說：

「飯都等冷了！金生又吵着要先吃，不讓他先吃他就哭！那小鬼……！」

「只怪得老牛走不動，害得你們儘等。現在大家吃飯吧……！」細狗子說話總是那樣和氣。

於是，大家沈默着將飯吃過了。

金生，一個六七歲的小孩，因為日間玩得很疲倦，一放下飯碗，就倒在床上去睡了。

這一個夜晚，細狗子夫妻倆雖然並未正式吵嘴，但肚子裏

都有點悶氣，所以不像平常一樣夫妻倆有說有笑地，各自默默地爬上床去。細狗子因為耽心着明天拿什裏東西去趕集，睡到半夜便醒了，他一醒來就把他底妻子也搖醒了，她就嬌瞋地說：

「半夜三更，別人要睡覺，搗什麼鬼！」

「金生底媽！我有話問你，不是「搗什麼鬼」……」聲音是和平的。

「有什麼鬼話？」聲音也是和平的。

「明天我拿點什麼去趕集？」

「問你自己好了！」

「我同你商量……」

「……………」

她沒有回答他。她一翻身向床裏睡着。他輕輕地爬了起來，偷偷地跑到她那一頭去再睡下來，把她抱着。他說！

「你看明天帶點什麼去好？」

「昨天炕乾的魚，差不多有三斤，還有兩隻雞，够了。」

「夠了，要帶點什麼回來呢？」

「油鹽都沒有了，今天早上我不是對你說過嗎……啊！我還沒有對你說，今天王公館底賬房吳先生來催租，他說要你明天一定自己去見王老爺，租交清不交清倒不要緊，總得你自己

去一趟。你明天就去一趟吧！……」

「光去一趟倒便當，欠他的租穀怎麼說呢？」

「還欠他多少？」

「上月二十九交了五斗，初一又交了三斗七升，初三又交五斗二升，初十又交七斗三升，十三又交四斗三升半，一共交了二石五斗五升半；租是三石二斗，還欠六斗四升半……」

「你去對王老爺求求看，求他讓了這六斗多穀吧，明年收成好，再加倍還他。」

「就怕不行。吳先生又不肯幫忙說話。如果他不肯讓，我們租又還不出，明年就怕沒有田耕，這怎麼得了！」

「能讓掉五斗也好，明天去試試看。今年年成太壞了，王老爺是明白人，大概可以原諒我們。」

「唉！真是，能讓掉五斗也好。明天趕了集回來就去試試看吧。」

「……………」

「……………」

朝日的紅光從窗口和門縫裏射進房來，細狗子底妻子醒了，她就連忙地搖着她底酣睡的丈夫，想把他搖醒來。一面說：「金生底爸，天亮了，快起來去趕集。快起來……」

細狗子被他底妻搖了幾搖就醒了；他打了一個呵欠，伸了一個懶腰，才披衣起床。同往常趕集一樣，手提着由他底妻子預備好的竹籃子，細狗子走出家門，迎着晨曦，踏着朝露，沐着曉風去趕集。

「細狗嫂，你吃過了飯沒有？細狗子在家嗎？」

說這話的人，是一個四十餘歲的男子，尖臉，小眼睛，鼻子是紅的，鬼頭鬼腦地；在他底主人面前，是一條馴善的家狗，在窮人面前，他却像一隻猛虎——這便是王老爺底賬房。他姓吳，大家都稱他做「吳先生。」

「啊！吳先生，請坐。」細狗嫂連忙起身招呼，「細狗子早上趕集去了，去了半天，還沒有回來。」

「哦……」吳先生便在一張板櫬上坐下。

細狗嫂倒了一杯茶送給吳先生，說：

「請喝茶。」

「多謝細狗嫂！」他故意起身來接茶，趁便把她端着茶的手摸了一下。

她向後退了兩步。她底心有點跳。她靠在房門口站着，他底兩隻眼睛向地下注視着。

他在笑，這種笑是從內心發出來的。他底笑，笑得很從容，很

自然。他似乎是在進行着一種有計劃的工作，覺得這計劃好像馬上便有實現的可能，所以他就笑。

「細狗嫂，屢次跑來麻煩你，真是對不起！」

「只怪年成太壞，我們沒有力量還清租，累得吳先生常常跑來催，我們實在不過意。」

「我也是沒有辦法，替人家做事，不能躲懶。今天你們總可以把租交清吧，交清了省得我再來麻煩。」

「吳先生，真是對不起，又害你白跑一趟！我家裏連吃的油鹽都沒有了，米也完了，現在實在還不起，請吳先生做做好事，求求王老爺，等到明年，我們一定還清。」

「細狗嫂，不怕你不相信，如果不是我代你們求情，王老爺早要把你們耕的田交給別人耕。今天王老爺說，如果你們還不把欠租交清，就要叫細狗子同我一同去見王老爺。不然的話，你們的田耕不成，我底飯瓢子也要過河了！細狗子還不見回來，這怎麼辦呢？」

「總要請吳先生做做好事，我們後來一定重謝你的……」

「那里話！我和細狗子是好朋友，像自己兄弟一樣，只要幫得忙到，沒有不幫忙的。不過今天王老爺很生氣，如果我空手回去，恐怕不能交賬。細狗子這時候還回不來，天又快黑了……」

農 村 小 景

「吳先生就在這裏吃晚飯吧，我到廚房裏去，請你寬坐一下。」

「不，不，不要客氣。」

吳先生雖然說「不要客氣」，他却並不想就走。門外正在落着細雨，西北風「虎虎」地從門縫裏吹進來，吳先生雖然在夾袍子外面還罩了一件棉背心，但他口裡不住地叫着：

「冷啊！冷啊！」

細狗嫂嫂坐在灶門口生火，吳先生就走到灶邊來，口裏依舊在叫着：

「冷啊！冷啊！冬天還沒有到，就這洋冷……細狗嫂，你冷不冷？」

於是，吳先生底手伸到灶口上去取暖。細狗嫂嫂底身子，只得往後面移了一移，他就坐在剛才她坐的那地方。她沒有理他，她想走，但被他攔住了。她想叫喊，但一想到明年沒有田耕的危險，她底聲音便停止在喉間，喊不出來。他對她笑，她也只得陪着他笑。等他站起來想擁抱她的時候，她却得了機會從他底身邊溜走了。金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他站在廚房門口「哇！」的大哭起來。

已經是夜曉了。細狗子還沒有回來。細狗嫂嫂抑制着憤怒，

忍受着侮辱，把晚飯弄好。弄了三樣菜，一樣是豆腐，一樣是青菜，還有一樣是雞蛋湯。把菜飯給了吳先生，她就端了一大碗白飯，抱着金生到房裏去了。

吳先生從容地用着晚餐。他一面這樣想：

「細狗子這時候還不見回來，一定出了毛病。他這時候還沒有回來，今天晚上大概是不能回來的了。哈哈……」

於是，吳先生獨自笑着。

細狗嫂嫂帶着金生吃完飯，招呼金生上床去睡了，她自己也在床上躺着。她因為怕吳先生再對她動手動腳，所以她不敢出去。她剛合上眼皮想養息一下，忽然有一個人撲到她身上來，雙手把她抱着，吻着她底嘴唇，使她不能抵抗，也不能叫喊。

大約是三更時候，細狗嫂嫂獨自坐在板棧上哭泣，忽然她聽見敲門聲：

「砰！砰！開門，金生底媽，開門……」

這「砰！砰！」的敲門聲把吳先生也驚醒了，他看見細狗嫂嫂一面流着淚，一面急忙地跑去開門，他就一個翻身爬下床來，手裏提着一條小板凳，跟在她底背後。

細狗嫂嫂把門打開了，細狗子背着一個大麻袋進來；吳先生就從暗處大聲喊：

農 村 小 景

「細狗子！你做賊！捉賊！」
「一審板樣跟着這喊聲落在細狗子身上。細狗子「做賊心虛」聽到這喊聲已經嚇得把麻袋丟下，再被板樣重重地打了一下，他即回轉身向門外狂奔。吳先生也跟着追出門外，口裏連喊着：

「捉賊！捉賊！」

吳先生看着細狗子走遠了，他沒有再追上去，他也沒有再回到細狗子家裡。他就離開了那地方。他怕他自己等天明了會給別人看見，怕被人把他綁起來打。

細狗子躲在村後的一條小溪邊的樹林裏。看看天色將要破曉，又沒有人來追，他就偷偷地走回家去。一到他家底門口，他就看見他底妻子坐在門檻上流淚；他走過去輕聲問她：

「沒有人在裏面了吧？」

「……」她只搖了兩下頭。

細狗子急忙把他底妻子扯起來，又急忙地把門關上。他們夫妻倆又急忙地把麻布袋移到房裏去。袋裏是裝滿了一袋穀。細狗子喝了一口冷茶，坐在床沿上，望了一眼睡熟了的金

生。

「剛才的那個人，那是什麼人？」
細狗子這樣問他底妻，一副尖臉一雙小眼，睜一個紅鼻子，在他底腦海中閃了一閃。

「誰知道……恐怕是強盜吧……」

她這樣回答她底丈夫。她底話還沒有說完，她底頭便低下去了。這一回答，她是費了幾十分鐘的斟酌，然後才決定的。雖然她知道這樣回答是不很妥當。

他雖然懷疑「盜強」，怎麼會知道他底名字，但他不想再問她。他心裏已經明白那個人是誰。那個人底聲音他底聽覺告訴他並不陌生。

半個月以後，在農村間流傳着一種新聞：
「王公館底賬房吳先生被人暗殺了！」

文 化 批 判

七 月 號 目 次

| | |
|--------------------|-----|
| 德國政變之剖析與展望 | 章元瑛 |
| 日本貿易管理論 | 謝雪孫 |
| 蘇俄加入國聯問題之檢討 | 謝陶白 |
| 從德意會商推測歐洲政局之危機與前途 | 王南屏 |
| 日俄戰爭之前途 | 王南屏 |
| 歷史研究 | 丁迪蒙 |
| 從考古學上見到的氏族社會 | 劉興唐 |
| 由社會學之見地剖解太平天國的農民革命 | 劉興唐 |
| 教育問題 | 劉石臣 |
| 教育觀對下之孔子 | 劉石臣 |
| 婦女與青年 | 劉海鳴 |
| 青年問題與革命 | 劉海鳴 |
| 文藝理論 | 何行之 |
| 藝術科學方法論 | 何行之 |
| 阿菊的青春(小說) | 楊帆 |
| 她的鄉土(小說) | 楊帆 |
| 放歌(詩) | 楊帆 |
| 黃浦江頭送別(詩) | 楊帆 |
| 浮世論(散文) | 秦白帆 |
| 迷惘(散文) | 張衛 |

編者

社址 北平前單西口三號
總代 銷處 現代書局
分店 分售 定價 每冊大洋一角五分

牧羊女

吳廣略

夏。

南國的夜——

天空是墨黑的，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天空正像一把漆黑的傘。在漆黑的傘下，看不見那龐大的山崗，看不見那蔥蘢的樹林，看不見那無垠的原野……眼前只是那麼朦朧朦朧的一團黑漆。

人們坐在草坪上。一個，兩個，三個……那股鬱悶的，從地面散發的灼熱氣流，波蕩着人們的皮膚，豆大的汗珠又從那紫黑色的皮膚像泉水一般湧出來。

人喘氣，太息，拼命搖扇……

「年年到了六月下旬都這麼熱，這麼熱，熱得要人命呵，老天爺！」

「今年比往年熱啦！」

「真熱煞人……」

接着又是一陣深深的，悽悽的太息。
空間是靜悄悄。

人們緘默地兀自坐着。那種陰森的，冷寂的，有如荒涼古廟裡一般的氣息，瀰漫整個空間，令人感覺宛如置身於駭人的殭客一般。人們那經過一天太陽晒的，像木塑的關公頭一般的頭顱，顯仍是那樣靜穆地，默寂地呆立，那默默無言的，死寂的臉龐，正彷彿那默默無言的，死寂的漆黑空間。

沒點兒夜風徘徊于空間，相反的那灼熱的，鬱悶的氣息倒緊緊地向人抱圍，因之人們頻頻搖扇，拍拍拍，拍拍拍……自然囉，那種怨熱叫苦的悽愴歎息，又一串串的從嘴裡吐出來。

「阿爸，睡不着啦！」

「阿媽，睡不着啦！」

陡然這女孩子的嗓音出現於空間，那音調帶着悲憤，帶着一種苦痛的難言的焦急。人們聽了都不禁要發楞啦。雲圍裡立刻充滿着嚴冬的，像冰凍一般的緊張氣分，人身上的汗又如脫線的連珠一粒一粒滴下來。

「祥生，祥生嫂，那是秀妹喊的，你們倆去看啦！」

長脚嫂像老牛叫般說着。

「長脚嫂，謝謝你！我就去……」祥生嫂匆忙地丟下扇，走

向她家的路去，真湊巧啦，她剛起步，秀妹已經走到她面前，皺着苦臉，兩手抓着頭髮，那般可憐地抱怨着：

「睡不着，睡不着呵，媽媽。」她拉着祥生嫂的手，死要她引去見阿爸。她要求阿爸允許她運點睡，坐草坪上涼些時，可是她的話仍沒有說完，祥生又氣喘喘的說道：

「你要早起，床，懂嗎，你要早起牧羊去！」

「可是睡也睡不着啦。」

「你東思西想那睡不着呢，好好的睡便……」

「那般熱，那般熱怎好睡呢，阿爸？」她發抖地說，眼角上孕着淚滴了啦，「晒了一天太陽，身體像一盤火呵，床又是那麼灼熱……她的音調像一塊石頭沈下海底那般悄然壓下去。」

阿媽心動了。

阿爸心動了。

「你去睡吧，」祥生的聲音發啞地，「你明天要早起，你吃人家飯便得替人家牧羊，去啦，阿媽陪你，她會打扇你的，等會兒我也來，去啦，乖乖你聽爸爸的話……」

「去啦秀妹，媽同你去，媽打扇你。」

祥生嫂母女倆牽着手，向着黑暗中家的家，舉着那熱昏了的倦腿，像負重的老病驢一步一步地拐行去拐行去……

「艾喲！熱煞人啦！」

開了房門，一股熱氣猛向她倆衝來，像浸在熱水池那般的熱的難堪呢，她倆不禁異口同聲的咆哮，熱啦熱啦熱啦……

祥生嫂點亮那螢火似的豆油燈，她在燈光下預備敷好蓆子，解下那破舊蚊帳，打理秀妹睡去……「可是不一會兒那燈光招來了成堆成堆的蚊蟲啦，」真是見鬼，見鬼！她喃喃的說，連忙息滅燈光。

她們母女倆躺在床上。

她不絕地給秀妹搖扇，搖扇……

可是她却一串串地淌汗啦。

「熱煞人呵！」她低低地兀自太息個不休。

二

時間一分一秒地瀉過去。時候又是二更時分了。

「還熱嗎？」

「熱。」

祥生嫂聽到秀妹仍曬熱，一種無名的恨怒馬上湧上心頭，她心境有如此水了啦，她的臂已經搖發酸，累痛，不堪再疲勞，可是當她摩觸秀妹底汗膩的，火一般的身體，她的手又惻隱地向女兒搖扇了。

「爲什麼這樣熱呢；媽媽？」

「鬼得知牠這樣熱啦，往年熱，晚上却有風，可是今年連風的屁都沒有，真害人呵！」

「熱總是累死我們的啦，我們出門作工，而太陽老是火一般晒着，媽媽你也覺熱啦。」

「熱。」

可怕的沉默又籠罩她們母女倆的臉龐。她們緘默地在灼熱的氣流中，任毛孔兀兀自滴汗，身體這像陽光下行將溶解的冰塊呵。祥生嫂仍是機械地，疲累地向秀妹搖扇，那斷續的拍拍的搖扇聲，和譜着蚊子的嗡嗡喧囂聲，在雲圍裡雜奏，愈感覺炎夏之夜是那麼可駭而神秘呵。

「秀妹你睡着沒有呢？」

「沒有呵，媽媽你呢？」

「也沒有呵，誰睡着呢，這樣熱……」

空間又是靜悄的，像古廟裡。

祥生嫂母女倆躺在床上，左翻身，右翻身，像火車鐵軌般直睡，像勾蝦般彎睡，可是眼珠子老是那末呆張着呢，皮膚上仍是湧出油膩的汗，淋淋的湧個不絕，好熱的天氣呵！

「今晚要白等到天亮啦。」

「是呵。」

祥生嫂偶然觸着秀妹的手，那手就如熱水汀的鉛管，灼熱的。她楞住了啦。她想起女兒白天在牧場上，山坡是一片渺茫曠場，沒有一株樹遮蔭，太陽逕向她頭頂晒，那乾燥的地上散發熱浪向她圍襲，羊羣四散了，她又必須走去管束，弄得她喘氣，飢渴，汗流浹背……這樣小小年紀，便如此忍勞，吃苦，真罪過啦！

「總是爸爸……」

她兀自喘息着。李八爺爺要秀妹牧羊，她就誓死反對，她是牧過羊的，懂得牧羊的好歹。一個少女，臨當開花的季節，讓她丟到曠野，深山，火熱的太陽晒，寒風吹，苦雨淋……她將在荒涼的，枯燥的寂寞裡，消磨掉金色青春啦，好似一朵花在黑暗的地窖裡栽着，一個少女在空氣裡消瘦，憔悴，祥生嫂以爲這是彌天罪過啦。

「秀妹牧羊，吃用減輕些，很合算。」

可是丈夫却這樣說，滿口答應了李八爺爺。祥生嫂只好心

裡疼，發愁。

而今，秀妹臉蛋兒日益憔悴，瘦削，焦黑，愁悶，像一個小夜叉，像一個拾煤屑姑娘……

「總是 爸……」

她又是悽愴地歎息，歎息。兩顆晶瑩的淚珠已經湧現她的眼角上。

三

「命，總是命……」

她想。

她九歲便牧羊。九歲，年紀多麼少呀！可是她每天要從家裏趕十幾頭羊赴山坡，和成年人一樣的自食其力。每天，東方剛吐露些微霞，空間仍是濃黑，阿媽便走向她面前，搖動她的睡態，「醒啦，好起床了，牧羊去！」

「啥哈，再睡睡，讓我……」她伸着腰，吞吐地說。

「東家要罵啦，遲了，羊是吃不飽的，起啦。」

起了床，她粗粗的洗個臉，吃了半肚昨夜剩的冷飯，便皺臉苦眉地走往東家放羊出欄，趕着羊羣，一步一步在羊腸小道上走着。到山坡上，便銅像般站立，若是雨天，任雨淋；若是隆冬，任風

刮；若是炎夏，便任太陽晒，身體如黃梅時節的天空不斷地灑下汗滴。直到太陽已經轉西，羊吃得同孕婦一般的飽肚子，才趕着羊羣在暮色茫茫中拖着疲乏絕頂的兩腿，同跛子一般拐回家。吃了晚飯便又匆匆上床翻，那樣灶熱的床怎好關得着？於是喘喘地揮扇，滴汗，輾轉反側不休……正臘膝地翻去，可是阿媽的厭憎語調又嗡嗡的在耳旁响了啦！「醒醒啦，好起床了，牧羊去」如此的日子一天一天過去……

「真罪過啦！」

她詛咒雙親。她想起目前的厄運，想起她那麼瘦削，焦黃，枯槁，想起身體各處叢生疾病……這都是牧羊時日晒風吹的結果啦。

「假如不，嫁個好丈夫……」她發啞地細聲自語，「過過好日子，誰知……」噢！她臉頰上立刻又流着兩道晶亮的淚瀑布。

「我要把秀妹……」

秀妹早已經斬聲大作。

「秀妹，秀妹，」她們忐忑地問。

秀妹無回聲，她才又想着先前的話：

「我要把秀妹嫁個好人，享幸福。」想起這，她臉上又歇斯

透里地慘笑一陣。同時：

「祥生嫂的秀妹標緻啦。」

鄰舍的體話在她耳旁噲噲作響。

平時她確是留意秀妹的標緻問題，她寧肯吃苦，穿破，省積點錢給女兒縫新衣裳，或買絨與她結辮子，绣花鞋，打扮秀妹楚楚可人，有如一位小姐。以秀妹那團團的臉蛋，俊俏的眉，鼻子，以及那苗條身材，祥生嫂以為找個好女婿易啦，那種未來生活的金色憧憬，促她臉皮上不時浮現一朵朵笑花。她這麼自豪着：

「我苦了一世，女兒不要再苦啦。」

可是秀妹自從早起，失眠，太陽曬晒，風吹，雨淋……飽嘗了苦楚生涯，她變樣啦，臉孔黃，頰骨高起，像個癆病鬼，跑起路老是那樣慢吞吞母鵝一般蹣跚着。這樣子怎麼成呢？……

「命，總是命……」

她深沉地太息，彷彿一隻拉上屠場去的老母羊那般悲呼

着。她的眼睛紅腫淚珠有如暴雨……

想起秀妹的前途，她頻頻搖頭。

四

深夜。

萬籟俱靜。

霧圍裏徘徊着一點兒夜風。空氣已經涼快，清鮮。天上深淡着灰白棉花一般的行雲，雲叢裏隱現淡漠的月色星光。祥生躺在椅上，一覺醒來，發現四周早已無伴，連忙拖着椅，回家。

「你怎麼還不睡？」他問妻。

「我……我……」妻嗚咽着。

「是什麼鬼事呢？又是哭，哭……女人家動輒是哭啦。」

妻默然。

「究竟什麼啦？」

「我肚皮有點不舒服……」她撒謊，騙他。

「呸，你是小孩，嗎？還哭得成啦？」

丈夫冷笑。他兀自睡覺。妻的身體他素來漠不關心，即使妻病倒，他仍是不介意。這樣鑽石心腸的丈夫，妻的心多少疼痛呵！做他妻子的她，天天為家庭操勞，奔波，而丈夫待她仍與路人一樣冷淡，這經歷想起來她底心又如刀割樣痛。

「命，總是命……」

她幾乎是哭訴着。她那悲涼的音調闖進丈夫耳朵，丈夫立即用力鎚床板，高聲的罵道：

「操你的娘！還命命的嚷幹嗎？咱明早要種茄子，你不睡我

在東部前綫底某一個小山頭上

朱子仞

在東部前綫底某一個小山頭上。

早晨，太陽剛要預備着露出頭來。

風，有一點小風，微微地波動着漫地的野草。

平靜，平靜得連一個蟲子底聲音都聽不見。

這裏，誰也不相信就有兩個不同的民族會在這裏將要開

始了一個生死的抗鬥；這裏，誰也不相信會有一羣一個古老民

族底戰士，負着他們五千年文化的歷史，在準備着要用他們的

熱血，爲着自己的種族，來渲染這這坐平靜的山頭，去抵抗着侵

略者強暴的侵凌。

這羣灰色的動物，牠們能有獅子一般的威力，但牠們也能

有比巨象一般的沉着；牠們能有虎狼一般的凶勇，但牠們也能

有比綿羊一般的溫和。牠們永也不會想到去吃別人；可是，別人

也休想咬到牠們一口。

禿子——他們就是抱定的這種主意：說好的，咱們全都是

人，全都是奇兒們，幹嗎？誰也犯不着欺負誰！你沒得吃的，只要咱

們有，倒不論那個，有飯大家吃，要水硬的，那可不在乎，幹起來可

誰也不在乎誰！你瞧，講究的就是這個嗎？誰還沒有有一些人性？不講道理還成嗎？

班長，手裏托着機關槍柄，從槍墩子裏注視着山脚下；別的

弟兄們都靠在石壁上休息，早晨新鮮的空氣像是把他們給陶

醉了；禿子閉上了兩支眼，在過煙癮，兩股濃厚的煙子不斷地從

他鼻孔裏向下直冒着，混雜了之後，又重新地升上了他底頭頂

上，把他的禿頭也多少地減去了點光輝。

「大哥！禿子他和班長就不另，高興的時候就稱呼一聲

「大哥」，待會兒許又叫他「老弟」，這倒也不是禿子以老賣

老，要在班長面前要這份骨頭，他總還是那意思——不論「你

說也怪，中國人一出娘胎就會怕洋鬼子，我禿子就不相服那一

套，鬼子摸起來更帶勁！其實，也不用說：那天晚上開拔的時候，心

裏可真不太平，想起頭年在東交民巷，看見洋鬼子穿着雙大厚

皮鞋，挺着胸脯，背着兩支大眼，滿臉放着紅光的那份勁兒，可真

摸不着他們是什麼譜呢？歸根，你猜怎麼着，其實滿都是些「虎

牌」，「打起來就嘩喇，嘩喇地滿不是那會事，還是那句話：我禿子

就不相服那一套，別瞧咱們底胳膊就只這麼一點粗，要憑打，如果不是飛機那為龜殼子在滿天竟擾亂，下牠娘底為龜蛋，那咱們早就把這羣小鬼子打他阿娘胎裏去了！你信不信我這句話？「大哥！禿子只要抽上了煙，摸摸禿腦袋，聽罷，沒個完，可能說着呢？」

「可不是嗎，就數飛機那玩意霸道了！媽的！一陣一陣地打，嘩喇下了我們多少的弟兄？」班長像追念着什麼回憶似的，默默地仰着天空，「你聽說曹操，曹操就到，又他媽噲噲上了！」這在他們，倒不新鮮，那一天不聽見發回子，反正上頭有東西隱避住了，不礙乎，禿子還是抽禿子的煙。

「等着罷，快來勁了！天只要一亮，飛機來回地一偵察，鬼子他們就又該作怪來了！」禿子這一回也聰明了，在前綫十多天的經驗，禿子對於這一點的聰明，似乎有些把握了。

「大哥，營長不是對咱們說過嗎？他們外國人不像咱們沒有飯吃才當兵的家裏沒準都剩個一萬八千的，那他們幹嗎要跑到這老遠來賣命呢？」禿子今天也懷疑了，他親手殺了好幾個日本兵，這在他自己的理由很簡單，因為日本兵想殺他，所以他就先下手了；但是，他却始終沒有明白，日本兵為什麼要想殺他呢？既然誰都是無仇無冤的營長說，他們是因為自己國家的

要求得活路，所以才派他們到中國來打戰的，那可也不對了，他們不是已經有吃有喝了嗎？還要找什麼活路不活路的呢？在沒有到前綫以前，禿子總以為：人們為死為活，就是為了這嘴；有吃有喝，人類就似乎沒有別的目的了。換句話說：就是人類除了為吃一口飯，是沒有值得再賣命的了；可是禿子今天却覺得事情到不像是那麼簡單；然而這一點的覺悟反而是把他弄得更糊塗了，他請教過許多的人，可是誰也不能給他解釋明白。眼下的事情就有這麼怪，連他們莊子裏的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就是昨天晚上天上落下了多少個星星都能推算得出的王狀元，也只有搖搖腦袋地納悶，王狀元總愛說這是氣數，可不是我們的禿子愛抬槓，他覺得就滿不是那會事，總還有些別的原故，雖然他嘴裏說不出來，心裏也想不起來那到底是怎麼會事。

「大哥，你說這是怎麼着？咱們這一回打戰比那一回都苦，可心裏老是很高興的，那怎麼會事？你說頭幾天好幾個晚上都沒睡着好覺不是？可他媽人越打越精神，拿起大刀宰起小鬼子「格沙，」「格沙，」的裏帶勁！」

抽完了一根煙，再說，禿子就有那份本事，說罷，沒個完！說完了還得抽，別的都好辦，禿子不抽煙可不成。

「禿子，上來！把煙頭滅了，」隊長機警地下着命令，眼睛放

着光，注視着約莫有三四百米達的山脚下有幾個黃色的動物在向他們蠕動。

東方明明地透出一點紅光，薄薄的一層霧還籠罩着他們的四週，一切還只能模糊地看出一些粗大的輪廓！但經驗却告訴了他，離他三百米達外的確已經有了八個以上的敵人在向他們這方面推進了；同時經驗又給了他以更大的鎮靜，他緊緊地握住了機關槍的機手，低聲地命：「他底伙伴。」

「準備！他媽的又來了！好幾條送命的黃狗……禿子！把大刀拿下來……！別忙放槍，就近好捉活的，再不然也得教他多躺下兩口子……！刀擱在肚子底下，別讓牠反光，可不是玩的……！小魏，手榴彈多預備上幾個，上上藥！」

禿子呢，他也不見得是害怕，可是心裏多少有點啣咕，並且心裏也有點恨：「王八蛋×的！剛接上防，兩根煙還沒抽上，又來了！」

照說：禿子這些時戰也見得多了，八個人，他還得乎嗎？可是自己的弟兄們就剩他們這幾個人了，守着這麼大一坐山，後面離着營本部又那麼遠，他總覺着有些靠不住。

「他媽的，真倒霉，眼睛怎麼直跳？」今天他總似乎不帶勁，想起了昨天吃飯的時候照了一會鏡子，看見自己底眼睛外面

像是有了一道黑圈；再看看禿腦袋，像是也沒有頭些日子那麼亮，如是他懊傷地摸了摸禿腦袋：「她媽的，準有事！」

真的：有六七年的光景了，禿子的腦袋可沒這麼暗淡過，劉半仙說他這是他投胎的時候給赤鬼星摸過的，主吉，後半世他就得靠這升官發財，「混蛋，準是東洋鬼子沖的倒霉！」禿子有些恨了，摸摸腦袋又說：「媽的，準有事！」

「幹媽的！管他那套。」我們的禿子可不在乎，就有那股幹勁。人少也幹，沒了傢伙使嘴咬也幹，只要死了心，說急了，你就是三頭六臂，我們的禿子也得給你幹說穿了，不就是個死嗎？要想用你的大砲，飛機把我們的禿子制伏了呀？乾脆，給你說罷，不用想！別瞧我們禿子平常，比誰都老實，不愛和別人伸胳膊動腿的，可就是這辦不到，還是那句話：撿起來可沒準誰不是誰的人呢？」

「班長行了吧？也就是二百米達了！」另一個伙伴的聲音：他托着機關槍子彈的帶子，準備着一個小的戰鬥底開始！

「噓——把頭低下一點！」又是嚴肅的命令聲音，雖然是那樣的細微；然而這幾個字却把他們每一個人底心都給緊張了起來。

暫時肅靜的空氣裏，幾乎連他們底呼吸都聽不見了，

敵人又爬進了五十米遠。

「行了！禿子，先給他一槍！」

「得！」禿子閉上了一支眼，歪了歪槍頭，手指頭一鉤，一股白煙子很快地散開了。

中間的一個躺下了，帶着血地滾下了山脚，旁邊的幾個也不會動了，也像是死了般地靜靜地伏在那兒。

「得！小子，又了了一個！」禿子得意地把槍口收了回來，徐徐地又把閉上的一支眼張了開，誰都說這是他底毛病，然而，這也就是他底本事，只要閉上了一支眼，別誰槍頭是歪的，沒錯，不用說一百五十米了。

「好了，禿子！你帶上兩三個手榴彈，從後面山溝裏爬到左邊那坐山頭，剛才給你說的話，你還記得嗎？照那兒扔，不管中不中，扔完了就回來，去快去快來！」

「得！」禿子走了。

「老趙！」

「有！」

「趕快回去報告連長，前面已經發現敵人前哨兵八名！」

「是！」老趙也走了。

在這坐重機關槍的週側，只剩下了他們五個人在維護着

牠。

敵人又開始蠕動了。

「班長！可以下手了吧？這麼近了，再讓他上兩步，他們的手榴彈就可以夠得上咱們了！」

「不要緊，不要緊，他們站在下風，扔不上來的。別說話，等着禿子的記號再說。」

「幾分鐘後那一羣黃色的動物，又爬動起他們的肢體，向着這坐山頭探進了，這時，忽然有一陣黑色的濃煙裹着些碎石子，在他們的上面爆炸開來，壓迫着他們又退後了幾十米，連着又有兩裸黑色的錘兒從左邊的山頭落下，在他們頭頂上爆炸開來。

轟炸的聲音，重又把四週的空氣鎮靜了片刻，之後，一個大的擾亂就隨着開始了。

他們這羣狡猾的灰色的敵人，把這羣黃色的動物，給誘導到左邊的山頭上去了，他們認錯了他們敵人的方向，他們的武器在對着一坐空的山頭不斷地還擊着，他們根本是沒有認清他們真正的敵人是誰？沒有認清他們真正的敵人在那兒？他們竟鼓着他們盲目的勇氣，向着他們的死路衝上了！

「突！突！……突突！……」這不幸的機關槍底吼聲，卻在

另一個山頭上很快地向他們不斷地放射出來，隨着這些吼聲，這羣不幸的黃色的動物就爲着他們主人的迷夢給犧牲了！

「哈哈！矮鬼子！別說你機靈，今天可也上當了。媽的個的，誰是誰？今天老子可解恨了！但是我們的班長却勝利的笑了，「再死也就足夠本了！」

一切又都平靜了下來，連呻吟的聲音也沒有；而在前綫的某一個角上，却多加上了幾片鮮艷的血影，和明晃的刀光在朝陽下點綴着沉靜的山頭。

「班長！那幾塊死貨得要搬開嗎？」

「不必了，你們還是注意前頭罷，待會，準得還有更多的矮鬼子到那坐山頭上去送死的，哼！別瞧他們鬼，今天要不治死他們的幾十口子，老子就不姓我這個張……」來一根，兄弟！真不錯，美麗的。」班長他自己先點着了，「唉！說起來，老百姓也真算對得起咱們當弟兄的了，憑什麼？他們要送一車一車底東西來給咱們來吃。來嗎？就憑咱們當弟兄這份兒，那一輩子能嚐得着這個？就說這頂鐵帽子吧，你瞧這槍眼，沒有牠，可沒準掛多少回彩了！要不是老百姓送給咱們這份，咱們還能買得起嗎？」

「可不是嗎？說起來也怪，老百姓那一次不怕打戰，從先老是這樣：還沒等到開火，就先都跑光了，想拉夫都拉不着；這一回

倒跑到咱們營裏來找事幹，要吃他們給吃的，要喝他們給喝的，要什麼有什麼，我是他媽的越看越邪異了！別瞧子彈直在他們頭頂上飛，他們倒比咱們吃過幾碗食底胆子還大，你說這是怎麼會事，我這個人就是心眼直，瞧不透。」優子老李也說話了。

「那可不是嗎，誰也想活了，誰也怕做亡國奴，說急了怎麼着，那就幹嗎！咱們吃國家的糧食，給老百姓賣命，活着是咱們剩下的，別說跟外國人幹了，您說對不對？班長我也念過幾個月書，前天那個學生給我的一張傳單，那真說得不錯，日本人這回可真沒安好心眼，他們非把中國人滅種了不結，好讓中國人的飯給他們吃，您想：咱們當弟兄的大光棍一個，沒兒子沒家的，倒沒有什麼，老百姓要他們滅種絕後那還成嗎？再說：咱們也有有家的，全都是中國人，也不能讓他媽好好地就死得一個也不剩呀！」

小魏，他倒是念過書的，心裏似乎是有些看得透，可是也許是他嘴笨了點，費了老大的牛勁，老是覺得自己說不清楚，要是有個比他多讀過幾天的給他說說這個呢。他可又覺得很明白，然而，等着點了點腦袋，哦，哦！兩聲之後呢？自己可又有點迷糊起來，這是怎麼會事呢？這個就是他自己也瞧不透了。不過，至少他相信這是不會錯的，他有爸爸，他爸爸又有他爸爸，爸爸老

百姓也照樣有他爸爸，他爸爸也照樣有他爸爸的爸爸。他們的這些爸爸都是中國人，所以他們也都是中國人；至於那穿黃衣服的爸爸呢？那可不知道是什麼變了的，也許是什麼妖精，也許是什麼怪物，反正是說吧：他們反正和中國人決不是一樣的人，所以他許我中國人活著，可是中國人倒也不是愛拿着別人吃飯的腦袋要着玩的；逼得沒注意的時候，那可就沒準，命是要的，孩子也是要的，娶想把中國人斬盡殺絕？那可不成，要幹就幹，中國人總還是中國人，三百年前，沒準就是一家子，算得來都是哥兒們，手拉着手，要幹一齊幹，白白地想把吃飯的傢伙送給我們外國人去使喚？那可辦不到！活反正是要活着的，要命倒也有的是，拚了！

「班長還是您說得對！他們不也是人嗎？幹宰一個狗本，宰兩個剩下的，別瞧中國人的命不值錢，可就有這般幹勁……咳！怎麼會事後面是誰……誰在那兒直呻？」

「呵……是禿子嗎？小魏！你去看看去！」

「可不是禿子嗎？」

他進來了，一滴一滴的血從他的腦門上像一滴一滴汗水般，向下流着——他掛彩了！還有腿上的兩個大口子，可把他困倒了，要不是小魏，他可沒準爬得進來；可是，一把沉重的步槍

——這是他們的第二個生命，却還緊緊地握他的手裏。

「回班長，派我左方任務已經完全！」鐵的紀律是他們生活上最高的精神，在傷痛中呻吟的他，還沒忘記他軍人的天職，和他們代表的民族底尊嚴，對他底長官行着最莊重的敬禮，禮正地報告着他所完成的使命。

「掛彩了嗎？禿子……不要緊吧？躺下休息下子吧……小魏，你來看看槍，讓我看個。」

「沒關係，大哥，您還是守着那機關槍去罷！那要緊。小魏，小魏，他不行！」

「我知道，我知道！小魏，你來……痛嗎？我給你洗洗罷……好傢伙，可不輕，手溜彈炸的嗎？禿子！」

「對了……喲！」

「痛得利害嗎？」

「不……還好，不要……禿子咬着牙說。」

「太緊了點嗎？」

「不，不是，緊……緊一點的好，我是說……說不怎麼痛，不要緊的……媽的，準知道有事！」他摸着自己的禿腦袋，想起來，

又恨：「大哥，又了了他們幾個！」

「一個也沒有剩下。」

「朋友你真是一個老手——有把握！」禿子也安慰地微笑了。

「不，還是得數你的功勞，要不是你把他們逗着往那坐山上跑，可就沒這容易了！」班長發着苦笑道：「他也覺得禿子今天有些特別，靠不住——腦門上的血一氣往下流，止不住，又勾不下人來，送他到後方去，他只好安慰着他說：『喝點水吧，好好地躺一會再說，……不痛吧？不要緊的，不要心慌。』」

「好吧！謝謝你，你還是守着那槍去罷！大哥！讓我一個人在這兒休息一會，」其實禿子那兒心慌，他比誰都穩着呢。掛個把彩算什麼？」

「禿子，你真夠朋友！」班長他覺得禿子太好了，他對不起禿子，他不應當派禿子幹這份差事，說實話，從先我們的班長可沒有哭過，這一回他却覺着有些心酸，他受了一種激動，像是要用眼淚來消滅牠，他哭了，他可真哭了！」

「大哥！你看你這算幹嗎？男子漢大丈夫的，」我們的禿子可有些惱怒了，他不要眼淚，他只要鐵和血，如是他緊緊地握了班長的手說：「大哥，我們可用不着這個，我們要幹，我們死也要幹！」

他給班長摸去了眼淚，又說：「大哥，咱們還在乎這個嗎？你平常多末地乾脆，瞧我禿子的，胳膊還有的是勁呢！他又使勁地握了握班長的手，微笑地說：『別笑，這算什麼？你看，咱們還有的是人，我禿子算了什麼大哥？你上去吧，別瀉了他們的勁，你比他們都老——有把握！』」

「禿子！你真夠朋友，中國人要全肯像咱們這樣齊心地幹，那早就成了……！」

「班長又來了，十好幾個！」小魏的聲音。

因着他的使命，他不能不放棄了他垂危的朋友！隊長又緊緊地握住了機關槍的機手，禿子也扎扎地爬起來了，民族的責任心，使他忘記了自身創傷的痛苦。

「禿子！我們幾個人夠了，你用不着來！」

但是，禿子並沒理會他們，他終於掙扎到了槍眼上了，他以為他現在用不着理會他們，他們只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他們前面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者的前哨。

嚴靜，一切又歸于嚴靜。

敵人又四百米，三百米，漸漸地逼近了他們。

「放禿子！」班長依然是嚴重地命令着。

「得！」他們只有命令，他們也只有紀律。

仍舊是老毛病——閉上一支眼，歪了歪槍口，手指頭一勾，白煙子一冒——「得沒錯，又了一個！」然而這一次可不是我們禿子說的了，他這一次可沒等到把閉上的一支眼張開，就又把另外的一支眼睛也閉上了！

一滴一滴赤熱的血從他還帶着微笑的嘴角裏流了下來，這鮮麗的熱血就帶出了他最後一口的呼吸。

我們的禿子——這一位無名的民族英雄，就這樣地在一幕偉大的民族戰爭的最前線上長眠了！

「轟……突突突……轟轟……這是古老民族偉大的反抗底聲，也就是我們底英雄偉大的光榮底葬儀！」

一九三四夏故都改作

民族文藝
舊游草

第六期
周樂山

是一個涼秋的夜晚，我和竹軒的漁興偶至，便雇了一隻小漁船，攜帶酒肉和烤餅，到南河釣魚。

竹軒因為店裏事忙，所以在九點多鐘才有空出來。我們便一同下船，因為偶然的興會，所以不用船家，我自己慢慢搖向南河口。約定船家十二點後仍到此地接船。

南河口，是指南河口外的海面，不是在河口裏，因為海灣裏的面積很廣，所以通常便以各河口名之。以示某河口外之海面。夜是這麼深沉，寂靜包圍了海面，祇有岸上的車馬的雜音聲，隱約的傳來。

舟子是緩緩的前進着，船和鐵櫓底，摩擦出伊呀的聲音。我和竹軒，靜默着看着岸山的燈火。

半點多鐘的工夫，我們認清南河口的紅燈，便停船了。把預備好的釣線，垂下水，我們靜靜的坐船邊上，一手垂着釣綫，一面喫着帶來的食物。

這時一彎新月，才從東方的雲霓中現出，展開淡淡的輕紗，水面上突然從黑碧色，變成金黃的水晶般的耀目的光輝，我倆的影子雙雙倒映在水中。

竹軒釣魚的技術，非常高妙，在兩點鐘之後，釣得五尾瑤牙和三隻鱸子。說來到也有趣，大凡釣魚多半是釣已剩在魚的肚裏或腮上，總然想逃脫而不得，但是鱸子則不然，祇是牠自己死，缺着不肯放鬆。釣者祇要往上急拉，則牠絕不自逃。如果中途略停，那牠便放棄餌逃了。所以線拉得愈快，而鱸缺的愈緊。這種自趨死亡的東西，其愚笨正如人類的進化，反促成速亡相同。

我祇釣了一點多鐘，便斜倚着船邊睡了。趕被竹軒喊醒，已是半夜了。身上覺着寒冷，再聽四岸，已渺無人聲了。

我仍然撐櫓慢慢的向着來處搖回。當我們的船走到三分之二的地方，從月光下我朦朧的看到岸上有兩個黑影，我急叫竹軒同看：「呀！怎麼半夜更深會有人在海濱的沙灘上踽踽呢？」我倆都這樣奇疑着。

我大胆的船划攏岸去，漸漸可以聽到談笑聲，是女人。是兩

個窈窕的女人。竹軒的眼睛特別的睜大了，向着岸上注射，以他那商人的銳利精練的眼睛，他看出那兩個女子像三星戲場的兩個女伶。

那岸上的女伶看到一隻船快到岸上，她倆都赤着腳走到水濱，向着船上，放出嬌媚的笑聲。在這深夜月下，遇着兩個賣笑的女伶，竹軒有些支持不住了，但總服從了我的勸說，才收回登岸玩她娘的一番的心，我把船划得不即不離的封着她們心急。竹軒口裏唱着十八摸的風騷小曲，做出猥邪的僞笑，慢慢退回登船的地方了。舟子接了船，我們提着魚籃，暢快的走回來。

二

白來兄逝世，忽忽又已幾年了；我和他的相識，是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因常往立達去訪景深之故，和他頗有幾次的暢談的。最叫我不能忘記的，是在某夜；在他房間裏吃晚飯，那夜初冬的月色正好，我們在賞玩着他所陳列的燭骸，他忽然將電燈熄了。要我們看關於燭骸的奇景，果然，燭骸的眼眶，鼻孔和口部上，都發出閃閃的燐光來！

我和景深都佩服他竟膽大，他的將燭骸放在枕邊！他說：這不是和女人陪着睡一樣的陶醉，舒適麼？

民 族 文 藝

他能吃四川特有的辣得不能進口的辣椒，我們都不敢嘗試，但他卻多量的吃着；或者這就是他的慢性自殺吧。

他死後之引起文壇上多人的痛悼，並非偶然的，他是多麼深刻，豁達，熱忱的人，真夠朋友。我和他相交為期不久，但他肯教我怎樣作詩，怎樣寫小說，又常常往吳淞去訪我，分別半載，就瀟然的長逝了，叫人怎不哀傷呵！

現在雖是在萬紫千紅的春天，而我恍如隨着深秋，想起白來兄案上擺着的一張撫着孤墳的照片，上面題着古人舊句：「秋墳鬼唱鮑家詩，」不覺肌慄了起來，大約距死也不遠了吧？

建 設 文 庫

列強在中國之經濟侵略

徐之圭著 定價二角

中國近代工業發展概論

顧仲華著 定價三角

我國發行內國公債史略

定價一角五分

帝國經濟侵略下之中國

楊先均著 定價三角

我國佃農經濟狀況

劉大約著 定價四角五分

上海白克路八十八號
太平洋書店出版

青年的苦悶

曾今可

一個二十世紀的青年，他不僅是要求個人的滿足，同時，他應當要求社會制度的改善，而使大衆獲得滿足的。就是說，一個二十世紀的青年不能以個人的成敗利害爲目的的。

我們不應該太把自己看得珍貴了。我們要獻身社會，如一塊煤炭投入火爐去一般，將自身燃燒起來，使人類溫暖；我們更應當如一支蠟燭一樣，點起自己的生命之火，在黑暗的環境中放出一點光明！我們萬萬不能做一隻二十世紀的花瓶，徒然成爲一件新時代的裝飾品！

雖然我們知道我們所負的使命，然而環境所給予我們的影響是怎樣呢？西諺有曰：『環境嗎？我造環境！』但是我們，我們的青年們，却缺少這勇氣！大家都只會喊着『環境不良！環境萬惡！』而不知創造環境，明明是他自己不努力而致失敗，牠却要歸罪於環境而呼着號：『我是一個不良環境之下的犧牲者！』試問：環境有知，能勿竊笑？我們可以拿歷史來考證：究竟是先有環境還是先有人類？假使我們認爲是先有人類而後有環境，那末我們就可以知道：環境是由人造成的，前人替我們造下的環

境不好，我們應該自行去創造一個較好的，至少亦須將牠加以改善。不然，不獨你自己要犧牲在這不良的環境之下，將來後你而生的人亦必繼你而犧牲！因爲我們是『東亞病夫』向來抱着只顧眼前，得過且過的宗旨，所以環境就由不良而更不良，轉至今，遂致積重難返。但是，我們不能將我們的祖先從棺材裏喚起來，質問他們在當時爲什麼不把環境改善；我們應當自己負起改造環境的責任來。雖然我們不必去追問我們的祖先，我們却不能如我們的祖先一樣糊塗，使後人來辱罵我們。

固然，無論什麼環境都是由當時的制度所造成，現在的一切制度雖然漸漸在傾向於注意多數人的利益方面，然而仍不過是保護少數人的利益的，在這樣的制度和環境之下，我們不要希望牠能使我們滿意。我們只希望牠能逐漸的去改善，在牠的本身未曾改善之前，我們除了促進其改善之外，實在不能其他的希望和要求。

然後我們可以知道，戀愛的不能自由，生活的不能安定，和教育的發展太緩，政治的束縛太嚴，都是在所難免的。我們雖然

忍受着這種種的苦悶，我們亦不能抱怨何人，更不能認為這便是我們永久的苦悶，而心灰意懶地沉沉下去。

我們須知這苦悶是沒有永久性的；我們如果要讓他存在，他當然不會自行消滅；同樣，我們如果要使他消滅，他自然亦不能永遠存在；並且，這苦悶已經臨到我們了，既無法可以避免，就只有起而奮鬥！我們抱着『死而後已』的決心，揀着那死不了

經 濟 旬 刊

第三卷第二十三期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版

江西特種物品運銷統計特輯

緒言

特種物品之意義

統計特種物品運銷之目的

統計

本省特種物品運銷省內及省外數量統計

本省各種物品運銷省內外全年總數

本省各種物品各月運銷省內外數量

本省各種物品由各來源運銷省內外全年數量

特載

國聯專家視察江西建議書提要(一)

經濟要聞

澈底整理本省田賦

上高夏布業衰落情形

發行者：江西省政府經濟委員會

定全年卅六冊國幣一元五角

郵費在內

零售每冊大洋伍分

民 族 文 藝

的方法去與之周旋，我相信，勝利終必是屬於我們的。我們戰勝之日不惟我們自身感受着快樂與光榮，並且為我們的子孫及子孫的子孫留下無窮的福。

消沉，頹廢，懦弱，觀望，這一切才是我們現在的要求！
勇，戰鬥，創造，這一切才是我們現在的要求！

中國財政問題

羅介夫著 定價二元三角

全書約三十餘萬言，首編、總編——敘述各國管理財政原則及財政膨脹與租稅政策之進步，並我國經費增加租稅現狀及財政窮乏之原因結果；二編、財政機關——詳論中央及地方財政最高機關及監督機關與會計預算金庫各項制度；三編、歲出入——論述我國中央與各省歲出入現況及其劃分；四編、各種租稅——列論田稅鹽煙酒印花蓋金各項租稅；五編、內外公債——詳述內外公債之起源及現況；六編、結論——有目前整理財政之急務與永久整理財政之計劃，並注重改造政治組織為根基，末更附以前清及民國各重要之整理計劃。

太平洋書店出版

上海白克路八十八號

復興土耳其的民族英雄凱末爾

閔玉如

一 凱末爾的時代環境

爲蒙古族的勃興，成吉思汗（*Jenghiz Khan*）武功的煊赫，東征西伐，而處居于中亞細亞的土耳其族遭際着非常的蹂躪，因爲缺少了對抗的實力，隨卽流散而乘其遊牧民族的慣性，從亞美尼亞西進深入了小亞細亞。幸而遇到了同族的塞爾柱人，就立下了土耳其帝國的根基。

計算自從鄂斯曼（*Osman*）建國，傳至蘇力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一共十世，這樣精明強悍的國君，以着他們的精銳的目光，過人的智慧，雖然祇有一世的短促的時間，而却造成了並世震驚的極盛的國家。

在十六世紀的中葉，以領土而言，大至誇歐亞非三洲；在軍事上，陸軍是所向有功的，而海軍實足以控制地中海和紅海；至於牠的地位，不單是弱小民族望風歸附，卽作爲整震全球的歐洲強國，亦爲牠所驚駭了。但是，時間過了十六世紀的中葉，土耳其的昔日的雄風壯志，漸次的消退了，最後，更是貧弱到俯首帖

耳，任人宰割的了。
這是什麼緣故呢？

這就是人種宗教的複雜，母后和宦官的亂政，特種步兵隊的跋扈，賄賂政治的盛行，蘇丹（*Sultan*）氣質的劣化，有這五種的極大的混亂在一個國度裏，土耳其那得不會走向衰弱的路上去呢？

就因爲這樣，于是在一八二一年的四月初，晴天一聲霹靂，屬於土耳其治下的希臘人爲不甘虐待而將革命的火花爆發於巴爾幹半島的南端摩利亞地方了。這是空前的大打擊！雖然土耳其以五千的勁旅努力作戰，但終竟是潰敗於三千希臘農民之手了。以後，希臘的勝利迅速真似疾風掃落葉。從此，土耳其帝國的聲威，受這嚴重挫折而減退了不小。

在一八三〇年二月二日，英法俄三國發表倫敦議定書（*Protocol of London*）廢除土耳其的宗主權，正式宣告希臘爲獨立君主國，而得英法俄的保障。

希臘已經脫離土耳其了。但是土耳其的不幸並不就是如

此結束的，英俄兩國就趁着這一個時期開始向土耳其提出非常的交涉，其原因是依據一八五二年二月土耳其皇敕令，拉了僧侶壓迫了希臘教徒的原故。

於是俄皇與英國的駐俄大使西摩 Sir Hamilton Seymour 很不諱地說出土耳其是已經處於垂死的狀態（...）The country itself seems to be falling to pieces..... we have in our hands a sick man-a very sick man..... 提議由英俄兩政府協商解決。以君士但丁堡等地方，作為俄國及美國的管轄地。俄國的最後通牒是在一八五三年五月五日提出的，戰爭的開始是起於在同年七月四日。雖然這一次的戰爭是屬於勝利的，但在巴黎會議中不過是博取了一個「保障其獨立與領土保全」的美名。至於國內的紊亂，列強的干涉，仍然沒有較以前減少。實在的，這樣多難的土耳其，應該到什麼時候才能脫離厄運呢，這空前的內亂與外患。

「我們是需要和平啊！」在善於掠奪的土耳其人民，到現在才發出這樣飢渴般的叫喊。

啊啊，這惡空的吶喊能得些什麼效果呢？巴爾幹的斯拉夫人的叛亂，塞爾維亞的挺進，又相繼在一八七五年夏季及一

八七六年五月間發生了。於是接着就是兩次的失敗，接着就以先帝所給予他們的領土，作為重禮而送於異國人。

在土耳其的歷史上，這是多麼恥辱的一頁！

從十三世紀末葉鄂斯基建國，到十六世紀中葉蘇力曼大帝時代，由小而大，由弱而強，由西亞而歐非，由部落而帝國，雄風泱泱，冠絕一世，臻於極盛的土耳其，而今是失去了當年的威風，遭受屢次的慘敗，危難達於極點。

凱末爾的時代，就是一個苛稅重徵民生凋敝的時代，是一個被列強壓迫於最高點的時代，是一個土耳其存亡絕續的時代。

呵！這是一個非常的時代！

假如一任其衰弱，則土耳其的沉淪，便是指顧間。但是，一個國家並不會就這樣無聲息的容易的走入滅亡之途的，在這時候，蓋世的大英雄乃得乘時崛起，施展他龍騰虎躍的乾坤一擲的好身手！

這是負着復興土耳其重任的民族大英雄凱末爾！

二 凱末爾的少年時代

在一八八〇年，巴爾幹半島東北部的薩羅尼加地方，正是

土耳其的專制魔王亞伯都哈雷德第二(Ahmed Hamid II)當國時代，新月國旗還在碧朗的空中獵獵地招展着，表示出土耳其的殘餘的聲勢。正是在這一年的五月裏的春天，土耳其的大英雄穆斯塔法·凱末爾(Mustafa Kemal Pasha)誕生了。

但是，不幸得很，當凱末爾誕生以後，在薩羅尼加作一個關稅官吏，每月收入不多的他的父親便離開了他的妻女和初生無知的凱末爾而長逝了。這一件不幸事的發生，便破壞了他的母親和姊姊。沒有恆產的一個家庭，祇有以關稅局的微薄的薪金來換取麵包給一家人充飢的，如今景再也找不到一個銅元的收入了，他的母親在思念到這一點時，總是咒詛着凱末爾，說他爲了要戕殺他的父親而誕生的！可憐的絕代英雄凱末爾，從小就被母親視爲不祥的小東西了。

凱末爾就在這樣的情形下面跟着日子的進展慢慢地長大起來。

他的母親要使他將來能夠承繼父業，作一個儉樸守份的人，像他父親一樣。於是經過了幾次的斟酌後，決意將凱末爾送去受回教徒的教育。

但是，爲一種特殊的性格所佔有着的凱末爾，是不願受這種機械式的教育；時常從學校裏溜跑出來，對着正在街上軒昂

地嚴肅地走着的土耳其軍官吐露着羨慕的神色。這樣他會忘記吃東西和睡眠。在他的小小的心靈中，爲了目睹這英爽的气概，而使他沸騰起滿腔的熱血。

「爲什麼還呆站在這裏！天晚了呵，孩子！」有幾個路人在蒼茫的暮色中見了凱末爾就這樣問着。

「因爲我歡喜看軍官們在這里走過。」他的回答就是這樣簡單的。

他幾次以許多玩偶排成了各種的形勢作兩軍交鋒時的情景，並且叫他的姊姊任擇一方來開始作戰，但是，姊姊是年紀大了，拒絕了他的要求。凱末爾爲了遭到這樣的拒絕，不知哭過了好幾回。

就因爲是這樣，凱末爾被送進了薩羅尼加的陸軍預備學校。

現在，凱末爾是得到了他所要進的學校和所要讀的書了。於是盡量的發揮着他的聰明的天資，努力於他自己所要學的學問。雖然祇有十四歲的孩子，而他的高超的思想實在足以壓倒了許多同年的孩子。學校中教師的愛他，那是當然的事了。

就從這時候起，教師是不喚他的本名穆斯塔法(Mustafa)，却稱他爲凱末爾(Kemal)——這是土耳其語，相當於

「正義」的意思。

這樣被誇獎着的凱末爾，在預備學校畢業以後，懷抱着遠大的願望便進了摩拿斯提的軍官學校；後來，又進了君士但丁堡的軍士大學。

以他這強壯的身體，受到了軍事的訓練，越加顯示着他的英俊與偉岸。在他的眉宇間，亦時常流露着果敢與堅毅的神色。

一方面在深求着軍事的知識，一方却在薰陶着自由的思想與革命的思想；在這一時期，凱末爾是潛滋暗長的時期。革命英雄凱末爾，就在這許多的歲月中使他認識了世界的形勢，土耳其的危殆，而以整個的興亡大任安放在自己的肩頭，準備以自己的隻手來挽救將沉淪的祖國！

實在，凱末爾的誕生，無異於土耳其帝國的救主的誕生。你看：二十二歲以後的凱末爾，是怎樣的發動世人的聽聞呢！

三 革命生涯的開始

壟斷着土耳其帝國一切權力的專主魔王哈密德第二，在這一時期他以最嚴厲的手段，僱用了大批的偵探來撲滅國內的自由思想分子。祇要是屬於土耳其帝國的人民，祇要是有一點風聲說他是感染着法蘭西革命思想的，他即會被處重刑

而致於死。

「爲自由思想所迷醉的人，他的身體自由是不能保障的！」

在每一次舉行各種集會時，哈密德第二就以這樣警惕的言詞在羣衆的前面高呼着。

土耳其帝國的空氣是蕭殺的緊張的！

「本書名爲母國 (Vatan)」因爲講述了西歐的政治，哈密德第二即下令把他焚燬，並且已加上了「梅濱君王」的罪名，將著作者放逐於英國的海濱。而將母國讀者們，都驅逐出土耳其的境地。

但是，這是天然的因果：凡物壓力愈重則牠的彈性也愈強，就因爲如此，在各軍事大學，以及軍醫學校等都醞釀着革命的高潮了。作爲未來的革命領袖的凱末爾，就是感染了母國的自由思想，而熱烈地反對着專制政治！

僅僅是二十二歲的凱末爾，已經畢業於軍事大學而隨即出任陸軍大尉的職務了。

以他的魁偉的體格，英俊的氣概作一個軍官實在是再也相配不過的了。又兼革命的火候已經熱烈地燃燒着他的心，於是，革命運動便極其厲害的活躍前進了。

凱末爾在君士但丁堡的參謀部供職的時候，他曾集合了許多爲熱血奔騰着的革命青年組織了一個自由黨。他自己日夜操心，以圖黨務的發展。幾次爲了黨的利益與計畫，忘記了他的飢餓，雖然人是孱弱得不堪了，而他的意志却未嘗稍衰。

「我們將以自由黨來救我們的祖國！」

對着他的同志，以這樣一句簡單而又蓄着無限熱誠的話語來勉勵着，並且以此警惕自己。

自由黨在秘密中的進展是無限地迅速的。

大英雄凱末爾的革命情緒也隨着加速率地邁進。

但是，凱末爾的秘密的行動却不幸被哈密德第二的偵探所發覺。於是凱末爾被審訊以後，就判處了三個月的監禁。

「這就可以灰頹我的心嗎？」

凱末爾的意志是這樣地堅決。

在監獄中。

他是以整個的日子在計劃着自由黨的將來。有一枝筆捏在他手裏的時候，他就會很迅速地，在紙上寫着一句他所要說的話語。

「被監禁的是我的身體，而我的思想是仍舊不受任何一些束縛的。」

三個月的時間過去了，凱末爾將軍遂脫離了囚徒的生活而被派赴達馬薩的騎兵隊去了。

「革命的力量有如高山上的大石頭，當其不動則已，若一引動，則必轉落至山脚爲止。」

這是我們中國的革命大領袖孫中山先生的名言。

誠然如此。絕代的大英雄凱末爾決不因爲受了這樣的挫折而灰心，更不因爲這一次的人獄與被放而喪失他的志氣於萬一。當他到了達馬薩的時候不久就有一個自由黨的支部誕生。

但是，作爲一個蓋世的英傑者，他必定具着像泉水一樣清澈的頭腦，像鷹鷂一樣銳利的目光，和像兔子一樣靈活的手腕。凱末爾將軍就是這樣深遠地發覺了在偏僻的敘利亞謀革命大事業的不濟，並且土耳其革命的序幕的掀起一定要在土屬的歐洲地方發動的；於是，他便偷偷地離開了他才去不久的達馬薩，而經過了亞力山大利亞，向薩羅尼加逃亡。

現在，他是來到了他的故鄉，和土耳其革命勢力的集中地薩羅尼加了。

在薩羅尼加四個月以後，凱末爾的活動又被哈密德第二的偵探所發覺。於是凱末爾又被放逐到亞克白去了。

啊！這是何等不幸的消息！

可是，在這樣不幸的時期中，竟能得到近於幸運的消息，這就是在去亞克白以後，就遇到君士坦丁堡的陸軍大臣卸職，有了更動人員的機會，於是，大英雄凱末爾再被調遣到薩羅尼加，任職於該地的第三軍團。

此後，凱末爾對於革命的活動的勢力就有了極大的發展。爲了要使革命勢力的充實，成熟的迅速，凱末爾是決意將自己所創立的自由黨歸併於少年土耳其黨（Yun g Turkey - Party）——稱統一進步委員會（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的大本營。現在，他們是已經從預備時期而邁演至於實行的時代了。

四 第一次的作戰

一個被壓迫國家的革命，同時有着對內與對外兩重關係。土耳其，當然也不能逃出這一個公式。

其時土耳其受英法俄等的侵凌壓迫已達極點。所以革命的運動是像流星一樣迅疾地前進着。經過了一個醞釀的時期而進入於成熟的地步了。於是在一九〇八年的七月裏，少年土耳其黨隨即高揚起革命的旗幟了。

而這一次所收到的效果是怎樣呢？

「恢復憲法！」

「放棄專制主義！」

這是他們的口號，但是，終於由口號而進入於實現的時期。

「由少年黨人秉政！」

這是個最有力的驚動了整個土耳其的叫喊！

而後來又怎樣呢？

後來：就在一九〇九年的四月，失意的魔王哈密德第二，隨即運用他的陰險到極度的手段，使叛徒驅逐少年黨人，實行其有力的反革命運動。

這是給予少年土耳其黨給予凱末爾一個空前的大打擊！當然，屬於正真的革命，是並不會因了這一點——僅僅是這一點——阻力而減遜牠的聲勢的。況且，凱末爾的革命是在萌芽的時期，這樣的阻力，實足以堅固他們的組織，奮發他們的革命的氣概，絕對不會動撼他們已經打定了的根基的。凱末爾以最堅毅的主張，陳述於同志的面前：

「以全力撲滅這殘餘的帝制氣氛！」

於是，凱末爾是身臨着第一次的戰爭了。

本亭，在孩提時代的凱末爾已經能以玩偶模做着兩軍交

戰的情形，從軍事學校畢業以後，久蓄着的驍馳沙場的心願終未得隨，而如今是開始與反革命作處女的戰爭了，這在凱末爾的心理是屬於何等歡欣的事呵！

凱末爾是微笑着在準備他的一切。

以駐紮於薩羅尼加地方的第三軍團——就是凱末爾任職在那裡的一團——來作有力的進擊。本來，凱末爾是隸屬於馬摩德·雪夫克特帕沙 (Mamoudi Shavket Pasha) 部下的，但這一次的作戰，完全是由於凱末爾的指揮。

在他的適當的指揮和調度，再加上每個革命青年的熱血和雄心，經過了不滿一個月的奮鬥和努力，把反革命的叛亂使全部削平了。極盛一時的專制魔王哈密德第二，宣告了他的命運的終結。

當五月裏的春天降臨着大地的時候，在羣衆的熱烈歡欣的掌聲中，新君即位，並把一切的政權完全移到少年黨人的首領安佛爾 (Eyver Bey) 的手中。

呵！蓋世的大英雄凱末爾，在這時候開始爲土耳其的羣衆所矚望的人了。

但是，他日統率土耳其國民軍的全軍統帥，這作算是聊以小試其鋒罷。

五 在歐戰時

然而，事情是有出於人的意料之外的。執掌着一切政權的少年土耳其黨的領袖安佛爾，與凱末爾是曾有過很大的衝突的。現在，凱末爾因爲意見不能融洽，意見的不被容納，而毅然卸去了政治上的一切職務，仍然做一個陸軍軍官。

此後的幾年，凱末爾是因了職務上的關係，任人東西的調遣了：

安佛爾驅逐他到里波黎，伊達得 (Izid, Pasha) 又召他回到薩羅尼加；雪夫克特轉調他到阿爾巴尼亞，到了意土戰爭的那一年，安佛爾又派遣他到里波黎去統率國民防禦軍；第一次巴爾幹戰爭時，又命他駐守達且尼爾海峽，就在這一個時候，他是以輕微的力量奪回了亞得里雅那堡；最後，他是又被送到索斐亞，去擔任着土國公使館的侍衛武官的職務；一直到一九一四年，就是當歐洲大戰開始，安佛爾與德政府締結密約的時候，這民族大英雄凱末爾才回到了君士坦丁堡來。

他雖然是過着這樣來回遷轉的多年的不安定的生活，但是，於軍事上，政治上所獲得的智識和經歷，實在會比什麼都豐富的。

空前的歐洲大戰的風雲是呈現着非常緊張的狀態了。盱衡時勢的凱末爾將軍是絕對的不主張參加這一次的戰爭，而捲入於這樣的漩渦中的。

「土耳其國家在這一時期期中祇有嚴守中立是最好的行動！」

凱末爾這樣宣佈着他的主義。

然而，這樣真摯的富於經驗的話語那能給予安佛爾一些信任呢？於是，凱末爾被命統率著十九軍團，即日開赴達旦尼爾去了。

達旦尼爾是個多麼吃緊的地方呵！英國的軍隊是傾其全力駐紮於此的；土耳其的軍隊雖然有德國軍隊的援助，却也不能有勝利的希望的。況且，安佛爾所以要命凱末爾防守達旦尼爾的緣故，是想借用英軍的手，來將這絕代的民族英雄凱末爾的性命結果的。

呵！作為少年土耳其黨的領袖安佛爾，原來是蘊藏着這樣一顆卑鄙的險惡的心！

但是，凱末爾是並不如安佛爾的預料那樣，非但不是那樣，而且是破推為加里波里半島中的土德聯軍總司令了。於是凱末爾統率着兩國的勇敢的將士，本着自己的努力，在安那福達

開始猛烈地襲擊着氣概軒昂，衣履整齊的英國軍隊。將士為日夜沉溺於炮火之下，而覺到了十分的倦怠，幾乎不能再作戰了，而凱末爾却始終未曾流露着一些疲憊的神色在他的面部。

「我的字典中是沒有「疲乏」這個字的！」

他嘗以這麼一句話來勗勉着兩國的將士。

並且，在最後一次衝鋒的時候，他是：

「努力準備着刺刀，殺開一條血路！」

這樣的吶喊着。

數千的英軍終於狼狽地潰敗了。

這一次的戰爭，是造成了加里波里戰役中的空前的紀錄。

尤其是大英雄凱末爾在軍事生活上的第一大成功！

達旦尼爾海峽的英軍是受着嚴重的打擊而潰敗了，於是凱末爾即被調遣到與俄國開戰的前線，統率着第十六師的軍隊。但是，為了奪取巴格達鐵路的計劃被人掣肘，他於是不顧奉命逕向阿勒頗而去。

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三十日，凱末爾作了一個很長的演說，送給安佛爾，他是以關懷着祖國存亡絕續的心，懇切地陳述在歐戰中的土耳其的利害。為了君士坦丁堡政府的腐敗，國家軍力財力的破產，決不能久於作戰的，並且一味奉承德國，結果

是會遭到亡國的慘痛的。凱末爾說：

「……因為我們這次是那樣的輕易地加入了大戰，已經使英國藉口實行他的侵略政策。倘若他的計畫是成功了，那我們便是滅亡；即使他的計畫是不成功，我們也祇落得做了德國的附屬……」

這開初的陳詞去了以後，如同石沉海底，沒有一些消息。等到一星期以後，凱末爾却被安佛爾派遣跟隨土耳其皇太子克龍（Crown）到德國遊歷去了。

呵呵！在不久的將來為祖國樹立着不可一世的動功偉蹟的民族大英雄凱末爾，是懷着孤軍難鳴的悲哀，跟隨着皇太子開始過他的無聊的生活。

正是凱末爾去國後的兩年的時間中，一個堂堂的土耳其帝國，是危殆到只賸得一些微弱的呼吸了。

一九一八年的秋天，紅樹滿鋪着德意志的原野的時候，凱末爾得到了安佛爾的電召，囑他迅速的趕赴巴勒斯丁前敵，指揮第四，第七，第八各路軍隊；但是，時間已經太晚了！當凱末爾正要出發到亞達拉的時候，就接到了君士坦丁堡發來的密電，說摩德洛司休戰條約（The Armistice of Mudros）已經訂立了。再待他回到君士坦丁堡的時候，呵呵！作為政府的要求人如安佛爾諸人都悄悄地溜跑了。

六 國民黨的誕生

捲入於大戰漩渦之中的土耳其，牠的結果是怎樣呢？

呵！因為是舉國與師連年苦戰，所以財用的匱乏，糧食的恐慌，人民生計的艱困，社會秩序的騷動達於極點。加以各處的要隘，以及鐵路等，都為英法意等協約國所佔領。假如現在打開土耳其的地圖來看，這許多地方是已經離開了土耳其的版圖了。如今，土耳其是如何的紊亂，閉弱與孤立啊！

為了措置的乖方，失去了民衆的信仰，並且沒有感受到進步的時代思潮的洗禮的緣故，少年土耳其黨終於宣告了死亡。在這一時期，民族英雄凱末爾是怎樣地在悲傷着祖國的淪于滅亡呵！於是，他是乘着自己的熱血，從艱難困苦中，集合了許多革命的青年，在民衆熱烈的期望與同情中，土耳其國民黨是誕生了。

凱末爾就成為土耳其國民黨的領袖。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土耳其國民黨就開第一次大會於埃爾倫；並且在小亞細亞，凱末爾以在軍事上的威望，將一部份尚未解除武裝的新兵舊卒，重新訓練，開始打起國民軍的旗號，作為此後重興土耳其的勁旅！

國民黨的崛起是復興土耳其的曙光！

看，此後國民黨的領袖凱末爾，領導着國民黨的同志，做出

一番轟轟烈烈震驚了整個世界的偉大的事業來。

一九一九年十月，國民黨同志接任君士坦丁堡政府內閣。

一九一九年十月，將國民政府遷至小亞細亞的中心安哥

拉。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八日，通過國民公約 (National Pa-

ctate)。

在這時候，土耳其已開始呈現着活躍的氣象。

七 希土戰爭的第一次

脫離土耳其其面獨立的希臘，因為國基漸固，勢力漸盛，而極力的鼓吹大希臘主義，蓄着野心，並以英國的幫助而佔領了土耳其的士麥那。這是一九一九年五月裏的事情。

得悉了這非常消息以後的凱末爾，是率領着國民軍起於東部小亞細亞了。

於是兩軍時常作着很小的接觸。

在一九二〇年的六月二十三日，凱末爾又統領着這訓練未久槍械不全的國民軍，與希臘的精悍的軍隊在離開士麥那

一百英里的阿克·喜薩與阿拉瑟耳之間作正式的戰爭了。

「殲滅希臘是我們國民軍的最大的任務！」

凱末爾是嘗以這樣激勵的言詞來壯這許多部下將士的

殺敵的氣概！

本着熱血與頭顱，凱末爾是督率着勇敢的士卒，在使人幾

乎要窒息的充滿着硫磺味的戰場上馳馳着。

槍彈從空氣裏迅速地滑過，牠的量是不能以數字統計。作為第一次正式出師的國民軍，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倒下了三分之一的數目。凱末爾忍着創痛，依舊奮力地指揮：

「前進！」

踏着砂難着的血蹟，衝進希臘的防線！

凱末爾雖是這樣用着他的全力吶喊，但是，兵士為死亡的增加失去了戰鬥的實力，而終被希臘軍所敗！凱末爾眼望着橫陳的屍體，殷紅的血蹟，再數點着手下的殘兵敗將，開始流下了他的英雄淚！

「呵！竟會失敗到這步田地！」

凱末爾嘆了一口深長的氣。

於是凱末爾是被驅出於烏沙克以外去了。於是土耳其的重鎮布魯撤跟着陷於希臘軍之手了，這是在七月九日下午二

點鐘的時候。

至於士麥那，則為希臘軍的南北兩根據地了。

希臘軍的氣焰的盛熾在如今是蓋漲到極度的了。趁着這樣的聲勢渡海而西，與在東色雷斯的凱末爾的軍隊又激戰了。兩軍在劇激的砲火之下整伏了整整地五晝夜，凱末爾的軍隊又遭到意外的慘敗，大將耶法·達亞 (Jalil Tayan) 被俘。

於是，作為土耳其的名城市魯撒亞得里亞那堡上，是有着希臘的國旗在熱風中很昂然地飄揚着了。

還不到一個月以後屬於土耳其的要地，都為希臘的軍隊所佔領。

復興土耳其的絕代大英雄，到這樣的地步，當然是痛苦到十二萬分，他遙望着在城堡上飄揚着的希臘的國旗，沉痛地說：

「一切都完了！」

但是，還有為我們所慶幸的原因在：就是作為國民軍根據地的小亞細亞東北部都沒有被希臘軍所搖動。

八 第二次的希土戰爭

在一九二〇年的冬天，一個非常的信息活躍着整個土耳其

其民衆的心。原來土耳其的國民軍的亞美尼亞方面的戰爭得

到了極大的勝利了。

這是多麼欣喜的消息啊！你看，在雙方訂約以後，失去的各州，仍歸入於土耳其的版圖了。

但是，雄心未死的希臘當局，爲了要鞏固士麥那的地方，爲了要使安哥拉國民政府的消滅，隨即揮兵西進，企圖深入小亞細亞，然而，現在的土耳其國民軍，是不能與前回相比擬的了。在一九二一年的一月，厄斯啓·瑟耳附近的戰爭希臘軍竟慘遭失敗。

哈哈！雄風日甚的土耳其國民軍！

在這時候，英國爲防護希臘的關係，於是會同法意日各國代表在倫敦集議和解希土的戰爭。但是，土耳其代表根據國民公約的精神，態度是異常強硬，終於無結果而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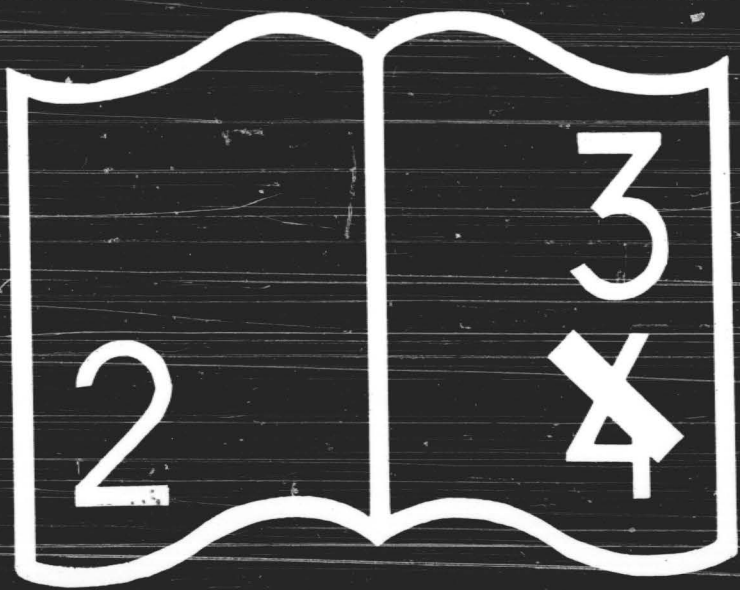
倫敦會議的破裂，是希臘當局的恥辱。

於是戰雲又迅速地湧起，此次希臘軍是傾其全刀向土耳其挺進了。

在七月間國民軍在小亞細亞失敗。

同月，阿飛溫·卡刺喜，薩庫達希亞，厄斯啓·瑟耳等相繼陷落。

現在土耳其的國民軍是退至距後隊七十五英里，距首都



编码错误

安哥拉僅四十英里的地方了。

這時，是土耳其存亡絕續的時候，是國民政府的生死關頭了。

土耳其的命運就在這時候告終了嗎？

不，這時候這位絕代的民族的大英雄凱末爾是沿着薩卡里阿河重新造起南北陣線而親臨指揮了。

「……若說我們的國家是亡了，亡在本來隸屬於我們土耳其的希臘之手，試想，這是何等恥辱的事情……我們都有父母、妻子、兄弟，你能忍心他們同作希臘的奴隸嗎？要得到國家的獨立，自己的生存，那麼唯有奮鬥的一途……同志們，殺吧！」

凱末爾的話剛才說完，全體的士兵就像瘋狂般的吶喊着：「殺為我們的民族與國家！」

這有力的吶喊震破了萬里的蒼穹。

希臘軍現在是以安哥拉為最後的目標，而先渡過薩卡里阿河的南面，包抄着國民軍的左翼。但是，凱末爾是用着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已全部將部隊改變，在距離安哥拉西南五十英里的地方造成東西戰線了。希臘軍隊是着實地撲了一個空。

但是，希臘軍並不因此而沮喪的，決用全力向國民軍進攻。而國民軍也盡力抵禦。

槍彈的橫飛，血肉的腥羶，士卒的吶喊，敗馬的悲號？就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凱末爾是指揮着，調度着，鏖戰了三星期的時間。而他是沒有一些倦怠的。

在凱末爾的這一次的指揮下，希臘軍是放棄了全部的陣線大敗而逃了。

「哈哈！希臘軍昔日的威風何在！」

眼望着希臘軍的敗走，凱末爾說出了這樣傲慢的話來！他的臉上流露勝利的微笑。

九 希臘軍的最後失敗

現在，希臘軍又向土耳其進擊了。這是一九二二年七月末的事情。為什麼希臘軍還能有這樣的雄心再與土耳其的國民軍作戰呢？

原來，因為在巴黎和會上希土兩國是仍然不能得到圓滿的結果。

於是，戰爭的序幕又展開。

大英雄凱末爾以最精銳的軍隊開赴到小亞細亞的前敵去備戰。

這次士氣的振作是從來所未曾有過的。在每個士兵的眉

字間燃燒着殺敵火燄，每一個心裏都在急切地期待着戰爭的到來，好一獻他們的身手。

凱末爾在軍中，常以警惕的言詞來向着許多的將士演說，並且，更以自己的經驗來告訴他們。他的態度是和藹的，為許多士兵所崇拜着的一個大領袖。

在這樣的情形下面，凱末爾在小亞細亞的前敵有一個月按兵未動。在八月二十五日的那天，忽然採取攻勢，凱末爾以全部的軍隊直向希臘的陣地進擊。

像潮水一樣的洶湧，
像電流一樣的敏捷，

並帶着萬分的神秘，于二十九日即奪得阿飛溫·卡刺喜薩的重要地點。

呵呵！祇僅僅是五日的功夫，凱末爾得到了這為阿那托力亞鐵路通往布魯撒及士麥那的分叉點阿飛溫·卡刺喜薩了。士兵為這樣的順利的進行而喜躍着，歌唱着，整個的軍營中為歡娛的氣氛所包孕着了。

「這里，可以隔斷兩路的希軍！」

凱末爾是這樣指示着士兵，

於是三團的士兵在附近的山林中埋伏。

「這絕妙的隱蔽處！」

敵人的飛機在天空上翱翔着，但是，這里是不為牠所見的。因為如此，希臘的軍隊隨被國民軍夾擊而敗。

「現在，分二路乘勝沿着鐵道追擊。」凱末爾這樣命令着，「一路往西北，向布魯撒；一路往西南，向士麥那。」

呵！這鬼神莫測的神秘與迅速，北路軍是迭克着要險，在月底即佔領厄斯·啟瑟耳，九月初，後得庫達希亞，在五日的那一天，是挺進了布魯撒，而直抵馬摩拉海岸。希臘軍是取道於木達尼亞狠狠地潰走了。

而南面一路又怎樣呢？

南面的一路，最初是追逐希臘軍於烏沙克陣線，這里，是一處山勢十分險峻，可以掩護通至士麥那的鐵路，但是，為了希臘軍士氣的沮喪，不能作有計畫的據守。於九月二日，希臘軍總司令參謀長等在行營計畫，軍事忽然得到哨兵的報告說凱末爾的馬隊已經來到！總司令以及參謀長等便紛紛逃鼠，已經不及，於是全體軍官被俘了。

「呵呵，呵呵！這希臘總司令的被俘是給予國民軍多少的威風啊！」

這樣光榮的冠冕，是祇有讓我們的民族大英雄凱末爾來

戴上的

現在，在土耳其的國境裏，還有希臘軍的足跡的地方，祇僅士麥那一處了。

「決以最嚴厲的手段逐回他們的巢穴！」

凱末爾是起過這鐵樣的誓言的。

凱末爾如今是以最後一次的努力向士麥那的希臘軍進攻。

戰略是這樣的：

先以精悍的士卒將附近各堡壘佔領，然後調集全部的軍力以臨士麥那。

在九月八日的那天，凱末爾已經到達愛琴海，隨即抄襲士麥那的後路。在九月十日的那天，希臘軍全部敗退。苦戰三年的凱末爾將軍與新土耳其的志士們帶着欣喜的精神進入士麥那。

土耳其的外患是削平了，凱末爾又開始作內政的改革。

十 在慶祝會上的演說

這一次土耳其戰勝希臘的消息傳出以後，震動了歐洲的列強。並且，依據在瑞士的洛桑會議中和約的規定，土耳其是保

有全部小亞細亞，並收回歐洲領土一部；此外所有各國對土耳其的特權，從此一律取消了。

這是土耳其外交上的空前的大勝利，凱末爾這幾年來奮鬥的大成功！

以後，大英雄凱末爾是盡着他的全力廢去了土皇政府，驅逐了前蘇丹穆罕默德第六（Mahmoud VI）在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的國民會議上，正式宣告土耳其為民主國，同時，歷盡了許多的艱難困苦，為土耳其其全民謀福利的民族大英雄凱末爾，是在全民衆的敬仰中為新民主國的第一任大總統了。

這時，土耳其的民衆為永慶昇平而歡欣鼓舞着。

在慶祝土耳其復興的大會中，是充滿着多少的熱烈的歡騰！這是舉國若狂的空前的大慶祝。

凱末爾是被許多的民衆在劇烈的掌聲中擁上了臺來。

一張消瘦的臉在臺上炫耀着，有力的目光向着四下一瞥以後，在眉宇間遂即充滿了微笑。這態度的莊嚴，說話的宏亮，也夠給予人們以十分的景仰！

凱末爾是這樣地演說着：

「我們這一次的成功，誠然可以為未來的進步開闢一條

新路；但是，我們絕對不能以此爲滿足。我們的土耳其，今後的進行的方針，當然是還要以抵禦外侮爲第一的要義，所以，我們以爲在這時候最要注意的，就是在於保持我們國家的安全和獨立。若是有破壞我們土耳其內部的安寧的，那麼就是我們大家的仇人，應該以我們的全力來消滅他的。若是有侵犯我們土耳其的神聖的主權的，也是我們大家的仇人，我們也應該握着我們的槍來等待着的。我們是崇尚永久和平的民族，但是我們也要厚儲我們的實力，雖然我們並不存着挑釁的心，假如列強不對我們有所侵犯，那麼我們對於列強的態度固無時不以「互相尊重互相友愛」的精神爲準則。

「這一次的希臘是遭到嚴重的失敗了，使我們感到歡喜；這一次的土皇政府是被推翻了，這也是我們所歡喜的。今後，將自己的責任負起來，努力爲我們的新土耳其民主國服務……」

又是在一番熱烈的掌聲中凱末爾是走下了臺來。

在散會的時候。

歡迎會的會場上充滿了一片歡呼聲：

「新土耳其萬歲！」

「土耳其民主國萬歲！」

「凱末爾將軍萬歲！」

這聲音的嘹亮是沖散了雲霄。

十一 凱末爾的最近生活

因爲連年的奮鬥，諸務多勞的緣故，復興土耳其的凱末爾將軍的身體便稍稍呈現着不健康的狀態了。這是非常不幸的消息。

自從被推任爲總統以後，稍能得到一點閒暇，於是他除掉日常的工作以外，就是時常地在受醫生的治療，並且又在安哥拉的西城外建立了一個新村，作爲他休養身體的地方。在每一天的早晨或是傍晚，在小池邊或是白楊樹下，總能見到他和他的新夫人。十九歲時才嫁給他的新夫人，名叫娜蒂芬·漢儂 Iakten Hanouni 的，携着手在走着或是坐着的。原來凱末爾是在一九二三年初，正好是他四十三歲的時候便結婚了。（現已離居。編者。）

近年的凱末爾，就是這樣的生活着。

但是，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八日的那一天，突然發生了一件屬於不幸的事情。這事情就是在土麥那發現了一處暗殺機關，企圖危害凱末爾的生命。原來凱末爾原定在那一日前往土麥那巡視因而暴徒便在那裏暗算他了。

在發覺的時候，逮捕了正犯及嫌疑犯多人；在七月十四和八月二十七日兩次的報告中，這些兇手中有十九人先後處刑。這一次的危機，真是聞不容髮，土耳其的民族大英雄的脫險，實在是爲全土耳其民衆所欣慰的事情！（完）

德名將魯登道夫

(Lo Dendorfi Eris)

成振先

一九一八年初，德意志苦鬥四年，東西叱咤，在領土上，雖然佔領了比利時，盧森堡，波蘭，塞爾維亞，蒙丹尼格羅，羅馬尼亞，芬蘭，拉他維亞，立陶宛，烏克蘭，以及意東部，法北部；但以形勢論，東戰場之戰事難了，其爲被圍之學如故；欲解此圍，勢必一戰，而且必爲大規模的一個攻擊。加以美軍東來，源源不絕，將來愈聚愈多，必予德意志以極大威脅。故自經一九一八年二月間德下議院之秘密集議，得與登堡，魯登道夫爲解釋其策略，而大舉之計遂定；悉全國之力，以赴西戰場，以竟一九一四年秋未成之功。預計成功之日，不過四月，多則六月。至耗捐士卒，預以百萬爲度；不足，則以五十萬濟之，以爲最後勝利的代價。而負着這個重大使命去奪取最後勝利的，便是軍務總管魯登道夫。魯爲普魯士人，其母則瑞典籍。在大戰初起時，魯年垂半百，身爲少將，無所知名。后隨哀來希入前鋒隊。德軍圍攻利愛其，不能下，旅長某中彈仆，魯登道夫繼領其衆，奮勇前進，比利時第一要塞，遂爲所陷，德皇愛其，留之大本營，魯之遭際，自是漸盛。既而俄軍圍東普魯士，勢急甚，魯白德皇，起用與登堡，昇以東普魯士總司令之職，而已。

則長其參謀，遂有泰倫堡之大捷，自是與魯二人，和衷共濟，以奏膚功。其後陷波蘭，復加里西亞，收峇爾維亞，克羅馬尼亞，雖不能歸功於與登堡，麥耿生，福根海諸人，而魯登道夫亦與有力焉。至一九一七年初，意軍統帥對德奧聯軍，防禦懈弛，國內又復因社會黨之騷動，頓呈紊亂。魯登道夫鑒定時機，擬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以覆意軍，復於西戰場抽貝路軍加入，又命譚爾閣新琴參與進攻計劃。奧參謀部用其謀。其計劃爲攻意軍之在衣格蘇以上者，使朋西薩與加爾索兩地之意軍，斷爲兩截，不能呼應。其時俄軍已不能再爲患，意軍若覆，魯登道夫可一意對法，其計亦雄果爾。十月二十一日，德奧聯軍遂有加波來篤的大勝利，追意軍至比亞佛河。此次共俘意軍達十八萬人，獲砲至千五百尊，因是德皇愛其材，任爲軍務總管，此次大攻擊更授魯氏以統帥之任。魯氏受令後，重組七大軍區，分別如后：

- (一) 亞雷 自北海至利斯河
- (二) 格斯脫 自利斯河至阿拉斯
- (三) 貝路(烏多) 自阿拉斯至甘勃來
- (四) 瑪維茲 自甘勃來至聖廣丹

德意志皇儲

弗來得里威甫

(五)虎底哀

(六)勃恩

(七)貝路 弗里茲

自聖廣丹至奧士河

自奧士河至拉克翁

自拉克翁至來 姆

至進軍之輜略，發自虎底哀而取決於魯登道夫。一為德軍

進攻，利在深夜，銜枚疾走，不使敵人覺察；又各路軍隊，分道並發，

而集合於一定地點，無或先後。二為以重砲突然轟擊，而後以步

兵繼之，務出敵人之不意，於將進未進前，又以毒氣彈射至敵陣，

俾觸其氣者，或悶斃，或昏眩。以上兩策，必需衝鋒，衝鋒兵士，悉由

各營遴選而出。選畢，組成小隊，使各攜帶便捷白砲與機關砲二

種，前者用以擊毀壕塹，後者用以突圍。我之後方，以重砲遙轟敵

陣，壯我聲勢。此種輜略，法人名之曰「滲透」的，取其無孔不入的

意思。迫敵軍陣綫為吾衝破，而吾兵士即於衝破處蜂擁而入，使

敵人不及彌縫其闕，然後吾衝入之兵士，或炳炬，或舉烽，以為呼

應後方的符號，由是中權已度，後勁繼入，俄而大隊之步兵，與大

隊砲兵，又續續而前，途中饋械，足支數日。或甲軍疲乏，即以乙軍

更番猛進，此種戰術，宛然一旋轉不息之車輪，亦即一磨績不已

的跳背遊戲。一九一七年，虎底哀用此法以攻里加而勝，魯登道

夫用以攻意軍于加波來篤而勝；此為德人的新戰術，視大戰初

之以大隊密集而衝鋒，與徒以重砲終日轟擊一處者，其優劣不

可同日語。若非研究有素，豈易致此；魯登道夫真不愧一中國的諸葛亮。

魯登道夫進攻的第一着，便在索姆河流域。因為這裏是英

法兩軍銜接處；德軍如能擊破此點，則英法兩軍，勢必成為兩截。

由是而逐英軍於海，殲法軍於陸，即美軍之源源而來者，亦將失

其作用了。於是，而德意志勝利之旗，便可由魯登道夫之力而高

張了。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黎明，德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

手段，進攻英軍陣綫。越二日，置於距聖古朋東北十五哩之「貝

耳他」大砲，射擊巴黎，計路程長七十五哩，這是德軍奪人之先

聲。時法軍統帥貝登，以德軍必將攻法於香板尼；英軍統帥海格，

以為以帕之英軍，必為德軍所襲擊。不知魯登道夫的策略，偏出

英法統帥意料之外，其進攻地為阿拉斯至奧大河，此即前面所

說的索姆河流域。英軍之守此地者，為平恩與高胡兩軍；平恩軍

駐阿拉斯至聖廣丹，高胡軍則在聖廣丹至奧士河。這一天，大霧迷

漫，百步以外，無從視察；德軍貝路，瑪維茲，虎底哀三軍，以所選衝

鋒兵士，乘勢突進，所向披靡，連佔英軍第一第二防綫，英軍退守

第三防綫，謀持久。戰至翌日，高胡軍已不能與法軍銜接，要害盡

失，士卒潰退。德軍乘勝自聖廣丹西向阿米恒，南向納容，分道並

進。二十四日，貝路，哈姆，旭尼，度索姆河。二十五日，佔拔爾勒，乃

德 名 將 魯 登 道 夫

爾，納容。同時平原軍之右翼，以高胡軍潰退，不得已退出，拔卜姆自此阿爾倍之險要盡露，平恩乃以全力守其左翼，堅持阿拉斯。

二十六日，法將法械爾率師來投，軍于奧士，阿弗爾兩河間，與阿米恒南莫勒意之英軍聯為一氣。同時英將凱費組臨時義勇軍，應徵者，或為工人，或為機師，年餘職業概弗問，願入伍者聽

一時捨業從戎者頗踴躍。成軍後，與德軍相持於阿米恒凡六日。德軍既不能下阿米恒，其所掠土地，形勢皆突出於恩格與

阿弗爾兩河之間，兵家所謂三面受敵之地，非擴而充之，不可一日守。二十七日，德軍復猛攻平原軍，進佔阿爾倍翌日，擊破法械

爾軍，下蒙第。德軍至是，形勢的較穩固。不過，英法的銜接，還是沒有銜破。至德軍之所以不能橫斷英法兩軍的原因，其故由於

淫雨連綿，索姆流域，盡成泥濘，既不利行軍，尤不便運輸，德軍不得達其目的，英法兩軍須由分而復合。但是英法兩軍于一九一

六年姆索河戰役恢復之地，至是為德軍所掠外，復失地千五百方哩，被俘九萬人，失砲千三百尊，謁克砲車百輛。這便是畢加第

役德軍的勝利，不過德軍為欲達其目的，非為第二度大攻擊不可。

魯登道夫於第二度之攻擊，又改變其方針，擬截斷守以帕

之拍魯軍及阿拉斯之霍恒軍，尤急欲乘霍恒軍之不意，抵其險

而蹈其理，一若前日之橫斷高胡軍者然。德軍而果能如願，則加來可不戰而得。加來是英軍上陸的根據地，一入德軍之手，既可斷英軍之後援，又得藉以扼渡佛海峽之咽喉，而登英倫之陸。即

不然，僅達加來之半路，則哈士塔克必為其囊中物，既據哈士塔

克，則以帕不守以帕不守，則英比兩軍後方之鐵道總綫，亦必由是而渙散。四月九日，德亞雷與格斯脫兩軍向阿蒙抵埃至拉拔

山進攻，中斷英軍前綫約三里許，復乘勝前進。翌日，渡利斯河，佔阿蒙底埃與愛斯端埃。十二日，據墨維爾，距哈大蓉克僅五哩，旋

德軍移其戰綫於哈士塔克東北。十四日，佔近甘曼爾山之納夫愛格里斯。十六日，佔維起脫後，完全佔領曼星陣角。英軍便退出

柏鄉代爾陣角。自四月廿四日至二十七日，德軍復大舉攻甘曼爾山，損卒甚多，耗費子彈亦不貲，雖英法兩軍以被迫退出山嶺，

而亞雷軍已儘其無力進窺以帕。同時德軍之進軍於哈士塔克東南及般斗恒左右者亦不克。至五月中旬，弗郎特戰役乃告終。

畢加第，佛郎特兩戰役終，德軍仍不得達其目的。英軍于此兩役，負創甚重，即以弗郎特戰役論，阿蒙底埃，墨維爾，及曼星柏鄉代

爾，兩陣角均為德軍所佔，又依然一九一四年以帕第一役後的舊形勢。除一九一七年所恢復者仍被佔外，又失地八百方哩。計

為時未及兩日。而英軍損失之數，竟達三十五萬人，法軍亦十五

萬人。其犧牲不能謂不大，而魯登道夫用兵的兇猛，也可見一般了。

魯登道夫不是說過嗎？「西戰場軍事，不出四月或六月，必以勝利結束之。」然自魯氏大舉進攻以來，已忽忽兩月，士卒死傷，達五十萬。已驗魯氏預定之半數。即以百五十萬而論，亦已喪其三分之一的代價。而計所其佔之地，或自阿拉斯至拉反埃，或自阿拉斯至以帕，廣狹雖殊，要皆為魯氏計劃之勝利。故魯氏既敗英軍，遂移其應勝之師，以攻法軍防綫。這時候，魯氏最注重之攻擊地為哀因高原。自德軍防綫路程計之，哀因高原距巴黎尤近，其形勢猶瑪因河之門戶。德軍如能奪其門戶，則巴黎夏龍局之鐵道斷，而法軍之在香板尼與阿克痕者，日以危。這是魯氏之所以重視此地。時德軍在此戰綫者，為勃恩，貝路（弗里茲）兩軍。突增至四十師，以二十五師為前行，其餘為後備。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時，德軍以重砲轟擊愛蘭脫河與來姆附近，約三小時，步兵繼進；又一小時許，哀因上北峯高原之法軍，已掃蕩無餘。薄森，勃恩率軍誣哀因，如抵凡爾河上之非姆，其中路又前進十二哩。德軍右翼猛攻河阿松，至二十九日進佔之，其中路自非海前進，尋達凡爾，烏克，瑪因三河流域交匯之間。翌日，德軍軍於底安利宮，登孟，這是已得瑪因河流域之一部。然德軍右翼自得

河阿松，山路崎嶇，跋涉困難；其左翼又力攻來姆，不能克。軍力所到，不能如其本策。幸所統中路已沿烏克河前進六哩，而底安利宮之西，拓地又漸廣，形勢乃得暫定。世人稱之為哀因河第三役。總計德軍獲地六百五十方哩，俘虜五萬五千，砲六百五十尊。德軍前綫，向距巴黎六十二哩者，至是僅四十四哩了。

哀因河第三役雖告終，德軍地位，危險殊甚。自哀因河遠逝而至瑪因河，易受敵軍側面之襲擊；魯登道夫有鑒及此，因繼續攻擊，陽則前進，陰實固防。惟此次新攻擊，其地位已由哀因高原而移至奧士流域，必以工比尼為目的。魯氏以為如是，既可聯絡阿米，恒前德軍之陣綫，亦得藉此領佔哀因，奧士，瑪因，烏克諸流域，為進佔巴黎地。六月九日晨，駐蒙提第與納容間之虎底，哀軍以十五師之兵力，突攻橫列二十五哩之法軍前綫；法軍早有準備，故第一日進攻之結果，得地僅三哩，第二日亦然。不足償其損失。至六月十三日，虎底與奧士河上之攻擊，完全停頓。同時，貝路軍亦于同月十八日，轟擊來姆，藉以擴其左翼，與虎底與哀同時並進。然來姆形勢險要，法軍固守其地一帶山嶺，防禦既極鞏固，尤有高屋建瓴之勢。德軍屢攻不能克，此一路之攻勢，亦即停止。

這時候，兩戰場為魯登道夫與福煦對壘之地，他們都是——

德名將魯登道夫

時名將，建功戎旅，聲譽彪炳，以狀貌論，魯登道夫多威肅，而福煦和藹；以治軍論，魯登道夫尚嚴厲，而福煦簡易，以物望論，魯登道夫威權傾朝野，人咸畏之，福煦平易近人，人咸愛之。這是二人不同之點，可得而言者。至於他們的決戰，最後勝負，雖難判明，然而至此時止，魯登道夫確是佔着優勢。這時候的巴黎，日受「貝爾他」大砲之擾，一入夜間，飛機札札，如半盤空，炸彈下擲，如石墮地。巴黎人士，因貝德軍愈迫愈近，至不敢以一朝居，而遷都之議，又如死灰重燃，此亦事勢所必至。幸內閣總理克來蒙梭持以鎮定，並由薩洛尼加召回曉將基毓瑪，任以巴黎衛戍師令一職，以爲背城之戰，繼前「加里安尼」擊衛京師的故事。不過，此時西戰場上，忽形沈寂，因爲魯登道夫正在預備着最後的攻擊呢。

魯登道夫於畢加第、弗郎特、哀因、奧士四次的攻擊，不能不謂之勝利，但由是而欲結束戰事，則就未可必。于是第五次攻擊之說又起。魯登道夫所以名爲「和議攻擊」者，以示吾德人將由攻擊而得和議之意。至就軍事上言之，此第五次之攻擊，亦不可少。因前四次所得土地，形勢瀕危，而瑪因河上爲尤其甚。德軍欲避敵軍側面之攻擊，既不易，一防禦，又不甘一一棄置，以攻爲守，但當進尺，不當退寸。然聯軍方面已預知魯登道夫第五次進攻之地，必在瑪因河流域，故法英意三軍堅守此綫。而美軍陸續

加入，亦已達三十萬人，而後來者尤有加無已，這是魯氏所未及料。七月十四日，魯登道夫傾德意志全國之力，最後之一擊，其進兵計劃，使勃恩軍爲一路，由瑪因河前進，以斷巴黎囊西之鐵道；真德拉（繼只路）阿安能兩軍爲一路，進攻來姆東之拍留內，阿而克痕間以斷來姆聯軍之來援，且足使亞洛兩處所駐之德軍，同時夾擊，以盡殲東部的法軍；又足使墨士河畔法軍所築砲壘，不得再恃以爲屏蔽，又愛朋率新軍（後加路維茲繼之），爲勃恩軍後援，以厚其勢，如是則勃恩軍可沿瑪因河順流而下，直搗巴黎。其他則以虎底哀與瑪維茲兩軍進攻阿米恒與蒙提第哀間之法軍陣地，此路獲勝，亦可由此北方逕窺巴黎，與勃恩軍中途會師，使英法兩軍，從此截斷，福煦除城下乞降外別無他術。魯登道夫之計，不可謂不克，故自七月十五日黎明，勃恩軍因砲隊轟擊後，步兵乘勢自底安第宮與鐸孟間兩度瑪因河，佔該河流域之高原，自早至暮，於前綫二十二哩間，前進至三哩，然德軍兩翼，仍不得退，左翼在東南爲貝得羅部下之意軍所阻，不得進，哀半南；右翼在西南被譚果得部下之美軍所阻，不能越底安利宮附近。至來姆東之莫得拉與阿南安軍，又爲戈路軍所扼，因爲戈路預知德軍之來攻，爲先發之計，使德軍滲透新法，無所施其技。又德軍以死力佔拍留內，須物里美泰既，然來姆之

堅持如故，來姆之西南，瑪因河之南，勃恩軍於十六十七兩日前
進向哀半南，然已疲憊不堪，不能再戰。

至是德軍困門四年，已無餘力，魯登道夫於此，縱能策疲乏
之兵，當數倍之衆，羅拂以當軍食，奮呼而爭先登，然國內之號寒
啼飢者，去析骸易子之期，殆已不遠。至福煦則兵精將厲，餉極山

精，美軍之來歐者，已溢百萬，於是聯軍之反攻成，而魯登道夫的
軍事計畫，全歸失敗。從此德意志的大局，便只有讓與登堡一手
出來撐持，卒之與登堡亦不得不忍氣吞聲，投降聯軍。我們之不
能責備魯登道夫，亦猶不能責備與登堡，然而對這叱咤風雲，睥
睨一世的魯登道夫，我們終於要尊他為歐戰的英雄哩！

新 壘 文 藝 月 刊

號 月 八

版 出 日 五 十 月 八 年 三 廿 國 民

新 壘 談 叢

第四卷 第二期

| | |
|-------------|-----|
| 作家的條件 | 李 麟 |
| 寫歷史小說之難 | 天 狼 |
| 「程時英作風」 | 榮 楨 |
| 也談「沒有內容」 | 靜 珍 |
| 轉換期苦悶 | 笑 鸞 |
| 國民語文與文學 | 欲 生 |
| 外祖母 | 白 木 |
| 粽子 | 張承柳 |
| 大眾語幾個小問題的檢討 | 楊 鴻 |
| 詩 選 | |
| 一個老人 | 虹 飛 |
| 詩之翅 | 宋琴心 |
| 茄色的雲 | S M |
| 信心 | 懷 懷 |
| 夏夜的夢 | 桂平崎 |
| 卡車 | 孤 西 |

| | |
|-------------|-----|
| 算命歌 | 虹 飛 |
| 愛與恨的幻滅 | 子 天 |
| 雜論問題中的大眾文學 | 天 狼 |
| 病中的需要 | 定 國 |
| 喬治·基辛(作家介紹) | 高倚筠 |
| 顏曙卿 | 素 秋 |
| 前 哨 | |
| 大眾語的罪人 | 陽 冬 |
| 作家的自信 | 卡 斯 |
| 徐懋庸乖得時髦 | 南 人 |
| 看他們怎樣建設大眾語 | 煥 然 |
| 從狂流文學會說到盛馬良 | 戾 波 |
| 「擁護吳老將軍」 | 紅 僧 |
| 落華生老氣橫秋 | 述 之 |
| 文藝自由與偉大作品 | 翰 秋 |
| 生活在矛盾間裏的人 | 奧尼爾 |
| 奇異的噩夢(續一) | 墨 汀 |
| 編後贅語 | 高倚筠 |
| | 編者 |

社 址：北上海四川路永壘坊一號
定 價：全年二元 半年一元 本角二售
代 售 處：上海光華現代各代及各地大書局

國民政府
內政部
及中央
黨部
登記

民族文藝月刊

中華郵政
特准掛號
認爲新聞
紙類

第一卷第六號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五日發行

廣告刊例

| 等第 | 地位 | 全面 | 半面 | 四分之一 |
|----|------------------|-----|-----|------|
| 特等 | 底封面外面 | 八十元 | | |
| 優等 | 前後封面之內 面及封面之內 | 六十元 | 卅二元 | |
| 上等 | 正文首篇對面 | 五十元 | 廿八元 | 十八元 |
| 普通 | 首篇以外之正 文前後對面 | 四十元 | 廿四元 | 十五元 |

詳閱廣告刊例承索即寄

定價

| | | |
|------|-------|-------|
| 每月一册 | 十五日出版 | 全年十二册 |
| 訂購辦法 | 册數 | 價目 |
| 零售 | 一册 | 二角 |
| 預定全年 | 十二册 | 二元二角 |
| | | 國內及日本 |
| | | 澳門香港 |
| | | 國外 |
| | | 九角六分 |
| | | 二元四角 |

郵票代價十足用

編輯者 民族文藝月刊社
總店 上海施高塔路與樂坊一〇號
發行者 汗血書店
分店 南昌德勝路一三號
印刷者 上海白克路華壽里十一號
太平洋印刷所
電話 九三七三五號
分售處 各埠大書店

不許轉載

民族文藝投稿簡章

- 本刊取公開之態度，抱共同研究之精神，凡與本刊旨趣相同之文學作品，無論其爲文壇名宿或新進作家之作品，均所歡迎。來稿體裁不拘：詩歌、小說、傳記、劇本、文學評論散文、隨筆、小品，以及文壇消息、書報介紹或批評等，一律歡迎。來稿須寫得清楚，並須於稿末簽名並章及註明通訊處。
- 來稿如係譯作，須將原文附寄，如原作未便附寄，希詳示原名、作者姓名，及出版日刊地點。
- 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長篇在萬字以上者，得因預先聲明及附足郵資，退還原稿。
- 本刊對於來稿有刪改之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 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酬金二元至五元。如係特別徵文，格外從豐。誰來稿已先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謝。
- 來稿本刊均收，其著作權即爲本刊所有，願保留著作權者須預先聲明。
- 來稿請逕寄上海施高塔路一〇號民族文藝月刊社收。

南京太平路二四八號
中央書局經售

汗血月刊

稿徵號專

★

民族文藝月刊

發付稿費事

- 號專動運有體民國(一)
與論理之育體民國凡
。迎歡所均，業把查
號專究研業事版出(二)
：含包容內
- 究研年局書與業事版出及開新國各(甲)
 - 。計統查調較比
 - 加開機之籍書通流及局書國全(乙)
 - 。究研與查
 - 研與查調之業事開新國全(丙)
 - 。究
 - 研程過之業事版出國中(丁)
 - 。究
 - 究研查調之物刊誌報(戊)
 - 。評批
 - 。他其(己)

選啓者：本刊自第一期至第四期，由馮白樺先生主編，所有該各期稿費，亦全數交由馮君收領轉發；近接少數投稿諸君來函，催發四期以前稿費，應請直接函寄杭州西湖大禮堂後面養正廬，中國文化學會浙江分會，向馮君領取，以清手續。

第五期以後稿費，概由本社按期於發表後，每月底結算發寄不誤，此啓。

止底月十年本期稿收
社本照均，遇待及續手
。例除稿做
處稿收
路塔高苑海上
號十坊業興

汗血
月刊
社

民族文藝 月刊社啓

通信處 上海跑高塔路興業坊十號或南昌德勝路十三號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審字第二一二號

南京圖書館藏